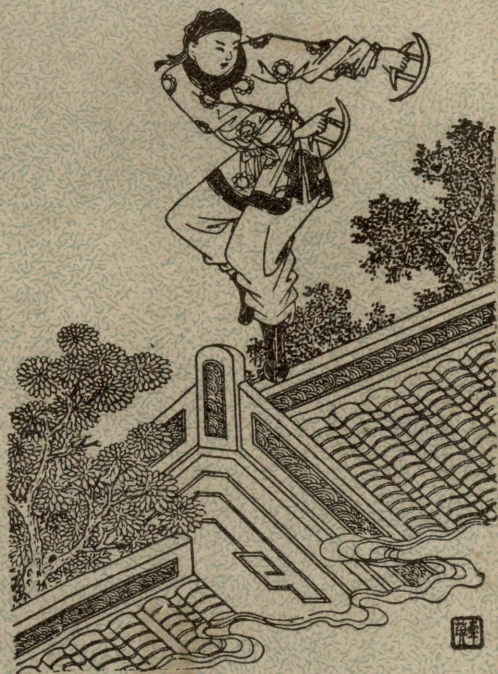


長篇技
擊小說

紙形劍

鄭證因著



上海育才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207B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弧

形

劍

上海育才書局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孤 形 劍

目 次

-
- | | |
|-----|----------|
| 第一章 | 鐵扇莊掌震少林僧 |
| 第二章 | 方雲程義收良善子 |
| 第三章 | 救師妹楊振遠涉嫌 |
| 第四章 | 慘別離義傳孤形劍 |
| 第五章 | 義俠兒臨危偏遇救 |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 初版

技擊長
篇小說
弧形劍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

第一章 鐵扇莊掌震少林僧

山東曹州府，離城二十里鐵扇莊，莊內居民三千餘戶，莊以南即爲河南省商邱縣界，兩省盜賊皆以其地爲亡命之藪，繞莊築有土圍子，居民傳述，土圍子非近年所築，相傳已有三百年，明末闖賊作亂，天下震動，居民爲防流寇竄入，故築土圍子以拒之，居民富於保守性，故能數百年依然存在。土圍子亦爲城式，闢有東西南北四門，故莊中亦有東西街南北街，有一家首戶，富甲一鄉，姓方名蟬字雲程，人稱鐵面菩薩，年已六十餘歲，細條身材，兩道長眉毛，鬚髮皆成灰白色，家中既無田產，全不明白他致富之由，據他說是由十五年前到關東經商，因而致富，鄉隣也不管他這閒事。方雲程在鐵扇莊頗有俠名，每遇到鄉隣有危難，必然竭力救助，慷慨之情，足令一般守財奴愧死！遇有走江湖練武的登門求助，只要問明他的出身派別，食宿旅費，充分供給，故門前常有奇裝異服的人出入，方雲程幼遇名師，授以內外功，登峯造極，他的太極掌，奇門十三劍，山左右大河南北能窺其堂奧者寥寥，唯方雲程卓絕一時，歷來技擊家，口角稍有狂言，動易招人嫉視，鐵面菩薩方雲程在鐵扇莊，却能不露驕狂之色，語言和霽迎人，素常深居簡出。這一天有遊方僧至鐵扇莊募化，到處刁纏，不如願不肯去，以鐵扇莊地面，從

來沒容過僧人惡化，如今竟出了這種僧人，那會容他。那僧人由西街過來，挨門堵着門一坐，口念彌陀佛，他是看你的家勢，化你的錢財，俗語有云，善財難捨，鐵扇莊只要是一過七八歲的兒童，沒有不進把式場子的，這和尚一露出惡化來，就有好事的少年，想把和尚打跑了，於是通知各舖戶不准施捨一文，那和尚坐在一家門口，見一文不捨，那肯走，把一個木魚敲的震天價響，於是過來一個少年，想把和尚拖到街心，伸手把和尚左臂抓住，往起一拉，和尚絲紋未動，依然打着問訊，那少年以為和尚身體重，遂招呼過一塊兒練武的，大夥抬胳膊搬腿，正如蜻蜓撼石柱，休想把和尚挪動分毫。這少年搬不動和尚，羞惱成怒，就喊道：「咱們抄傢伙打禿驢」，眾人拳腳齊上，拳脚打在身上，只是打人的拳脚叫痛，又有壞小子抱來一網斧把，每人撈起一根，就要下手，和尚霍然站起，向這羣少年喝道：「貧僧到處募化，仗着施主的佈施，只有這臭皮囊，可以孝敬施主，貧僧決不吝惜」。說罷，一抱頭，俯身躺在地上，等着打，這羣少年一看和尚頗有光棍本色，立時各舉檀木斧把，將和尚一路暴打，檀木斧把打折了四五根。只把和尚的衣服打破了，皮肉絲毫也未破，大夥也明白和尚有橫練的功夫，只是把五官護住，奈何他不得，忽然西邊跑過一人，大聲喝道：「你們不得無禮」。這羣少年一看師父來了，只得住手，來的這人，正是莊中把式場子當教師的雷萬春，這羣少年一半是他的徒弟，雷萬春來到近前，這羣少年立時退後，那和尚站了起來，把身上灰塵一揮，立時把面色一沉，喝道：「你等以多為勝，欺侮我出家人，你們打够了，我要懲戒懲戒你們這羣孽障了！」雷萬春立時向前答話道：「這位老師父，不要和這般無知少年一般見識，老師父既有絕技在身，又是遁跡禪林，就應屏除貪心，痛絕物慾。如今竟取惡化行為，殊背佛祖慈悲之意，這羣少年不過會幾手粗拳笨脚，那裏會講到什麼功夫，老師父要跟他們動手，豈不辱沒了你這身本領」。那和尚聽了，上下打量雷萬春一眼，冷笑了一聲，說道：「那麼咱們

可以遞遞手了？」雷教師久走江湖，早看出和尚非善與者，自己豈肯吃這種眼前虧，遂答道：「咱們遠日無冤，近日無仇，老師父你有這絕頂的功夫，我不是你的對手，你既來到鐵扇莊，定有耳聞，我們這裏莊主，鐵面菩薩方雲程，樂善好施，你去到他那裏，許能如了你的心願」。和尚一聽冷笑了一聲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遂向雷萬春道：「你們莊主就是長了三頭六臂，我一定化他五百兩銀子，若是少化一兩我和尚在鐵扇莊跪十天十夜，他住在那裏？」雷萬春道：「在東街路北的宅院便是」，和尚道：「我也不強人所難不勞施主引路，若是沒有這麼個鐵面菩薩，咱們再算賬吧。」說罷，拾起大木魚，扭頭竟去，雷教師把和尚激走，他可不是跟方雲程有仇，因為自己來到這裏，看出和尚有橫練的功夫，無知的徒弟們，若和他動手，輕則帶傷。重則喪命，別說練過一年半載的功夫，就是自己也白栽，知道莊主有驚人的本領，叫他到那裏去吃苦子，也為叫他知道鐵扇莊尚有高人。雷教師這麼一來，他們師徒倒是脫過一場禍，那料到後來竟引起了絕大的風波，這是後話不提。雷教師見和尚走了，把徒弟們申叱一頓，這幾個徒弟見和尚去找方雲程，全要跟着去看熱鬧，雷萬春道：「你們真稱得起不通世故，我們若是跟着和尚到莊主那裏，豈不叫人生疑，是我們唆的，你們去是只管去，必須躲在一旁，莊主若有差錯，我就鳴鑼聚衆，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和尚走了。幾個徒弟遵着師父的囑咐，不走大街，穿小巷，在鐵面菩薩方雲程的對門小巷中偷看。却說鐵面菩薩方雲程，正在客廳中和遠來的客人談話，這個客人是遼東口音，年紀在四十左右，姓鐵名振剛，這人情形一望而知，是風塵奇士，在這談話的當兒，猛聽得外面木魚敲得震天價響，僕人在廳前侍候着；鐵面菩薩方雲程聽着有些詫異，暗想這鐵扇莊向例沒有那些江湖的，風，火，雀，耍，金，批，彩，掛，一類的人在這地方騷擾，今天這化緣的有些蹊蹺，向僕人說道：「方升，你到外面看看，和尚爲什麼不早早打發走了？告訴門上，不准欺侮化緣

的，或是錢或是米，隨便給他些，叫他走了，免得在此吵鬧」。方升答應出去，工夫不大，又進來向鐵面菩薩方雲程道：「向莊主回報，外面那個和尚是來惡化，點名叫姓，要咱們施捨五百兩銀子，並叫莊主親自出去答話。」鐵面菩薩方雲程聽方升一說，沉吟不語，略一思索，忽然把眉頭一皺，站起來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面上微微含笑，向鐵振剛道：「二弟少坐，我去看看這個和尚是那一路人。」鐵振剛道：「何必莊主親自出去，我把他打發走了就是了。」鐵面菩薩方雲程道：「二弟，這和尚定有來由，決非平常之輩。既點名叫姓的找我，我不出去，他未必肯走，二弟隨我來。」二人到了門前，鐵面菩薩方雲程，見迎門坐着一個和尚，凶眉惡目，手中木魚不住敲着，旁邊站了些街坊看熱鬧。方雲程來到近前，已看出和尚非平常之輩，兩眼神光射人，內功已築根基，兩太陽凸起，左手當胸，打着問訊，指尖上微發光芒，方雲程心想，我雖出身綠林，雖不敢以俠盜自居，然而沒作過傷天害理的事，並沒跟方外人結過「樑子」，只是這凶僧頗有尋仇之意，我既洗手不幹，何必多結無謂冤仇，我以善言把他打發走了，免生是非，打定了主意，遂說道：「大和尚，不避風霜之苦，募化十方，也是一分功德，但不知法號怎麼稱呼，寶刹在何處，募化錢財，修什麼功德？」方雲程這麼問，不過給和尚開路，和尚說的若不悖情理，自己佈施他十兩二十兩的，把他打發走了就完。和尚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口中說道：「施主，敢是鐵面菩薩方莊主麼？」方雲程道：「正是在下。」和尚哈哈一陣狂笑，緊跟着說出：「貧僧何幸，得見活菩薩，倒不敢把這個機會放過，願活菩薩渡化貧僧，免得跋涉那蓬山萬里，弱水三千。」鐵面菩薩用手一捻鬚鬚，微微冷笑，把氣往下壓了一壓，說道：「大和尚過獎」。那和尚復又說：「貧僧法號淨塵，出家在福建少林寺，曾發洪願，募化天下有錢的施主，讓他們多結善緣，也可免他自身的冤孽，活菩薩富甲一鄉，生財有道，所以要化活菩薩五百兩銀子，趕緊佈施貧僧，貧僧還要到別處去了。」鐵

面菩薩方雲程聽和尚說得輕描淡寫，遂答道：「大和尚身為佛門弟子，要修法，就應苦修，欲渡衆生，何必憐他人之慨，從來捨財如意，何必強求？」那淨塵和尚把眼皮一翻，說道：「貧僧求活菩薩佈施五百兩銀子，這是一分善意，難道施主這菩薩竟是鐵心麼？」

鐵振剛實在看不下去了厲聲說道：「和尚你想在鐵扇莊惡化那是妄想，」和尚聽了，立時面色一沉說道：「貧僧既担惡化之名，却少不得半兩銀子，」鐵振剛性如烈火，趕過來兜定禿頭就是一掌，和尚不閃不躲，這一下打個正着，叭的一聲，鐵振剛連手掌帶手指，如同打在石塊一樣，震得痛澈肺腑，暗想莫怪和尚要惡化，敢情有這種外家硬功，和尚倏的站了起來把木魚一拋，口念彌陀佛道：「爾等敢這般無禮，來來來有多大本領，叫貧僧見識見識。」方雲程知道這事不能善解，手撫銀髻，喝道：「賢弟快退後，」隨向和尚喝道：「大和尚既有意來尋我方雲程，方雲程亦非易與者，不過方某在遼東「線上」沒跟「道上同源」結過梁子，大和尚此來當爲人所使，想你既是少林弟子，作事必須磊落光明，你將找我的原因說明？以明是非曲直」，和尚聞言，答道：「貧僧自幼出家少林寺，四十年未出山門，是我在佛前發下洪誓大願，功行圓滿，出寺時募化十方，逢廟修廟，見塔修塔，我與你有什麼仇？貧僧實對你講了吧，貧僧有一小徒，此人姓簡名純義，諒施主一定認識，這個孽徒，竟背着貧僧在遼東「上綠張標」是貧僧暗地考查他的行爲，學倒替小民作幾樁洩憤的事，貧僧也不去管他，貧僧三年後，到了河南登封縣，少林寺下院，在那裏暫時棲止，我那孽徒已在那裏，貧僧向他問因何離開遼東，是他哭訴道，在遼東被「道上同源」所迫，不能立足，自己功夫又淺，門戶全受了侮辱，他知道貧僧雲遊四方，無法尋找，這才到了少林寺下院，找他師伯，絕塵禪師，立志重練武功，不能得着少林寺神拳精義，一世不出山門，貧僧決不妄信過耳之言，不過爲我少林寺門戶計，倒要跟尋此事真假，貧僧重返遼東，施主也

厭倦風塵，洗手不幹，貧僧來到山左，七八個月的工夫，這才來到寶莊，是非曲直請賜一言。」說到這裏面色沉着，靜待鐵面菩薩方雲程答話。方雲程一聽和尚這番話，才知是金眼豹簡純義身上的事，原來當初金眼豹簡純義，在遼東掌山頭的時候，也算是一條好漢，不過他狂妄過甚，目空一切，總以門戶正大欺人，有一次在風雲嶺絕金刀謝王祝壽，酒席筵前，金眼豹簡純義又發起狂言大話，鐵面菩薩方雲程已有了幾分酒意，當着大家面前申斥了他幾句，金眼豹簡純義一時氣憤，竟用酒杯向方雲程砍去，二人動起手來，金眼豹簡純義被鐵面菩薩方雲程，以太極拳「進步搬攔錘」式，和「云手」「野馬分鬃」把簡純義打出好幾步去，雖然沒受重傷，也算栽了大跟頭，當時因爲有一般客人在座，大家盡力的給了解，作作好歹的算是講和了，可是金眼豹簡純義離開風雲嶺後，自覺着無面目再在關東立足，解散了手下弟兄，回到河南登封縣嵩山少林寺，找着師伯絕塵禪師，重練武功，預備找方雲程報一掌之仇，鐵面菩薩方雲程，事後也深爲悔恨，自己認爲一時逞意氣，人前顯銳，但金眼豹簡純義素日那種行爲，吃了這種虧，焉能善罷干休，自己無故的和他結了這種樑子，未免不智，方雲程把這場事攆過去，看着所有的同道，多半的沒有落好結果，自己雖然失身綠林，且保持着俠義道的行爲，雖然得些個不義之財，還沒有傷天害理，但是盜竊不離井口破，早晚還得毀在綠林道上，急流勇退，及早抽身，或許還能保全了風燭殘年，落個好收源結果，何況自己年歲已高，再留戀下去，定要步幾個同道的後塵，自己家中又有子女。身邊也有些積蓄，樂得的痛悔前非，改過遷善，懺悔已往的罪孽，倒可以樂享天年，打定了主意，這才和結拜的弟兄毅然分手，方雲程遂回到曹州府治鐵扇莊，整理家門，教育子女，今日這和尚找上門來，說明來意，方雲程遂答道：「老師父原來就爲這事，這都有些偏聽一面之詞了，令徒在遼東纔上，以門戶大壓人，難道是應該的麼，天下武術是一家，老師是世外高人，豈不知強梁無不得其死。好勝

者而遇其敵，我方雲程與令徒無仇無恨，當日在風雲嶺不過以良言相勸，決沒有絲毫輕視他的心，他竟不念江湖義氣，出口傷人，在下失手擊了他一掌，信與不信全在老師傳了」。淨塵和尚冷然答道：「當初的事，我沒有親眼得見，倒可以暫時丟開不談，貧僧久仰施主太極拳打遍遼東無敵手，貧僧既來到這裏，不肯空回，咱們過過招，也讓貧僧長見識。」鐵面菩薩方雲程道：「老師傳還是不必令方某獻醜了吧。」淨塵和尚道：「我意已決，不必推辭。」鐵面菩薩方雲程知道和尚來意是非和自己動手不可，不分個高下，他馮肯走，方雲程把雙眉一挑，向淨塵和尚道：「老師父，非要與在下交手不可，只好遵命奉陪」，方雲程說話間見拜弟鐵振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他知道拜弟的功夫尙差，跟和尚一遞手是準輸，自跟着栽跟頭，遂向鐵振剛道：「二弟，我跟這位大師傅動手，決無妨礙，我們既無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誰也不能下毒手，不過點到而已，何況愚兄把名利二字看成了過眼雲煙，就是敗在這大師父手下，愚兄決不介意，二弟千萬少管閒事，若是不聽我的話，咱們立時割袍斷義，劃地絕交」，鐵面菩薩方雲程說這個話，也是故意的給淨塵和尚聽，俗語說：知性者同居。鐵面菩薩方雲程若不是這麼斬釘截鐵，囑咐這個拜弟，他準得跟和尚動手，鐵振剛見拜兄話說的這麼嚴厲，不敢不聽，退在一旁，鐵面菩薩方雲程這才一抱拳，向淨塵和尚道：「老師傅給方某領領招吧。」淨塵和尚答了聲「施主請」，鐵面菩薩方雲程這時跟和尚站了個正對面，把兩手往下一放，兩臂下垂，沉肩下氣，這種樣子若叫外行看，定然說不開門不立式，豈不知道這是太極圖，動靜之機，陰陽之母，萬物由此起始，由此歸根，淨塵和尚這時把身形往下微矮，腳站子午樁，（即半馬步）方雲程一看淨塵和尚却是少林嫡系，羅漢門，方雲程對這和尚不敢輕視，兩下把門戶立好，方雲程仍本着武林的規矩，由太極圖的起式，把雙拳拖攏，說了個「請」字，順勢身形往下一殺，變爲攏雀尾式，那少林僧却也把掌風一變，亮出式來，方雲程一

見他開門，真是個少林嫡傳十八羅漢手。兩下裏略一迴旋，鐵面菩薩方雲程仍本着本門的拳戒，彼不動已不動，彼一動已先動，靜以制動，以逸待勞，兩下裏稍一迴旋，少林僧已經踏中宮走洪門，欺敵直進，向鐵面菩薩方雲程撲過來，一照面就用排山逆掌，方雲程順着「攜雀尾」式往右一斜身「白雀亮翅」，左臂一掛他的雙臂，身軀隨着一轉，用「摟膝指膛錘」奔少林僧的肋上打來，少林僧「跨虎登山」式，往右一斜身，却用十八羅漢拳的下盤招術「腿力跌蕩」，他動手的情形十分凶狠，不給方雲程留絲毫的餘地，腿力跌蕩是連環四式，這是最難擋的招術，完全傷對手的下盤，方雲程在太極拳上數十年的功夫，那裏就能被他打着，倒蹀七星步，連讓他兩式，在第三式過來，方雲程一個斜身探掌，用太極十三式的「斜飛式」，右掌切他的左腿，少林僧淨塵和尚一換式，右腿又到，方雲程往起一提，右掌撤回來，却用「海底針」往少林僧迎面骨切來，任憑少林僧撤的多快，方雲程的掌風掃在他鞋尖上，淨塵和尚驚得一身冷汗，可是這一來更觸動了殺機，他手底下是越發的毒辣。方雲程也是驚心，少林僧實有真實的功夫，十八羅漢手他已運用到火候，內八式的驚，慌，猛，烈，狠，毒，快，疾，全在精神上顯露出來，外八式，封，避，閃，跨，勾，擗，打，更是招招見功夫，方雲程在太極拳上幾十年鍛鍊出來的，今日遇到少林名手，把招術也是盡量施展開，靜如山嶽，動若江河，進退靈活，起落敏捷，借力打力，引式進招，有四兩撥千斤之力，兩人這種動手沒有多大工夫的纏戰，用不着幾個回合，少林僧在情急之下，竟用了險招，鐵面菩薩方雲程這一式是「雙峯貫耳」，用這一招要變式為「劈身登腳」，這是自然的變化，淨塵和尚認為有隙可乘，豈肯放過，故意的不躲他這一招，雙峯貫耳掌堪堪的打將上，他却不從當中往外封，這是他陰險的地方，他由十八羅漢手，化出掌法來，反由外往裏向方雲程腕子上一搭。他為的是叫方雲程掌風往外一撤，他却要金龍深爪，把方雲程的眼戳瞎，方雲程知道這種招術

的厲害，不下手是不行了，雙臂故意的作勢，形似向少林僧的雙臂上揚，可是猛然變成了「玉女投梭」，這一掌打個正着，「嘵」的一聲，這少林僧退出三四步去，倒跌在地上，一張嘴噴出一口血來！方雲程哎喲嘆息一聲！走到近前說道：「方某收招不住，太對不起了，已受內傷，我這裏有藥，可給你服一些。」和尙這時頭上也見了汗，可是他鐵青着面色，喘息之間，略見緩和，却抬起頭來，微微一笑向方雲程道：「方施主，多謝你的好意，我數十年的修練還擋的了你這一掌，」說着話他竟掙扎着站起，可是口中雖說着硬話，身軀却搖擺不定，他又低了頭，方雲程知道他是用內功把丹田氣捉住，這時聽他說道：「方施主真是名不虛傳，這倒怨貧僧輕視了你，不過你還未能把貧僧解脫完了，你不認爲後患無窮麼？」方雲程被他這個話說的又憤怒起來，冷然說道：「大師傅你還是不認識方某，我方雲程在遼東道上闖蕩了半生，退回了三年，居然竟會活到今日，教我僥倖萬分，大師傅你有什么手段盡管施爲，方雲程在鐵扇莊竭誠恭候。」少林僧依然合十向方雲程道：「很好，貧僧回去，日日在佛祖前爲施主祝福，保佑你祿命長存，貧僧三年後中秋日再來請教，後會有期，你我再見吧。」一轉身步履踉蹌向東街走去，大木魚也丟在這不要了，鐵面菩薩方雲程聽和尙這番話，知道他三年後必來報仇，知道禍根已伏，事已至此，無可如何，鐵面菩薩方雲程見衆鄉鄰未散，遂向大衆抱拳道：「今日之事，實是凶僧居心來到鐵扇莊惡化，攪擾我們，以善對待他，他是苦苦相逼，非動手不可，我一時失手，誤傷了凶僧，他雖與我定了三年之約，可是凶僧並非善類，難保他不打發他的同黨到鐵扇莊攪擾，本莊人若是見着異樣人故意尋釁，千萬不要和他動手，早早的報與我知道，我自自有辦法，因爲來者不善，倘若衆位鄉鄰稍有疎失，皆是方某一人之罪，禍由我起，我自當之，決不靡妄累及他人，衆位請吧，我也不讓衆位裏邊坐了。」衆人紛紛散去，把式場中教師始終未敢出頭，他知這禍惹的不小，可是他決不是歹意，也是勢逼如此。

，不得不這麼解這個局面。且說方雲程教家人方升把和尙留下的大木魚拾起，同鐵振剛回轉客廳，方雲程把靠山橋的茶几上擺着的一架古鼎拿開，把大木魚擺在那兒，鐵振剛道：「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要這種東西有什麼用，還不把他丟了。」方雲程正色說道：「三弟你真小看了此物，物主到時，就是愚兄生死關頭，把它放在我眼底下，我也好時時的警惕着自己，不要把這件事置諸腦後，鐵振剛道：「大哥你是多慮，我看禿驢說那話不過爲自己遮羞，橫練的功夫已散，就讓他再來，不過是自趨死路，大哥你太小心眼了」，方雲程道：「二弟你不要把事看輕了，這凶僧本爲尋仇而來，如今被我一掌打傷了鐵布衫，勢成廢人，那他氣神已散，就讓他再練三十年，也練不到出類拔萃的功夫，我有何懼，可是少林門戶中，大有奇人，不能定保他不請別人，好在爲時尙早，二弟回到遼東，何時遇見愚兄的師叔獨霸遼東陸小莊，及我師弟金鏢將侯永芳，鐵腿哈玉桂，把愚兄我與少林僧結仇的事說知，就說愚兄三年後中秋節，有大難臨頭，務必請他們念師徒兄弟之情，助愚兄一膀之力，務必在三年後中秋前趕到鐵扇莊才好。只是陸師叔未必能見的到，可是人事不可預定，到那時再說吧。」鐵振剛聽罷，也知道事實上潛伏了大禍，不敢再視爲等閑，遂答道：「大哥放心，這幾位我必全給請到，由去年聽說你這位陸師叔，在甯古塔落住脚，我們不如把各處朋友請來，咱們別等他來，索性下請帖，請他們當衆辯理，倒是怨誰，直截痛快的分個強存弱死，勝在敗亡，豈不痛快」。方雲程道：「那麼就越鬧越大了，咱們還是等他，」弟兄二人又談了些瑣碎事，鐵振剛又在此住了一夜，第二日一早，辭別了方雲程，回了遼東。方雲程自幼闖蕩江湖，他到四十多歲才娶了一房妻室，他這位妻室娘家姓霍，是關東省有名的馬販子，霍氏生了一男一女，在方雲程未洗手之前已經故去，好在子女皆已長成，兒子名健雄，女名慧貞，健雄自幼在外祖母家中，他只把女兒帶回來，慧貞年已十七，比哥哥健雄只小一歲，兩人是接年的雙子，慧貞長得

嬌媚中寓剛健之氣。鐵面菩薩方雲程，把自己全身本領，全教給女兒，能打十三梭鏢，善騎烈馬，掌中一劍，劍術精奇，在遼東道上，有俠女之名，隨父高隱鐵扇莊，全覺得從此安居樂業，只是父女不會處理家中這些瑣事，在回到鐵扇莊住了二年，就有鄉鄰友好勸鐵面菩薩方雲程再續娶一位，料理家政，方雲程把物慾早已看得淡然，何況年歲已老，遂對親友們說：若是有相當的，買一個名份作妾，我不重容貌，這麼着將來也好打發他，朋友們得了這種口風，經過了多少日子，就給買了一個貧家女子胡氏，年歲倒已不小，已三十二歲，過門後倒也相安，慧貞對於這位庶母，以禮待之，家人皆以姨奶奶稱之，惟有胡氏雖嫁了人，依然是空幃獨守，孤枕單寒，鐵面菩薩方雲程總在客廳中靜養，一兩個月不準到內宅，胡氏雖然不滿，方家門中家規極嚴不敢生妄念，慧貞姑娘已知少林僧跟父親動手被傷的事，把父親請到後面一問，方雲程把這事說了一遍，慧貞姑娘萬分憂慮，好容易跳出是非場。如今又牽纏這種冤孽，只好勸慰了父親一番，鐵面菩薩方雲程，從這日起，每日却加緊練起功來，每日清晨走到土圍子上，調呼吸，在家中又暗暗練了一種軟功，內跨院是平常練武的所在，是一個極大的院落，滿用細沙子砌地，只西北蓋了四間長做棚式的房子，爲是雨雪天氣，功夫也不至間斷，方雲程每日從土圍子回來，就在這裏練功夫，方雲程知道三年後凶僧必來復仇，故此竭力操練功夫，兼練一種絕技，要在三年內有了成就，好抵禦凶僧，他自己規定，每日黎明由土圍子，轉鐵扇莊一週，跟着回家中練這種絕技，飯後練梅花樁，晚間操練太極拳，奇門十三劍，方雲程自己精研的一種絕技，名爲八卦劈空掌，這種掌法最厲害，不單是這種掌力，不用貼身，相隔五步，能劈空打上，若是敵人精擅內功，或是有橫練的功夫非但不生效力，不須貼近，只要貼到衣服，縱然有內功或橫練，被這種掌力打上，輕則帶傷，重則常時斃命，這種功夫必須內功築有根基才容易生效，鐵面菩薩方雲程，年已六十二歲，論起來氣血已衰，本不能練

了，不過他與旁人不同，從少年時得遇名師，教以呼吸調攝之法，加以先天秉賦又足，雖未絕斷情慾，早已淡然，根基築的堅固，正如偉大的建築，歷千百年不能頹毀，仍是堅固如常，全仗着根基堅固，這種八卦劈空掌，練法是用八盞油燈，放在二尺五高的台上，不是橫排，須排成三丈三尺的圓週，圓週直徑是一丈一尺，練掌的站在油燈中央，則前後左右均為距離五尺五寸，在未練之先，先凝神壹志，澄清心神，然後立於八盞油燈中央，沉肩下氣，腳站子午椿，氣發丹田，運行兩肩，法於掌心，兩掌伸直，手背向外，掌心向內，中指先輕點於風市穴，（在腿腋下二指處）這時先將右手掌往下往右向上翻起，先變為「金鈎掌」掌已發出後，五指一伸，仍變為掌式，指向後翻，取小天星之力，右掌撤回，以中指尖仍搭於「風市穴」右掌亦如前式，如法向燈焰打去，左右兩盞油燈，打左旁的右臂一提，右臂從左臂下翻出脚步不動，只上身往左微斜，打右邊的亦如前式，身後兩盞，從左往後旋身，舉右掌打偏左的油燈，再將身體復原式，從右往後旋身，必須注意迴旋，身體不能錯開原來的地位，每掌擊六十四掌，合八卦之數，方雲程雖然武功已登峯造極，在初練八卦劈空掌，也不能燈焰擊滅，只止於把燈焰打得如被風吹的搖搖欲滅，到了一百天，才把前後左右四盞打滅，斜方這四盞，又練了五十天，遭八盞燈方練得掌發即滅，自此起，十天後，把燈挪一寸，到三年為度，可把油燈置於一丈一尺遠，運掌力一擊，即能隨手而滅，可是對方抵抗力越大，這種掌力越重，此理與現在的中彈力同，鐵面菩薩方雲程練這種八卦劈空掌是在屋中，練梅花椿却擺在當院，是柏木椿六十四根，合八卦之數，木椿長六尺四寸，有碗口粗細，椿頂直徑有四寸，先放四角立四根，為主椿，暗合四象，餘六十根，五根為一組，分十二組，每組分為當中一根，周圍四根，成梅花形，埋入土中二尺四寸，柏木椿由地至頂，高為四尺八寸，練時先練跑椿，此就方雲程本身而論，柏木椿的空當子滿是一步，合二尺五寸，眼光只能照顧前人，不能看脚下

，踩椿的姿式，不能直身往前走，須塌身矮勢，用太極掌起式，先向沿椿轉着，走梅花椿的功夫，真忌本身呆滯不靈，而又不能只取身體靈滑輕捷，最注重脚下的功夫，使氣不輕浮，必要舉足輕如鴻毛，立時重如泰山，所以欲練梅花椿必須先練站椿，使下盤的功夫已有根基方可以在椿上着所穩固，在梅花椿上往前走練得快了，然後左右跨步，換步，再練往後換步，這梅花椿概取梅花式，竟全彼此距離均爲斜度，往後退至險至難，此爲極輕的一種輕功，所以技擊家百無一人敢上梅花椿。在鐵面菩薩方雲程也是按步就班往下練，這時已是十月天氣，氣候極冷，鐵面菩薩方雲程在朔風凜冽的季節，仍然是黎明的時候到土圍子轉一週，決不因寒冷中輟，每天一出大門，堵上門前總是掃的乾乾淨淨，日子長了，心裏非常高興，自己想方升倒是真能勤苦耐勞，往後倒要另眼看待，這天已到了十一月間，忽然他起的冒失了，原來夜間下了一夜雪，這場雪鵝毛大片，院中地上鋪平了，差不多有一尺來厚，敢情天還沒十分亮，窗戶被雪映得好像亮了似的，自己漱過口，又等了會子，見方升還不來掃雪，心想準是睡的糊塗了，好在雪雖不掃，也一樣走，遂來到大門口，自己伸手把門拴下來，方升聽見大門響，這才趕緊的起來，鐵面菩薩方雲程已到了門外，這時天光才亮，街上尙沒有行人，往門前一看暗道怪事，敢情門前已掃得乾乾淨淨，一看情形也不是街坊鄰居掃的，附近的幾個門口全未開門，門口的雪又是平鋪着，決不能飛出來給人家掃雪，自己忽然靈機一動，見往西平地上有一行足跡，一直往西走，好在街上並無行人，只有野犬的爪跡，極易辨認，到了十字路口，這足跡便奔了西北一帶叢林，方雲程倒要看個明白，遂奔叢林，走到近前，隔着樹隙往裏一看，只見這林內的積雪已掃的乾淨，在這片雪地上，正有一人在練功夫，方雲程細細一看這人，年只二十多歲，細條身材，白淨臉堂，眉長眼大，鼻直口方，光着頭，頭髮多日未剃，一條大辮子，盤在額頂上，衣衫襤褸，在石頭祭台上，放着一個破包裹，一把掃帚，這少年正在

練擲腿的功夫，鐵面菩薩方雲程在林外咳嗽一聲，這少年聽得林外有人，立時收住式，站住往林外看，方雲程邁步進了叢林，向少年說道：「擲腿的功夫不弱。」那少年一見鐵面菩薩方雲程進來，立時雙膝點地。口稱方莊主，小子久仰莊主大名，任俠好義，只是小子落魄到這般地步，無顏拜見，只是又捨不得離開這裏，故爾寄跡寶莊，望莊主勿以匪類下流視之。」鐵面菩薩方雲程見少年語言不俗，話風裏是爲自己來的，並且雖是形同乞丐，可是一派正氣逼人，無絲毫畏縮乞憐的樣子，急忙答道：「老弟請起，你這是過分的抬愛，在下不敢當，聽老弟口音，是江蘇人吧？貴姓大名？」少年答道：「不錯，小子是江蘇武進縣清華鎮人，姓楊名振遠。」鐵面菩薩方雲程道：「這冰天雪地裏在何處存身，留在這裏怎麼生活呢？」楊振遠道：「小子在莊主門洞裏已住了六十餘日，身邊還有幾個餘錢，小子竭力的撙節着用，每天吃六個饅，一文錢鹹菜，這麼計算着尚可支持半年」。方雲程不由一楞，心說：他已到了這般地步却甘心受這種苦，他必有絕大的苦衷，少年人有這種堅忍耐苦的心，實在少見，遂又問道：「老弟你身邊那幾個餘資，尙能免目前飢饉之苦，甘心受這種苦，這是出門人一種打算，尙在情理之中，只是留連在鐵扇莊不走，其中定有原因，我看老弟是胸有志氣的人，必須要實話實說，只要我力所能及，必能幫助老弟的。」楊振遠見方雲程問到這裏重又雙膝點地的說道：「小子留連在鐵扇莊，實爲莊主一人，莊主既問到這裏，小子說出來，實在有些冒昧。」方雲程道：「老弟有話自管說，快快起來。」楊振遠道：「小子有一事請求莊主，只要答應我才起來。方雲程道：「方才我已說過，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必辦，請起來好講話。」楊振遠依然跪在地上，不肯起來，說道：「小子家世清白，亦爲武進望族，只是家中有難言之隱，一身遭遇的情形，非片言所能盡，因此故鄉無法存身這才流落江湖，可是既讀詩書，幼承家訓，不敢往那邪路上走一步，幼隨先生讀書時，我那先生乃文武全材，有暇時教授我拳腳，故

此也會幾乎粗拳笨腳，小子當着莊主說句狂妄無知的話，生性心高性傲，不願仰人鼻息，離家時川資帶得尙還充足，到處遍訪名師，找了幾位武術名家，不過我不敢冒昧投奔，暗中考查，不是虛有其名，就是行爲不正，故此到今日，二年有餘，半年前小子就來曹州府，一到這地方，就聽到莊主大名，那時我住城中，每日必來鐵扇莊一次，莊主掌擊少林僧，小子也在旁看見，方知莊主實有絕頂的功夫，暗中一打聽，莊主真是任俠尙義，濟困扶危，小子是已決意拜在莊主門下，只是自己想到現時有家難奔，接濟毫無，就這樣求列門牆，自己也覺着汗顏，故此決意節省用度，不敢住在店中，來到鐵扇莊，白天找僻靜的所在，練習自己已往所學的拳腳，免得把筋骨攔老，夜晚來到莊主門前睡覺，天微明起來，把門前的雪掃淨了才走，這樣苟延殘喘，已有一百多天了，我也不知將來怎麼了局，只好聽天由命，今日莊主追問，小子才敢斗胆言明，莊主念小子一片誠心，小子情願給莊主當廝僕，工作之餘，指點工夫，小子是一世不忘的。」說罷，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靜待答覆。鐵面菩薩方雲程聽楊振遠一番話，說得盡然警惕，自己暗想我雖失身綠林，可是不肯作傷天害理的事，雖然有些不義之財，尙想把他作些有益人羣的事，這麼尙覺於心不安，倘若任意胡爲，認爲沒人知道，那料暗中却有留意着我的行爲，鐵扇莊是本鄉本土，情面相關，誰肯揭你短處，然而豈能掩盡天下人之口呢。方雲程對於楊振遠十分的愛惜，忙用手相扶道：「老弟這番苦心，我十分欽佩，我必能遂老弟之願，起來吧。此處不便細談，隨我回家再議。」楊振遠見已應允，立刻叩了一個頭，招呼了聲：「師父。」隨又說道：「師父既真心收留我，請不要再稱爲老弟，請招呼我的名字吧，」鐵面菩薩方雲程也不客氣，隨卽改口道：「振遠，咱們走」。楊振遠喜形於色，忙答了聲：「是」趕奔祭台前，把包裹棉被掃帚拿起，方雲程見他連掃帚全拿着，遂問道：「這破掃帚還不擲了，要他有什麼用？」楊振遠很鄭重的說道：「師父，這把破掃帚雖不值一文，

弟子若不虧他，那能把你老人家驚動到這裏來，故此不忍把它拋棄。」鐵面菩薩道：「你能飲水思源，得意不忘本，這是最好不過，有此心就是了，把它擲了吧。」楊振遠只好把它擲在雪堆裏，師徒二人踏着雪進了鐵扇莊，街上補戶都在門前掃雪，鐵面菩薩方雲程來到門首，方升見了忙閃在一旁，見人身後跟着一個叫花子似的，一同進來，方升看着詫異，也不敢問，來到客廳中，楊振遠把包裹放在凳子上，站在一旁，鐵面菩薩方雲程道：「振遠，你坐下，歇息歇息吧，往後不要如此拘束，只要有敬神之心就是了。」扭頭向方升道：「這是我新收的徒弟楊振遠，你去見見，往後你要好好侍候着，有輕慢的地方，留神揭你的皮。」方升諾諾連聲忙向前招呼了聲：「楊少爺給您道喜」，楊振遠欠身道：「老管家不敢當。」方升又給主人道了喜，鐵面菩薩方雲程道：「你把東廂房的火升上，叫他沐浴，省得進城了，到後面叫慧貞姑娘，把健雄的大小衣服找一套來，連鞋襪全拿來，將就着穿吧。」方升答應出去預備好了，把楊振遠領到東廂房，沐浴更衣，方升沒等主人說，就把雜髮匠找來，楊振遠沐浴完了，把衣服換上，雜髮匠把頭也給剃了，回到客廳，方雲程見楊振遠這一梳洗，換了衣服，越發顯得丰神奕奕，儀表不俗，心中暗暗歡喜，這時天已到了巳時，師徒就在客廳吃過午飯，飯後方升給泡了一壺茶，喝着茶，鐵面菩薩方雲程說道：「振遠，你方才略述你的家世，你說你有難言之隱，趁這時何不把你棄家流落江湖的事，說與我聽聽，因為既然收你為徒不能不知道你出身來歷」，楊振遠嘆了聲道：「提起弟子已任的事，真令人愧死，這事關係我父親一世的臉面，惟有求師父代弟子嚴守秘密。」鐵面菩薩方雲程道：「你只管說罷，我決不給你走說一言。」楊振遠這才源源本本把已往的事全說了出來。

原來楊振遠藉歷江蘇武進縣，清華鎮，家世清白，很是富有。在清華鎮也是數一數二的人家，父名楊筠，字修文，稱得起是飽學之士，在浙省作了兩任知縣，算是無功無過，在任上攜帶着家眷，夫人邵

氏，只生振遠一人。任滿時，楊修文厭倦宦途，遂即辭官不做，家裏原就富有，這兩任知縣又是一等肥缺，雖沒貪贓犯法，也太太平平落了幾萬銀子。這時楊振遠才十六歲，隨父母在上任時，有一位西席姓崔號叫子光教振遠讀書，這位先生原籍安徽，文武全才，見振遠天資聰敏，於課餘之暇，授振遠以技擊之術，楊振遠跟這崔先生一恍學了六年光景，父親這一告老，崔先生也就解館了，全家回到原籍，安享家庭之樂，楊修文因為就是這麼一個兒子，不願叫他貪圖功名，所以振遠只在家中溫書習字，練練武功，振遠雖生富貴之家，却沒有一點纨绔之氣，回到原籍，轉瞬就是二年光景，楊修文總想給兒子說個媳婦，娶了過來也可以早享含飴之樂。只是高不成，低不就，就誤下來，這位楊太太忽然得了一場惡病，差不多江甯府的名醫全請到了，也不見效，纏綿牀褥百餘日，楊振遠真是衣不解帶，寢不安席，雖有僕婦丫環，還恐怕他們不當心，不論什麼事，不肯假手他們，所以百餘日的光景，振遠已是形消骨立，楊修文暗自焦急，心說：她好不了，早早死去倒好，再耗十天半月的，病人多受些罪，好人也受不了，不過這種話不肯出口，楊修文這種心意並不是對夫人有什麼惡意，這也是人之恆情，俗語說：「久病床頭無孝子，」是一點不錯，又過了二天，振遠的母親竟脫離五濁世界，一瞑不視了，振遠這份悲痛就可想爾知，殊不知楊夫人這一死不耍緊，眼看着更有他禍事臨頭，楊家弄了個家敗人亡。

第二章 方雲程義收良善子

楊夫人逝世從一到頭起，逢七作齋，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發引安葬，喪事辦完，楊振遠守孝的時期，足不出戶，過了百日，振遠的父親見兒子整日以淚洗面，楊修文恐怕兒子憂慮出病來，常常招呼着振遠到名勝的地方遊玩，振遠雖然想念亡母，可是日子長了，也就淡然了，只是楊修文倒有些不耐鯨居之

意，不斷向朋友放出這種口風，本來夫人在世之時，就有納妾之意，只是這位邵夫人賢慧是賢慧，獨對這件事，一點商量的餘地沒有，楊修文對於納妾的事，本是情缺理短，也不敢爭論，這時障礙已沒有了，很想補補過去的缺陷，楊修文有一個朋友吳幼棠，是個齷齪小人，善於趨炎附勢，楊修文作官時，他也跟在任上，當過書啓，他見楊修文有納妾之意，遂乘機進言道：「老恩上依學生之見，還是名正言順續絃的對，老恩上不過五十多歲，再說這種家勢中饋豈可無人，還是續一位太太料理家務，也好壓的住奴僕們，老恩上若是弄姨太太，不論多精明強幹，也是差一層，老恩上要是有辦法，還是趕緊操持着，你老人家那能照管家庭這些瑣碎事。」楊修文點頭道：「幼棠你這話一點不錯，你就替我張羅着，年歲不要太小了，總是大一點可以拿的起來，我就省心了，」吳幼棠連說好辦，老恩上你就交給我吧！過兩天聽信。」吳幼棠覬覦楊修文這點家財已非一日，如今有了這種機會，豈肯放過，他那用別處物色，早已胸有成竹，這吳幼棠本是破落戶出身，只爲多喝了幾瓶墨水，把大清律讀得爛熟，平日調詞架訟，無所不爲，他有一個哥哥名叫吳得輝，天生來的機靈巧詐，是一個善吃人的能手，在武進縣籍辦善舉的名義詐錢。在四年前武進，丹陽各縣全遭水災，這一來吳德輝可太忙了，今天募捐，明日放賑，稱得起已飢已溺，胞與爲懷，反正暗含着賑到他家一半。吳德輝在二年前辦賑去，一跤摔在地上始終沒起來，痰氣上湧，嗚呼哀哉了。好在認識他的人多，給他家裏送了個信，這時他這令弟吳幼棠還隨在楊修文任上，家中只有一個弟弟和女兒鳳姑，還虧了吳德輝的子婿周懷忠，找人把吳德輝的屍屍抬回來，街坊全談論着像這樣大的善士會落個死在地上，也有人說是人家修的，少受多少床前之苦，也別管吳德輝是缺的，是修的，反正公道在人心，是非不容顛倒，吳德輝這位子婿，他跟這位丈人是氣味相投，這時老丈人一跤摔死，他豈能袖手旁觀，一切事情全是他一人料理，暗含着把大耙子掄起來，好在老丈人的錢不

是好來的，被子堵占了去沒便宜外人，喪事辦完，這位子堵周懷忠出過點力，夫婦回到家中，半夜中這周懷忠竟腹痛而死，鳳姑和丈夫還沒新鮮够，竟作了未亡人，這份悲痛，就不用提了，好在父親死時，眼淚很知道省着用，要不然這時真可以淚盡繼之以血了，鳳姑很能體貼丈夫的操作，一切不肯多費一文，並本着死人手寸土為金，入土為安的大聖先賢的話，只停了一七，就埋葬了，回到娘家一守寡，有他未嫁時一個表兄來給她解悶：倒也不顯寂寞，等到這位叔叔吳幼棠回來，見這位姪女花容月貌，認為奇貨可居，過了半年鳳姑那個表兄竟犯殺人嫌疑，押到監裏去，有說是吳幼棠使的手眼，可是誰也沒親眼看見，也不能斷定是否他辦的，等到楊修文一想縉絃，吳幼棠一見正是機會，這才天歡喜地的回來，跟姪女一商量，鳳姑雖嫌楊修文年歲大一點，可是自己一想怎麼也比這家兒叔叔強，再過一年半載，自己手裏有幾個錢，叫他擠撈淨了，受上他的更糟了，不如走了倒好，遂答應這件事，吳幼棠道：「你雖然願意了，還是別說是叔叔，因為咱們這人家攀不上，就提你姓周，這你總可以說不錯，我就說你父母已死，從前你父親作過四川成都的府台，現在家道中落，跟我瓜葛之親，這麼一說准成，這擋子事，叔叔對的起你，可別忘了這窮叔叔，要緊的是給你預備一點東西，你手脚作俐落了，別露出馬腳來」。說着又湊到姪女身邊，鳳姑不待他說完，啞的啞了吳幼棠一臉唾沫，吳幼棠嘻嘻笑了一陣，鳳姑的嬌子在旁聽他們商量事，一見這情形，堵氣躲了出去，吳幼棠正色道：「姑奶奶千萬可別當兒戲。我後半輩子的過活，全在這一回」。說到這裏，又鬼鬼祟祟的低言細語了一陣子，算把這個姪女說服了，他們這種陰謀，圖謀楊家的財產，忘了暗室虧心，焉能得到善果。吳幼棠去了三四趟，楊修文竟信了他的話，答應了這頭親事，吳幼棠把姪女搬在旁處，他得在楊家忙合喜事，趕到娶了過來，吳幼棠心提到嗓子眼，心神恍惚，起立不安，平時的機警幹練，不知全跑到那裏去了，大夥全疑心他有病，有人說他像似中了魔

的，等到客人全散了，吳幼棠本可以在楊家住下，自己一想還是走的好，倘若鬧穿了，楊老爺辦我合謀詐財，吃不了的兜着走，再說我這馬不停蹄的也睡不着，叫他們聽差的看了是怎麼回事，急忙回到家中，到了家裏，更是睡不着，剛躺下又起來，坐一會又躺下，好容易迷糊着了，外面吧吧一陣敲門，吓的跳了下來，細聽了聽原來是隔壁門聲，堵氣子也不睡了，在地下來回的蹣跚，吳幼棠這位結髮妻段氏，今天是十分高興，因為去了眼中釘，肉中刺，自己認為從此丈夫可以迴心轉意了，此時看到吳幼棠心神不安，在地下來回的走，不由生起氣來，憤憤說道：「既捨不了她誰叫你把她打發走的，幸虧她沒死，她要是死了你還許盡節啦！我嫁了你們這家子，前世裏沒燒高香，一定燒了驢糞蛋了。」吳幼棠把脚一蹶，恨恨的說道：「你這個女人不長眼眉，你也不知人是什麼心思，我這全要急死了，得啦！太太你在我身上多積德吧！過了今晚，明天你愛怎樣罵就怎樣罵還不成麼？」吳幼棠說罷，仍然低着頭來回在屋中走，不作一聲，任憑段氏吵鬧。他只裝聾裝瞎，好容易天亮了，吳幼棠直念佛，自己想，我可得睡一覺了，忽然聽得外面吧吧的一陣拍門，這回聽的真真切切，是自己的大門響，吳幼棠吓的真魂出竅，可是外面叫門叫的急，不出去是不成了，硬着頭皮子去開大門，到了門口隔着門問：「誰叫門？」外面答道：「是我！吳老爺你開門吧！」吳幼棠懸到嗓子眼的心放下一半去，因為楊府上沒有種口音的人，自己對於他一家人聽熟了，趕緊把門開了，原來是從前跟自己當過代書的黃慕堯，吳幼棠這時一腦門子喪氣。帶怒說道：「慕堯你怎麼這麼早來叫門？差點沒把我吓死，」黃慕堯道：「我也不願這時來驚動你，我實在是有些要命事求你老代我想個法子」。吳幼棠道：「有什麼事？趕緊說，我今得上楊公館。」黃慕堯見吳幼棠一臉怒氣，只得囁嚅道：「賤內昨夜席捲而逃，我已打聽出來，他並沒有走遠，是被咱這本街和平巷打把式的教師劉黑塔隱匿窩藏，我若是容忍下去，往後怎樣抬頭，若是找了去，憑我們一個

拿筆桿的，定要吃他眼前虧，萬般無奈，才想起你老來，給我寫個呈子告他強佔良家婦女。」吳幼棠一聽却向黃慕堯作了一揖，黃慕堯一楞，吳幼棠說道：「謝謝老弟，你這種事少照應我，我惹不起劉黑塔，我也怕挨打，再說你那位尊夫人我也見過，早看出來不像良家婦女，依我相勸，忍個肚子痛就完了，你別不認頭，是禍是禍你自己琢磨着，他這麼一走，還算有冤善解，真要是日子長了，就許弄點紅禁把你害了，不必死心眼，什麼叫抬不起頭來？抬不起頭來低着頭走，誰還能搬着你的脖子看看你，再說官司你也打不起，你也在衙門口呆過，衙門口朝南開，那句俗語不懂麼？你既說是你那位尊夫人席捲而逃，你自然是只剩窮命一條，你再打上官司，還活的了麼？我這全是金石良言，你若不以爲然，衙門口大開着，盡請去告狀，寫呈子另請高明，我事情太忙，也不讓你裏面坐了，你請吧！」吳幼棠說完了忽降一下把門關上，這黃慕堯真是運收時衰，他饒沒幫忙，反倒被他這一頓冷譏熱諷，黃慕堯咬牙痛罵吳幼棠反臉無情，只得恨恨走去，吳幼棠回轉屋中，天已亮了，也不想再睡，心裏更惦着楊宅的事，洗了洗臉，換了衣服，趕奔楊宅，門房的家人們才開門，一見吳幼棠到來，問道：「吳師爺你怎麼起這麼早？可是有什麼事麼？」吳幼棠陪着笑臉答道：「沒有事，我今天起的太冒失了。」吳幼棠這時走進客廳，見楊振遠正在條案前收拾着樟木箱中的書籍，吳幼棠是最怕見這位少爺，楊振遠也真嫌他那種卑鄙齷齪，如今又給父親說了這麼個年輕的繼母，越發的看出吳幼棠居心不良，所以每逢見了吳幼棠沒跟他說過兩句話，吳幼棠這時搭訕着向前說道：「少爺肯這麼用功，前途真是不可限量」，楊振遠見他進來，堵氣把書塞進書箱，答非所問說了：「請坐」二字，匆匆走出客廳，吳幼棠暗想好喪氣，一早起就遇見這兩擋子不顧心的事，呆了會子，楊修文從後面出來，吳幼棠看臉上神情，就知自己沒白費心血，姪女的手腳可弄好了，吳幼棠向楊修文深深一揖道：「我給老恩上道喜」，楊修文道：「幼棠你怎麼又道起喜

來了？」吳幼棠道：「昨夜講橋高架，明年定卜祥麟，這怎麼不賀！」楊修文也笑了，自此吳幼棠在楊府上算紅人，楊修文是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只是礙着這位少爺還得顧忌着，吳幼棠日夜想把楊振遠除了，只是想不起好法子來，有一次鳳姑娘回家去，她這住家還是她出嫁的地方，吳幼棠等她夜間去了，叔叔商量了一夜，這才定好了主意，住了幾天回來，一日正趕上楊修文出去拜客，等到回來一直奔到內宅，還沒進屋，就聽屋裏一個勁哭，楊修文三腳兩步就跑到屋中，一看他這位太太髮髻也散了，中衣也破了，胳膊上好幾條血道子，急忙進前問道：「你這是怎麼的了？」鳳姑一看老爺回來，更哭的厲害，楊修文摸不着頭腦，竭力勸了半天，鳳姑止住悲聲，抽抽噎噎的說道：「我本打算方才一頭撞死，又恐怕死的不明，落了不清不白之名給你現了世，我的生死你可別管。」楊修文見嬌妻如帶雨梨花，一看這情形似乎跟誰打架了，猛然想起從進來就沒看見那兩個老媽子在屋中；忙問道：「不用說，這兩個臭女人打了你了，你不用生氣，奴欺主還反了，我把他們交官懲辦。」鳳姑狠狠說道：「可惜你還做官！我們待這些奴才，沒有刻薄地方，他們還能差了樣麼！你們楊家有德，所以才出這樣後輩。」楊修文聽話風是說兒子振遠、遂問道：「你倒是痛痛快快的說吧！可把我悶死了。」鳳姑這才說道：「從娶我進門，我自知道年輕，所以處處留神，不多走一步，恐怕落個閒言閒語敢叫你們怎麼見人？對於你這兒子，我跟他名份上雖是母子，年歲可不差上下，所以對於他我尤其處處躲嫌，那知道這畜生竟按了壞心，你在家裏他一步也不進來，那時你一出去，他就立刻跑進來，娘長娘短，甜言蜜語的，我又不肯深說他，我是慈悲生後患，今天你走後，我也太愛操心，叫劉媽去買東西，關媽去看表姑太太，這畜類要做亂倫的事了，我已被他把我嘴堵住了，竟把小衣給我扯掉，我死力爭開，拚命的喊，他怕來人方才撒了手，他說不准我告你，若露了一言，滿別打算活着，我雖然沒叫他污辱了，也差不多了，我把話說明了，咱

們夫妻緣分已滿，咱們來世再見，你就這麼一個兒子，也不必把他怎麼樣了，你又有錢，死了一個再娶一個，也不算什麼。」說罷，猛然站起來，就往床柱子上撞，楊修文一把拉住，摟在懷中，鳳姑只是哭個不住，楊修文百般勸慰，無意中手觸到撕破的中衣，低頭一看，楊修文不禁心旌搖搖，急忙說道：「我絕戶了認命，有我沒有他，你換衣裳吧！劉媽回來是什麼樣子，你念我待你不錯，別想別的道，你容的了，我也容不了他。」楊修文站起來就往外走，鳳姑趕過來一把拉住道：「你幹什麼去？」楊修文把袖子一甩道：「你不用管。」怒冲冲的奔了前邊，楊修文是讀書明理，出任多年的人，竟是不察真相，聽信了鳳姑片面之詞，把父子之情，家門的聲望，全不顧了，怒冲冲來到東跨院，向書房裏一看兒子正在那裏看書，拍拍就是兩個嘴巴子，一邊打，一邊罵着道：「你還念書，再念多了連你爹也許宰了。」楊振遠見父親無故把自己連打帶罵，自己也沒惹着父親，父親許是瘋了，一邊躲着，一邊說道：「父親你這是爲什麼？兒子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就是死也死個明白！」楊修文罵道：「好個畜生！亂倫的事你全敢作，還跟我裝糊塗，想不到辛辛苦苦養了你這樣混蛋，這真是家門不幸，祖上無德，我若不趕快把你結果了，我就要死在你這忤逆手裏，遂從靠牆上擺着的兵刃架上，竟抄起一把刀來，劈頭蓋臉向楊振遠便砍，楊修文這種形似瘋狂的情形，楊振遠雖是讀書知禮的少年，但是父親這種情形從來並未有過，所以也不能俯首就死，一邊躲閃着，一邊大喊着道：「爹爹兒子就是犯了死罪，你也得叫我死個明白，我從母親死後早就沒活着，」那楊修文一邊追趕着，一邊囑罵道：「好逆子，你不死，我自己死，我沒臉活着，我不叫人罵我做官缺了德，養出這種逆倫的兒子，」楊振遠是完全仗着跟老和尚練過武功，父親年歲又大，他是一個讀書人，那裏有什麼氣力，在屋中轉了兩圈，空把那陳設砍倒了好幾件，依然砍不着楊振遠，他已經累得氣喘吁吁，這一鬧，前後的下人全跑進來，那個老僕李升他是宅中老家

人了，趕到屋中一把把楊修文的胳膊抓住，央告道：「老爺你何必這麼着急，少爺有什麼錯事你只管打罵，何必拿刀弄杖的？老爺只這麼一個兒子，倘若真有一個好歹，老爺不也後悔麼？」楊修文急的蹶脚道：「你這混賬東西，跟他通同作弊，我家裏事用不着你們管，我寧可落個絕戶，也不要這種逆子」，可是李升任憑他怎樣鬧，猛然把刀奪過來，拋在地上，楊振遠哭着跪在那兒說道：「父親這麼年歲了！把兒子養到這麼大，我沒有盡一點孝心，倒惹得你生這麼大氣，你不用着急，君叫臣死，臣不死算是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算是不孝，可是我們爺兒倆全是讀書人，也得死個名正言順，你這麼把兒子害了，我死不甘心。」那楊修文雖然被李升拉着，可是他又盡力的掙過來，照着振遠臉上又是兩巴掌，大聲罵道：「你這不要臉的逆子，虧你還有臉，還說是讀書人，你還有什麼臉面和我強辯，這亂倫的事你全要做出來，你要有這個爹爹，你立時給我死！」楊振遠被打得怨憤難申之下，立時站起道：「哦！我明白了！我早知道我該死，我娘一去世就算到了我盡頭日子，我不過因為父親偌大年紀，眼前沒有侍奉之人，這正是我找我母親去的時候。」振遠立刻往地上去拾那把刀，可是那李升早已喝令門口站立的下人，把楊振遠抱住，李升一看這種情形，騎虎難下，遂向楊修文道：「老爺你這麼大年紀，虎毒還不吃子，他雖犯了死罪，難道你就就忍心看他死麼？老爺你老後面去，讓他自己死，還不成麼？你不看在少爺面上，也得看在死去的太太的身上」，老人家說這種話，楊修文未嘗不動心，只是被他這位新娶的鳳姑逼迫的只有把心腸一狠，恨聲說道：「你們非把我逼死不成，好！就叫他自己死，你們全給我出去，李升得着老爺這種口風，背着身向楊振遠擺擺手，再招呼其他的下人們，圍隨着老爺向後邊去，楊修文却厲聲說道：「你們若把這逆子放走了，你們誰也別想活」，李升道：「老爺放心，我們天大膽也不敢放他，下人們全出來，李升推着楊修文故意的脚下一絆，身驅往裏一栽，撞到楊振遠面前，微聲說道：「

別糊塗！等着我，」他立刻跑出屋來，把兩扇門帶過來，拿了一把鐵鎖，把門鎖上，楊修文也更是老辣，看着把門鎖好，把鑰匙拿過去，向着門嚷道：「逆子！你要是姓楊的後代，你可趁早死！反正咱們爺兒倆個有我沒你有你沒我，」李升在身後推着楊修文道：「老爺事到如今你還着什麼急？給少爺預備後事好了！」他推着往後面走，楊修文更不肯就回後面，因為沒親自把兒子弄死，不敢去見這位太太，他竟奔了東院的小書房，那李升却示意同夥的下人們，給老爺打臉水裝水煙，千萬把他絆住了，先不要叫他出來，李升匆匆的來到前面書房外，低聲招呼着：「少爺！」楊振遠此時很是痛心，已經全知道全是這位繼母的蠢惑，才有這場人倫慘變，弄得親子恩斷義絕，不禁痛哭起來，聽得李升招呼，止住哭聲，答道：「李升你不必管我們的事了，我也願意死，不過把事情說明了死也甘心」李升道：「少爺你別糊塗，你眞想做屈死鬼，你可太糊塗了，你先出來我有話和你說，窗戶一踹就開，事到這樣，還怕什麼？」他沒等楊振遠動手，伸手先把窗戶紙抓破，跟着用手抓住一拉，咯叉一聲，整扇窗戶給拆下來，楊振遠道：「你你……你這是怎麼？」李升瞪眼道：「怎麼？我不打算幹了」，楊振遠見窗戶已經拆了，只好從裏邊跳了出來，李升忙問道：「少爺倒是怎麼回事？」楊振遠道：「這事關係我楊氏家聲，我先問你，我今天一天離開書房沒有？」李升道：「這還用問我麼？早飯前跟老爺說話着，飯後操練槍法，叫我看着你練，直到現在也沒動地方，老爺別是說你逛窯子去了吧？」楊振遠道：「胡說！李升自己知道失口了，連答是是！」楊振遠道：「你不論多少年能給我們做個證見人，算在我身上積了大德了，我父親竟誣我做了亂倫之事，這一定是我那繼母想除了我，他好擊受一手的天下，完了！我們楊家算頂到這兒了」，李升一聽臉都氣黃了，遂說道：「少爺你怎麼沒長嘴？咱跟他對質去，就這麼被誣受死也太冤了，」楊振遠道：「我父親被他迷住了說也是白廢，我早早一死，給他去了眼中釘，肉中刺，這繼母

的來路我也略有耳聞，決不能容我再活下去。」李升道：「少爺你是明白人，可不能做糊塗事，你男子漢大丈夫，不能遠看一點麼？咱家就是你這一條後，你若有個好歹的，那才是真不孝了，你不知現在先躲避躲避，可別遠走，就在附近躲一兩個月，老爺有回心轉意的時候，那時再回家來，你別見現在火頭上，拿刀動杖的，虎毒不吃子呢，過幾時就後悔啦，你手裏有錢麼？沒有我那有，趕緊走！」楊振遠一想；當時死了真落個不明不白，吳幼棠這小子陰謀，圖謀家產，還有誰去報應他，自己一蹶腳道：「我小子有骨頭走了自要回來！」反身從窗戶鑽進屋來，把箱子開開，有自己存的幾十兩銀子，找了包袱，胡亂包起，圍在腰間，仍從窗戶出來，向李升一揖道：「老哥哥你多照應着吧！我們這叫家門不幸。」李升是從少爺七八歲時來的，看着少爺長起來，一個嬌生慣養的公子哥，此時被擠的棄家逃走，心中一慘；淚如雨下，跟少爺走了出來，到了門前，李升哽咽着說：「少爺你先別走！我有點事，」他跑進屋中，好像明火執杖土匪似的，劈拍的亂響，翻箱倒櫃的把自己積存的二十多兩銀子，三串銅錢，遞給楊振遠道：「把這個也帶着，萬一窘住了呢？我看還是先在店裏住幾天，有什麼信息也好知會你去，別遠處去！少爺就奔北關雙義那個店吧！」楊振遠心裏已拿定主意，只好順口答應着，咬牙出了家門，回頭看了看自己的房子，眼淚只是忍不住，李升怕老爺追了出來，揮手道：「快走吧！」楊振遠只有含淚忍痛離開家門，李升一想，少爺是走了，老爺只一發覺，這完全是我一手辦的，他不會饒我，不用點苦肉計，是挨不過去，低頭一想有了，就這麼辦，趕緊來到書房中，那把茶壺還在地上放着，李升心說：我先拿你出氣，用足了勁，照定這把茶壺就是一腳，用的力也大，這把茶壺飛起，撞在牆上，嘩啦一聲，壺是粉碎了，碎磁石子飛了一地，李升又舉起拳頭，向自己鼻子用力一擊，這一下子，血立刻流出來，用手往臉上一抹，這可好看，成了血人啲！故意的大聲喊道：「哎啲！可痛死我了，你們來呀！少爺可

跑了。」把那扇窗戶，狠狠往地上一跌，叭啞的跌了個粉碎，李升嘴裏亂七八糟一陣亂嚷，向小書房裏跑，那兩個下人忙出來看，楊修文也是一驚，也往外緊走，剛一邁步，跟李升撞個滿懷，楊修文幾乎被他撞倒，抬頭一看，李升已成血人，吓得不知所措的問道：「你這是怎麼回事？誰打的你？」李升剛要開口，忽又想到，不好！我還得搪一下子，李升瞪着眼，先不言語，忽的兩眼一翻，往後一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子，人事不知，楊修文可吓蒙了，高聲招呼道：「你們快來！李升這是怎麼的了？」別的家人全躲得遠遠的，雖然不能管主家事，可是看着不平，李升搗這種鬼，他們不能幫忙，可是不肯破壞，這時趕到近前，忙合着把李升扶着坐起來，給他盤兩腿，李升故意暗叫勁，不肯好好的把腿盤過來，把那兩名家人累得全出了汗，才算把李升兩腿彎過來，在耳邊還一路亂招呼，李升心裏琢磨，少爺已經走開了，這時就讓他再追了去，也不會追趕上，這才哎喲一聲，喊了出來。楊修文才把一顆心放下來，人命關天，若真李升有個好歹，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完的，楊修文此時被李升一鬧，把一腔火完全沒有了，伏着身招呼道：「李升你這時好些麼？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逆子在那裏？你怎麼還是一臉血？」李升故意的帶着哭聲說道：「老爺我可不幹了，出來做事賺多賺少不能再把命搭上，少爺把窗戶踹開跳了出來，拿着一把刀見人就砍，已經瘋了，連家中的人全不認了。」楊修文一聽很着急的問道：「李升！他往內宅去沒有？」李升忙答道：「他砍了我一刀，向門外跑去，我若不是閃躲的快，早就死在他的刀下了，楊修文躁腳說道：「好個逆子，他別打算就這麼一走了事，你趕快去報告衙門裏，派捕快四處追趕他，把他弄回來，只辦他個執刀行凶，忤逆不孝，把他死在監牢裏，免得給我楊家現世。」李升扶着別的家人站起，身軀還不住的幌着，向楊修文道：「老爺我勸你是好話，少爺他可瘋了，這時你一報告縣衙門裏，咱們這宅裏的事，官家可不認真辦，派出差人來，真要是追趕上他，那可要

擠出大禍來，少爺又練過功夫，他在瘋狂之下，弄出幾條人命來，雖然是他殺人他償命，可別忘了老爺你也脫不過管家不嚴，縱子行凶的罪，你這份家當全化上也未必能了，你老還是忍耐了吧！」楊修文却自己打着自已嘴巴，不住的嘆道：「我楊修文做了什麼孽？竟養了這種兒子，這是我的活報應。」別的家人做好做歹勸他到後面歇息，楊修文也還惦着鳳姑，遂氣憤憤的回轉內宅。他把楊振遠這一擠走，才落了個家財散盡，那鳳姑更勾結了強徒把楊家弄了個家破人亡，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當時楊振遠把自己的經過，全說與了師父，方雲程聽到他這種遭遇，跟他含辛茹苦來在鐵扇莊住下去，只要肯用功，定要把一身所學傾囊而贈，不過，欲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最好是你曾遭到這些魔難有堅忍不拔之心，你的武功將來定有成就，楊振遠趕忙叩頭謝師父恩典，這位方莊主更領着楊振遠到內宅和側室胡氏，女兒慧貞相見了，爲得是他常久在這裏住下去，彼此見面也覺得方便，楊振遠對於這位師娘聽師父的口風明知道是妾小，自己可絲毫不敢輕視，按着師母之禮拜見，連眼皮也不敢撩，慧貞姑娘却十分高興，因爲隨着老父從遼東回來之後，胞兄健雄留在外祖母家，自己回得家來，雖則父親依然不叫自己像那平常女兒一般堅守閨門，可是也不能隨便到外面去，不過在把式場中練武，一個人悶得十分無聊，父親又不肯收徒弟，這個庶母胡氏和自己又說不上話來，如今收了這個徒弟，日子長了，可以在一處練練功夫，家中多一個人，也顯得火熾。方雲程見楊振遠向着慧貞招呼師姐，這位老莊主却立刻正色說道：「振遠你不必拘這種俗禮，你比她大着好幾歲，還是管她叫師妹吧！」楊振遠忙答道：「師父！我們武林中從來是這種規矩，只論入門的先後，不論年歲，弟子那敢那麼放肆。」方雲程微微一笑說道：「我這一生做事，只求率真，不願意被那些俗禮拘束住了，分明是你年歲大，反到作那種

無味的虛偽自謙，雖也有這種俗例，我却偏不那麼辦，又有誰來問我。」楊振遠不敢辯別，只好遵命，鐵面菩薩方雲程擇了個吉日，令楊振遠行了拜師之禮，才開始叫楊振遠上場子。方雲程家中這座練武場，就在這宅子的東邊跨院的後面，很大的地方，這裏兵刃器械樣樣全有，更蓋了五間長的廠棚，做爲雨天練武之地，方雲程先叫楊振遠把原有的功夫操練一番，楊振遠因爲這種班門弄斧練出來恐怕師父笑話，遂說道：「弟子過去雖則也練了幾年，不過是花拳繡腿，莊家把式，還是不必在師父面前獻醜。」方雲程却把面色一沉，正色說道：「振遠！往後可不許這麼講話，武林中無論那一門，也一樣得下功夫，雖是門戶不同；傳授的方法各有門徑，可是武功二字，不能寫出兩樣來，一是師父也算是在你身上下過辛苦，就是所得不精，也不應該這樣的就全把他忘了，得藝忘本，那是我們武林中最大的禁忌，你當着我面前固然是敬我太極門是名門正派，可是我這個師父却不喜歡你這麼講話」。楊振遠自知失言，趕緊在師父面前謝罪，遂把當初所學的，全數練了一番，方雲程容楊振遠練完，向楊振遠說道：「你的功夫雖淺，傳授的倒還算武術正宗，入我太極門倒還十分相宜，不過我太極門的功夫，練起來須有恆心，須有毅力，你須要從站樁，站小架子調氣血，堅筋骨入手，把這基本的功夫練得略有根基，才能操練拳術，所以太極門的功夫首重下盤，初習此術的最苦惱的功夫，不過基礎不堅，任憑多麼用心習練，終難有大成就，築基爲本，是門中極重要的一步」。方雲程遂親自擺了幾個小架子教楊振遠照樣的練，楊振遠一經指點，立時穎悟，從此日起，早晚用功操練下盤的功夫，楊振遠用心揣摩，進步是突飛猛進，這種太極拳實是性命雙修之修，只三四個月的功夫，已經血氣調和，達到六合歸一的境地，所謂六合，就是內三合，精氣神；外三合手眼身。楊振遠不止於拳術上進步的快，他這一得內家真傳，氣血調和，精神煥發，體力日強，到春末夏初，逐步的把太極拳全操練得純熟，能够循環運用，發招打式，已見到了

功夫。方雲程也是十分高興，暗中查看了這幾個月，楊振遠果然是方正少年，有心胸有志氣，努力向上，本來這種武功求師難，得個好徒弟也非容易，需要五德俱備，天資，骨格，聰明，相貌，品性，求這一個全材談何容易，方雲程一身太極門的功夫，何嘗不願得個好徒弟，盡其所學授與傳人，兒子方健雄又被外祖父留在遼東不教回來，雖有女兒，但是就算自己一身本領全傳給了她又有什麼用，女大當嫁，一出嫁也就把功夫全攔下，依然是白耗費心血，所以自從楊振遠拜入門下，方雲程明着是豪放不羈，暗含着對於楊振遠身上十分注意，從一切事上試驗，他的品性，天資都很好，認定自己一身所學有了接替人，所以對於楊振遠是盡心的教導，時時的對他講論太極拳的訣要。近來見楊振遠居然不負自己一番苦心，能够刻苦鍛練，可是拳術這種功夫，若單人獨練，任憑怎樣下功夫臨敵制變有時候還是不成，所以必須親自喂招，可是方雲程自己得鍛鍊着八卦劈空拳，預備着三年後中秋少林僧之約，那是自己的生死關頭，所以自己反倒多用了功夫，沒有餘暇再給楊振遠喂招，所以囑咐女兒慧貞替自己給楊振遠增加試驗的功夫，好叫他拳術上能够臨敵應用。慧貞姑娘反倒有些拘束起來，因為動手過招不比單人獨練，必須要真打真對，才能把功夫擠出來，自己終是一個閩門少女，也會向父親面前說了兩次說：「對於振遠師哥面前親手喂招，恐怕有許多不便。」方雲程正顏厲色的囑咐慧貞道：「對於師兄不必再存這些男女的界限，他是一個有志向上有心胸的少年，你是一個懂得禮節，品性端正的姑娘。坦坦白白的成全你師兄的志向，心中若像一般人存着邪念，就不是我們武俠的本色了。」慧貞姑娘見父親說話很鄭重，從此日起，每天下場子親自和楊振遠動手過招，這一來楊振遠的功夫經過了這麼實地的鍛鍊，他的拳術以及師父成名的奇門十三劍，全得着真實的訣要，可是楊振遠對於這個慧貞師妹，這麼不辭辛苦砥礪自己鍛鍊功夫，真是感激莫名，這一對少年男女的志向，非常高潔，彼此互相深討武功手法，雖則一切隨隨

便便的，但是出於鄭重，絕無一句戲言，更無一絲雜念。

方雲程所納的這個側室胡氏，雖則明面上看着安分守己，只爲畏懼方雲程的家教嚴，慧貞姑娘時時的在一處相聚，不敢有別的行爲，方雲程他納胡氏的本意，就因爲女兒年輕，自己對於家中事又不能十分照顧，不過是叫他照管家中一切日常生活，未免對於情感上日見淡薄，方雲程自從和那凶僧結仇以後，定下三年中秋之約，他知道少林僧二次尋仇之日，也就是自己立判生死之時，所以晝夜的鍛鍊八卦劈空掌，輕易不到內宅去，這胡氏嫁夫之後，形同空幃獨守，日久起了一種怨艾之心。但是方雲程治家很嚴，胡氏雖有怨艾之心，是無處發洩，自從楊振遠收入門下，楊振遠雖則落魄窮途，他出身是一個富家子弟，流落江湖，困頓在風塵中，形容憔悴，不過是暫時的，趕到方雲程這一慨然收錄他爲弟子，把他看作子姪一般的教養，傳授他武功更起盡心教導，楊振遠身心有了寄託，前途有了希望，更加着這種性命雙修的武術，鍛鍊得法，體格日健容先煥發，立刻又恢復了他那貴公子的氣度，那胡氏一見這楊振遠就起了一種邪念，他覺着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一來近水樓台先得月，再說楊振遠是一個流落異鄉，無家可歸的少年，定然容易引誘他，並且方雲程對於楊振遠視若自家人，內外不避，所以內宅中也是不斷地叫他去找胡氏取用什麼東西，辦些家常事，可是楊振遠心地清白，對於胡氏有的時候明顯出語言輕，舉止輕佻，楊振遠既感師門恩厚，更爲一身所遭遇的慘痛，立志作人，要在武功學成之後，重返故鄉，整理自己破殘之家業，懷着這種心胸志氣，焉能有一點邪僻行爲，所以他對於胡氏的挑撥，只裝不見不聞不知不懂，這胡氏見楊振遠這種情形，十分失望之下，竟有些仇視之心，更看到和慧貞耳鬢廝磨，一處練功夫，未免有了妬嫉，這也正是楊振遠命運惡劣，好容易遇到名師，有了安身之地，如今又生出這種波瀾，遂至造成他未來的慘劇。這種事情是越演變越厲害，在胡氏一方面是因愛而仇，在楊

振遠跟慧貞他們坦坦白白的尙在不知不覺之中。楊振遠的武功有師父和師妹這麼關心傳授，他自己更是晝夜下苦功，又經過半年的功夫，他的進步可就反比慧貞姑娘快了。這時正是春末夏初，他的武功和劍術有的時候慧貞姑娘實有些比他火候弱，可是慧貞姑娘天性好強好勝，兩人動手過招時，楊振遠時時的留着神，明是有的地方慧貞姑娘用的不得法，楊振遠是不肯明着顯露自己的能爲，但是日常這麼一個場子操練，就不能十分避免，只可各自運用各自的本領，也就造成火候越深越到。在這天晚上，楊振遠和她對手操練太極拳，收招不住，慧貞姑娘竟自無法封閉，完全算輸在楊振遠手下。這一來，犯了姑娘人家的脾氣，非把這場子找回來不可，所以跟楊振遠纏戰不休，楊振遠知道惹起了師妹不高興，他遂處處的故意避讓，慧貞姑娘那會看不出來，一發不依不饒起來，較量完拳術，又逼着楊振遠和他較量奇門劍術，和梭子鏢，楊振遠竭力的推辭，因爲平日輕易不肯和師妹動手過兵刃，因爲兩下全是在功夫上實地操練，一招一式發出去，必須要盡心揣摩，這種招數運用時要怎樣運得得當，克敵制勝，所以必須真殺真斬，偶然間各自鍛鍊到那一招那一式，手法上認爲不得當時，兩下裏對手換兩招。如今慧貞姑娘在負氣之下想和自己對劍，楊振遠恐怕萬一失手，豈不失了自己的身份，連師父也要責備自己不當。只是這位慧貞姑娘犯了這種好勝之心，他不把楊振遠戰敗了不肯甘心，楊振遠在不得已之下，只好下場子勉強陪她，今夜動手的情形，實和往日不同，楊振遠以全身的本領來應付這位師妹，但是動手過招，有時那種招術變化的快，逼近的可不得不盡量施爲，這奇門十三劍尤其是連環運用，一招比一招緊，一式比一式險，他們這兩口劍纏戰了很大的時候，兩下勝負不分上下，慧貞姑娘終是女流，氣力先比不了楊振遠，鼻角全見了汗，楊振遠反倒趕緊認敗服輸，縱身而避，向慧貞姑娘道：「師妹！我的火候還差的很遠，天色不早，師妹過於貪晚，恐怕師父師母全要不高興了」。慧貞姑娘笑道：「我們這是練功夫

，又不是坐在一處開磕牙，父親知道了喜歡我，媽媽他更是管不着這些閒事，我們練功夫礙着她什麼事？」楊振遠說道：「師妹，拳術劍術全操練完了，我也該歇息去了，咱們明天早晨見吧！」慧貞姑娘道：「不成！無論如何，咱們也要比較比較梭子鏢的手法，任憑師哥你說什麼，不較量完了暗器不用想睡覺去，你還不知道這個師妹的脾氣，說話是板上釘釘，我的話說了沒有更改。」楊振遠道：「暗器不能比拳術兵刃，只要一失手，那可危險了，你我無論誰若被暗器傷着，師父面前怎麼去交待？咱們還是向那牆上白粉點打幾下，要想彼此較量暗器，白天再練還減少許多危險。」慧貞姑娘一聲冷笑道：「難爲你還是名師之徒，說出這種話來，豈不被人笑話，我們練的梭子鏢爲的是什麼？怕受傷就不該練武功，師兄你趕緊上學房念三字經去，那才平安無事，別就誤功夫，多了不用較量，鏢囊咱們每人三鏢。」楊振遠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這位師妹今夜真是難纏，莊中的巡更守夜已交過二更，暗器不和他較量下來，她就是不走，自己被纏的無法，只好點頭答應道：「師妹咱們既已說了，可不許再更改，暗器較量完，立刻回後面休息，師妹再若是不走，我可不陪了。」慧貞姑娘冷笑答應道：「師哥沒那些廢話，我只叫你接我三支梭子鏢，我全部的功夫收在你手下，我就甘心了。」楊振遠在萬般無奈下，終是有着顧忌，自己不敢用飛鏢袖箭之類，只可向慧貞姑娘道：「我就是飛蝗石用的得手，別的暗器打不上勁。」慧貞姑娘從鼻孔中哼了一聲，立刻向楊振遠一拱手道：「師哥請你把絕妙的手法施展一下，叫我今夜也好在師哥面前多學些本領。」這時楊振遠知道她存了負氣之心，有故意和自己爲難之意，也一還禮，立刻輕發巧蹤把身形施展開，蹤躍如飛，圍着這座場子盤旋起來，兩下裏先是背道而馳，忽然間楊振遠一轉身，斜縱到把式場子的東南角，說了聲：「師妹賞鏢！」可是慧貞姑娘連理也不理，竟從場子裏往起一擡身，竄到牆頭，圍着這一座把式場的矮牆循牆疾走，楊振遠知道她是在故意的賣弄輕功，只好

也跟蹤而上，這正是慧貞姑娘故意的逼迫楊振遠走上這沒法迴環之地，兩上裹在這短牆上轉了半週，慧貞姑娘暗中已把鏢扣好，猛然的往下一停，身軀微橫，「鳳凰展翅」一式，口中喝了聲：「接鏢！」一點寒星脫手而出，竟向楊振遠的胸口打去，楊振遠見鏢到，往下一矮身，這支梭子鏢已從頭頂上過去，砰的一聲打在牆上，楊振遠仍然是不肯立時還鏢，往起一縱身，又復追了過來，慧貞姑娘二次騰身而起，這次正翻到把式場的門頭，猛然身形一變，連頭也沒回，往起一仰頭，上半身微往後，右手往外一揚，「摘星換斗」式，隨着口中輕喊一聲，鏢又打出，梭子鏢反奔楊振遠的下盤，左腿打來，楊振遠見鏢到，這次他喝了聲：「來得好」，他也竟用一身所學功夫，憑腿上站樁之力，右腳下一用力，緊攔牆頭，身軀往右一撤，左脚一抬，輕輕向這鏢上挨着一點，已經踹了出去，這次身法施展得萬分危險，這支鏢踹出去，楊振遠已經暗中雙手抓了飛蝗石，慧貞姑娘見楊振遠後來居上，比自己晚入門，功夫上反見了火候，又是羞又是妒，兩鏢打空，身軀三次騰起，已經到了左邊，猛聽楊振遠喝了一聲：「師妹我要現醜了。」飛蝗石打出來，頗有尺寸，在發暗器中他也拘體，只奔慧貞姑娘的左肩頭打去，既傷不着要害，又容易躲，對師妹沒有絲毫輕藐之意。方慧貞姑娘喝了聲：「來得好！」這次她竟「玉蟒翻身」從左往後一轉，這支梭子鏢竟用了十分力，照準了楊振遠的飛蝗石打去了，這支鏢打出，飛蝗石打落地上，梭子鏢依然一點不錯方向，仍向楊振遠胸前打來，這種腕力，在女子打暗器中也算難得了，鏢是迅捷異常，楊振遠對師妹這種手法，也自驚心，自己手中好在已扣着一塊飛蝗石，却用足了力，二次發出，對準了梭子鏢打去，兩下噹的一聲，碰在一處，這兩般兵器，同時落在牆下，楊振遠見她已發出三支鏢，自己趁勢往牆下一落，說聲：「承師妹的容讓，愚兄領教了。」這時慧貞姑娘也只得縱下牆頭，向楊振遠道：「師兄果然武功本領勝我多多，今夜我是甘敗下風了。」在燈光下楊振遠看到慧貞師妹今夜是勞

累過度了，她的衣衫上已有幾處見了汗跡，自己更不敢多答話，把打落的鏢和飛蝗石檢起，向慧貞道：「師妹你先行一步，我收拾了燈火也就歇息去了，」這位慧貞姑娘今夜較量劍術，拳術，暗器一樣也沒討了好，此時因爲有言在先，不能反悔。這在憤憤不平之下，又說不出什麼來，只得強作笑顏道：「師哥！明夜還要和你領教。」楊振遠只得哄着他道：「只要師妹高興時，我是情願奉陪。」慧貞姑娘攜了鏢囊，這才向後面走去，她腳底下輕快，練武功時全穿的是軟底鞋，腳底下是沒有什麼聲音，轉進內宅，只見她庶母胡氏屋中燈滅下去，慧貞姑娘心中一動，暗想這可真巧，我沒進來她也沒睡，我才轉進後院，她那燈就熄滅下去，自己也覺着十分累了，不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慧貞姑娘那又知道良言一句三冬煖，惡語防人六月寒，胡氏安心要在慧貞身上施辣手了。

第三章 救師妹楊振遠涉嫌

慧貞回到自己屋中，今夜她是實在累乏了，並不像往日臨睡前收拾梳洗，渾身的衣服沒動躺在那裏沉沉睡去。這時本已到了夏末秋初，白天雖然很熱，可是到了夜晚和白天的氣候就能差一個月的天氣，她這屋中的紗窗還支着，等到天快亮了，曉風吹進來，慧貞姑娘用力過度之下，在把式場一身汗回來的，在五更左右，天快要亮之前這種涼風很容易使人受寒，慧貞姑娘被這風所襲，天亮後，她自己尙不覺得，竟自病了起來，這次一病倒，病勢很凶，當天就沒起床，那女僕見姑娘病倒，趕緊到前面報告了莊主方雲程，方雲程因爲女兒身體素日非常健康，好幾年的功夫從來不生病，趕忙來到內宅看時，慧貞姑娘病的神知昏昏，已有些認不清人了，問她什麼話也聽不大明白，方雲程對於女兒愛若掌珠，未免對於胡氏有些抱怨起來，說她一個作母親的對於女兒不肯關心，豈不叫外人談論，那胡氏憤怒着道：「這可

不能抱怨我，你應該明白，是我的身份，她是一個作姑娘的多麼尊貴，何況她也不是小孩，這時沒有人家，倘若早給說了親事，現在已被人娶走了，早作了姑奶奶，何況我又是個庶母，那敢管她的事，昨夜她跟振遠練功夫，大約三更過後才進來，我的話在嘴邊，我不敢說出口來，那個情形分明就叫任性，操練功夫本是好事，可是也不能太隨便了，夜間甚晚了就應該早早歇息，自己把自己糟踐病了，回頭別人跟着受埋怨，這是圖些什麼？」胡氏說出這番話來，鐵面菩薩方雲程就沒答出話來，自己是悶在心裏說不出口來，暗中埋怨女兒也太不對了，固然跟振遠全是很坦白的，可是也應該稍存避忌，自己檢點一些。當時方雲程遂忙着給女兒請醫服藥，這場病她直病了半月光景，才見起色，楊振遠有時也隨着師父進來看望看望師妹。楊振遠和慧貞每日一處相聚。這兩個人論起心地上全是乾乾淨淨，誰也沒有一毫雜念，可是方慧貞這一病，楊振遠往往在場子中練功夫覺得毫無興趣，坐在自己屋中楞楞柯柯不明白自己在想什麼，雖說是師兄妹毫無隔閡的，但是此時師妹一病倒，這內宅中平日又因這位小師母言語放肆，不願意進去，恐怕招惹上無味的牽纏，現在可感覺出許多不方便了，兩次三番想要進去看看師妹，終於不敢去。這慧貞姑娘就算是一場很重的傷寒病，雖則病好了，但體力大消，一時還恢復不了健康，方雲程把胡氏瞞怨的話，一向存在心裏，也不敢有絲毫的表示，因為楊振遠實是個有志氣的少年，自己已經放任他於前，那能再拘束他於後，這時慧貞姑娘已有一個月沒到前面，楊振遠還是每天按部就班的操練功夫，不肯間斷，這天晚上他把場子完全收拾好了，轉了一週，又到前面看了看門戶，方升已經上好門拴，燈火熄滅。他從前院回來，到自己屋中歇息，師父在這時已經睡下了，他也就躺下歇息。這兩天天氣又反熱起來，他躺在床上覺得煩燥異常，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楊振遠遂坐了起來，好在天熱，睡的時候只是一身短褲褂，也不敢驚動師父，腳底下很輕的走出了屋門，在院中來回的閒溜着，抬頭看看天上密扎

扎滿天星斗，知道這天氣要連着熱下去，此時夜靜更深，外面有些微風，倒覺有些涼爽了，楊振遠胸懷寬暢之下，才想着回到屋中去休息，因為夏天夜間極短，天一亮就得起來，才走到自己屋門口，無意中往後角門望了一眼，忽見後院東廂房上湧起一片濃煙，幾乎把一個房頭全罩上，更聽見隱約的似有人喊了兩聲，楊振遠大驚之下，一縱身已竄到內宅的角門頭上，趕到這一站在高處，這才看出後院已經着火，這起火的還正是師妹所住的東廂房，這一來楊振遠不顧一切的奮身一縱，已竄到了後院中，只見慧貞姑娘這廂房前檐的紙窗，煙火已經撲出來，楊振遠這才喊着：「師父快來，這裏失火了，」上房裏是胡氏跟一個女僕住着，這個廂房就是慧貞姑娘和一個年歲很大的女傭人住着，內宅裏是很整齊，此時可就糟了，楊振遠空喊了兩聲，前面已然睡下了的方雲程，那會能聽見，此時門窗全着了，再向屋中招呼慧貞師妹跟那個女僕，也全不見答應，楊振遠在情急之下，猛然向窗前一欠身，這種剛着起來的火，十分厲害，隨着濃煙往外撲，何況又是天熱的時候，楊振遠急切開那裏找的着什麼救火之物，猛然見靠牆角有一木凳，楊振遠遂把這隻木凳抄起，用力的向窗上砸去，把下面的一扇窗咣撒，可是火星四濺之下，自己身上脚上已被燒傷數處，那上房跑出來的胡氏和那女僕，已經吓得連喊全不會喊了，楊振遠把窗折了半扇，自己奮不顧身的往起縱身，腳登窗台，冒着煙火，就要往裏竄，這時身後竟有人來把他抓住，強給拉下來，回頭一看，正是師父，遂忙招呼道：「師父！師父！你可別遲疑，裏面的人全沒出來。」方雲程道：「振遠你那麼如何進去，得先快把火滅一些。」方雲程奔到院當中一個荷花缸前，這裏面只放着一缸清水，方雲程伸手把這口缸抱起來，用足了力量，向窗上潑去，果然火勢一滅，楊振遠再也不顧師父的阻攔，竟自奮不顧身，竄進了窗中，但是屋中的濃煙已滿，那裏看的見人在什麼地方，楊振遠雖是到過這屋中，但是在這緊急時，脚下也拿不準了，往屋中窗前一縱時，竟自登在一支椅子上，

連人帶椅倒在地上，這一來倒算把慧貞姑娘的命救了，因為煙火往上走，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離地尺許的地方還可以辨別出屋中大致的情形，只要一站起來，慢說你找尋什麼，如稍一遲慢就被這濃煙迷糊了，是危險到萬分的，楊振遠在地上滾之下，無意中觸到一人，他挾起一坐，又被煙迷住，索性往下一倒，借着上面窗扇火光，大致看出是師妹，方慧貞已然靠過去，這時窗扇上克查克查的響，已被方雲程全給拆撒，前面的方升也帶着那兩個長工趕進來，提着水桶撲救，這時楊振遠已把師妹抱起，却招呼了聲：「師父可躲開」，口中他這話還沒喊完，外面一桶水已被方雲程潑進屋來，潑到楊振遠的身上，這桶水潑進來時，濃煙已被沖散一些，楊振遠用力的一縮身，竄上窗台，縱出窗口，但是依然沒肯把師妹放下，向師父招呼聲：「師父！這裏可危險！把她送到前面去吧？」楊振遠此時是絲毫沒有思索，完全是一片血心，竟自如飛的穿着角門，把師妹抱向前面，一個人以神志不清之下，對於眼前的事，就無暇去想當與不當，對與不對，楊振遠他一心是想着後面的火，若真着起來，師父這片家業，從此就算完，願以他只有救人救火之心。

他把師妹抱着是多省一步算一步，從角門出去，正是到自己所住的東廂房，遂把慧貞師妹抱進屋中，屋裏也沒點燈，闖到床前，把師妹放到床上，他絲毫沒有停留，翻身又跑到後面，這時方雲程已經把廂房的下間窗扇也全打落，方升也提着水隨着主人撲救，方雲程已經竄進屋去，把那個女僕救出來，這鐵扇莊既有團練鄉勇，更有救火會，這會是莊中公議事，不止於保護自己，更能保護鄰村，本着守望相助之意，已有成效，方雲程在鐵扇莊尊為莊主，這裏的事全是他一手成立起來的，不過這幾年來，他願多管事了，所以各有管事之人，他這宅中火雖然沒着火發了，可是濃煙湧起，在家人們呼叫之聲，鄰居們已然聽見，出來查看，見方莊主宅中後院濃煙湧起，立刻集起小夥召集救火會，唯獨有鄉鎮中這種

善舉的事，真有那見義勇爲，捨己救人的義舉。這救火會立刻掌管着燈籠火把，抬着輓水機撲奔方雲程的住宅，這時後面的火大部撲滅，不至於延燒起來，鐵扇莊這隊救火會，鳴鑼聚衆之聲，方雲程咳了聲道：「這是那裏說起。」方雲程向楊振遠喝道：「快去把這水會攜回去吧！半夜三更擾得鐵扇莊不安，太對不起鄉鄰了。」楊振遠答應着起奔前面，大門還在緊關着，楊振遠雖然是流落在江湖上，究竟他還是公子哥兒，對於各鄉鎮的風俗，尤其是不清楚，他想火已經滅了，這種救火會全是粗人，我們若是把門開了，勢必要一湧而入，豈不給師父多添了麻煩，我還是不開門好，心中這樣想着已來在過道中，這救火會來的很快，立刻有人拍門招呼道：「方莊主快開門！我們本莊的水會到了。」楊振遠隔着門答道：「衆位多辛苦了，內宅失慎幸爾託鄉鄰的福，並沒着起來，現在已經自行撲滅，不要救了。半夜叫大家辛苦，請回吧！明天定要登門拜謝。」外面一聽楊振遠這樣答話，立刻十分不滿起來，因爲莊主方雲程是本莊的領袖，這救火會多半由他一手成立起來的，大家辛辛苦苦而來，連門全不肯開，這未免太不給大家面子了，救火會首事名叫崔文茂，他就問道：「裏面是那位？怎麼連門全不肯開？難道本莊的會辦本莊的事還有什麼說的？請方莊主答話。」楊振遠一聽外面這人已經帶着不滿意的口吻。自己也有些負氣，心說：「我說話並沒有包涵，火已經滅了，還非叫開門不可，是何居心？」他心說着已退出過道，一墊步擰腰竄到房上，來到房上探身向下招呼道：「是那位要見莊主？他老人家現在正指揮家人收拾燒毀了一切，沒工夫出來，既是本莊的人，諒不至不能原諒莊主不能盡禮，衆位還是趕緊請回去吧！」首事崔文茂借着燈籠火把的光亮，抬頭向上看了看，招呼道：「說話的你是莊主什麼人？」楊振遠答道：「我姓楊名振遠，是方莊的門徒。」首事崔文茂道：「沒怪呢！原來是方莊主頂門戶的徒弟，不過咱救火會有一點規則，是方莊主親自立的，勞你駕把方莊主請出來，我們領教他一聲，要是改了章程

，我們好告訴大家，就這糊裏糊塗的叫我們回去，我們還沒辦過這寒蠢事，跟你說你也不懂，方莊主不出來，就是我想回去，衆武善們也嫌面子太難堪。」這首事說這話，一般少年莊丁齊聲喊道：「對！是這麼辦！總得向他問一聲，這是誰定出的規矩，救火會到了連個人全不肯出來，還懂得什麼？」一時嚷成一片，聲音很大，楊振遠在不知如何應付之下，剛要轉身下房去找師父，身後微風襲來，見師父已到身旁，方雲程低聲喝叱道：「你奸糊塗！叫你一人給我鄉鄰父老全得罪了。還不下去！」楊振遠方要答話，見師父已經翻下房去，躡進過道中，親自去開門，楊振遠挨了這頓申斥，還想設法辯別，後來想着家中出了這種事，師父在懊怨中，向自己說幾句無情無理的話，作弟子只有招待，遂也翻下房來，方雲程已經把門開了，走下台階，楊振遠不敢跟出去，站在過道中，只聽師父已和救火會的首事人答了話，聽師父說道：「崔二弟，今夜這麼失禮之處，你可要多多招待，我方雲程在鐵扇莊無論在那一時對於鄉鄰父老兄弟，不敢有一點失禮之處，我也不叫大家作無情無理的事，今夜大家這麼見義勇爲，趕到這裏，可恨我這個小徒他太不懂規矩，居然不肯開門，太叫大家笑話了，我方雲程是鐵扇莊辦公議事業的人，從我這反到作出這種無情無理的事來，我還怎麼辦別人？我這裏向大家謝罪了，快快裏請！擾我一杯清茶，也算是略表感謝之意。」說着話，側身往裏就讓，首事崔文茂立刻說道：「方莊主你的話既然向大家交待明白了，我們一片雲霧滿消，莊主你素日的行爲，沒有不敬服的，我們請你老出來，也就是要這點官面子，倘若莊主不開門，咱們回去叫鄰村知道了，定會笑話我們鐵扇莊沒有管事的人了，好吧！既然火已撲滅了，這是萬幸的事，我們回去了。咱們明天再見吧！」方雲程不住向大家拱手作揖道：「明天我一定要親到會中去道謝，」首事人道：「方莊主咱們沒有那些說的，您請回吧！」救火會立刻打起鑼來，帶着一般武善們回轉救火會。方雲程望望這班救火會，心中十分難過，自從在鐵扇莊落了戶

，一心要在鐵扇莊落個完整的名望，所以對莊中的一切義舉，全是慷慨自任，扶人之危，救人之急，鄉鄰父老沒有不敬重愛戴的，如今竟輕輕易易的把鄉鄰們得罪了，真叫人痛恨！方雲程怒冲冲往裏走時，後面火已熄滅。家人方升等全提着燈籠趕出來，才走進過道，方莊主已經走進來，楊振遠跟隨侍候着，在燈光下見師父面色鐵青，楊振遠不敢再招呼，那知方雲程却冷笑一聲道：「振遠你可把我害苦了，這鐵扇莊我還怎麼見鄉鄰父老，好徒弟，這是你報答師父了。」說着，更不等楊振遠答話，往裏走去，把個楊振遠木在那，萬分難過之下，自己想想，自從師父恩收在門下以來，真是待若家人骨肉，自己也感念師門恩厚，在宅中事事謹慎小心，從沒招出師父及師妹一些不滿來，今夜內宅起火，我不顧命的把師妹田猛火中救出來，只爲了沒給救火會開門的一點事，師父就立刻不念一切，竟自惡語相加，看起來寄人籬下終非久計，堂堂男子漢，我還是自己立志才是。楊振遠也是一陣痛心下不欲再忍受下去，老人家方升竟自走過來，向楊振遠道：「楊少爺你還不進去？莊主今夜是遇上了這種逆事，所以發悶氣，我看你還是不要理會才是，平時莊主對楊少爺沒有這種情形，你是他的徒弟，應該招待才是。」楊振遠嘆息了一聲道：「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他老人家對我恩重如山，我怎能忘恩負義，不過他老人家這種情形也太叫我難堪了，」方升道：「楊少爺不必盡自往那上想，師徒平日又沒有隔膜，今夜這把火，若是着起來，豈不把這片家業完全毀掉，又怎怪莊主惱怒呢？」楊振遠聽到方升這一陣勸解，自己也回想師父素日恩待的情形。也覺得若是因爲師父責備了幾句，立時懷着師徒分離之念，未免顯得自己忘恩負義，何況慧貞師妹對待自己絲毫沒有輕視之心，他那種天真誠樸的舉動，更叫自己怎能毅然遠走，遂點頭向方升說道：「我總是年輕不會辦事，才惹得莊主生氣，我焉敢怨恨他老人家，我不過一時有點想不開而已！」方升道：「楊少爺這才算明白呢！走！到後面看看去吧！」楊振遠同着方升一同來到客廳院內

，這裏一班家人把客廳書房的燈點着了，方莊主餘怒未消的走進廳房，還在咆哮着，他那側室胡氏，也從後面出來，才走出角門，却招呼道：「方升！方升！把大姑娘放在那兒了？這半天怎麼樣？病才好，竟遇到這種事，真要有個好歹的，那可怎麼好？」他一邊說着，已走進了客廳，見丈夫方雲程還在鬧着，遂走近丈夫身邊說道：「你何必盡自着急，賊偷火燒，一時的晦氣，現在能够這麼保全了家產，沒受多大損失，這還不是神佛的保佑麼？你歇息歇息吧！」方雲程把桌子一拍，吧的一聲，桌上的茶碗全跳了起來，瞪眼向胡氏喝叱道：「你們全躲開我眼皮下，」胡氏噏了一聲道：「你何必怎麼着急？我若沒有事，何必到你面前討這個厭，這麼大年紀的人了，一點壓不住火性，你還是忍耐些，你是一家之主，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什麼事全可不放在心上。」方雲程站起來，來回的走着，胡氏說的話他好似沒聽見，胡氏一眼望到楊振遠站在靠窗戶那邊，紅漲着臉，不敢發聲，胡氏因為討了方雲程這一個沒趣，却自言自語的說着道：「我別在這裏盡惹你討厭，慧貝姑娘，還在廂房中，我把她先送到後邊去吧！」胡氏說着話，已走向屋門口。方雲程忽然一抬頭，厲聲問道：「你說什麼？慧兒她在那裏？」胡氏回身說道：「你也真是氣糊塗了，姑娘不是被振遠救出內宅了麼？這時尚在振遠的屋中，」方遠程扭頭來看着楊振遠竟自一聲冷笑道：「很好！你真是有心人，難得難得。」這兩句話說得楊振遠有些莫明其妙，胡氏却在這時走出廳房，楊振遠安心是給師父陪小心來的，見師父這種情形，簡直插不進話去，自己也要轉身先退出來，容師父把怒氣消了，再到他面前請罪，誰知才一轉身，方雲程竟自喝叱道：「振遠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楊振遠只好停身站住。可是方雲程倒背着手來回走着，並不發話，楊振遠真不知師父是安的什麼心意，沉了好一會，方雲程忽然抬起頭來望着楊振遠說道：「振遠！我知道你是一個極有出息的少年，很有向上之心，也肯用心鍛鍊武功，不過你年歲尚輕，就怕腳跟立不穩，那可就毀了

你啦，少年總要意志堅定，無論在艱難中在安樂中，都一樣才好，不要事過境遷，立刻把當初的心願全忘掉，只圖眼前，不顧將來，未免可惜！我這個作師父的，對於你我不敢說有恩，我總覺得對得起你，你只要能够不忘師父這點心意，爲我方雲程保全家門……。」說到這，竟自頓住，嘆了一聲道：「振遠，我沒把你當作外人看待，由我本身以至家中人，沒有一個對你有絲毫輕視，你也很能盡徒弟之禮，不過往後你要留些意，你知道我這個作師父的從來沒有那種俗人的見解，不過你本身對於你師妹總要檢點一些，你應該明白人心不古，我們一個練武功的又是接近江湖道的人，如稍有半點污名，就不能在江湖上立足了。」方雲程說到這，楊振遠這才全聽明白，不由面色鐵青，自己把師妹放在書房，趕着到前面應付外面的人，簡直把師妹忘了，現在師父分明是有懷疑之心，我難道是那麼下流子弟麼？楊振遠此時真是痛不欲生，含着眼淚忙向師父方雲程面前一跪說道：「師父！我蒙師父在冰天雪地中收錄我，衣食教養，再造之恩，我絲毫沒報，對於慧貞師妹我把她看作同胞一般，弟子也會讀過書，尙知人倫之禮，對於師父這樣待我的情形，我若有絲毫欺心之念，天地難容，定遭慘報，師父你要信得及弟子才是。」說到這，楊振遠竟自淚流滿面，方雲程却也嘆的嘆息一聲道：「振遠你不要痛心，我也知道你決不會有絲毫不規則的行爲，不過你年歲輕經驗少，往後作事，總要有個分寸才好，你也歇息去吧！」楊振遠給師父叩了個頭，站起來，一語不發走出廳房，奔自己所住的書房中，一進門見胡氏正在床前坐着，慧貞師妹已經坐了起來，雙眉緊鎖，淚流滿面。

這時方慧貞向胡氏說道：「娘！你放心，我是方雲程的女兒，我們父女沒有別的，就是無論什麼時候見的起人，見的起鬼，女兒總然年歲輕，但是還知道保持女兒的身份，娘你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給我講出個道理來？」楊振遠一聽這母女是在口角着，自己也不敢問，這時胡氏笑着說

道：「姑娘你好好的到後面養病，不要胡思亂想，我雖然不是你的親娘，可是我總算是有輩分在那兒，我能夠對你說出什麼來，我不過是一片誠心，總願意咱們家中不要多生是非，姑娘你不必多心，我雖是個作庶母的，好歹也是方家的人呢！」楊振遠聽到胡氏這種不三不四的話，自己不便向師妹問候，退到一旁，待她們把慧貞姑娘攙扶進了後院。楊振遠此時憤慨萬分，旁的事自己全能忍耐過去，真要是對於師妹身上，露出閒言閒語來，我楊振遠也落個屈死鬼，自己在憂憤難堪之下，堵氣便躺在牀上，翻來覆去，想着方才在門口師父對自己的情形，爲身入師門以來所未有，自己感師恩深厚，一個窮途末路的人，竟蒙師父慨然收錄，傳授武功，個人雖是年輕，既然念到自己遭遇不幸，更懷着極大的志氣，要好好在外面創起一番事業來，揚眉吐氣回轉故鄉，個人的命運真是也苦到了家，如今平地起風波，竟自遇到這種意外的事，在大門前師父對自己冷酷無情，看那神色對自己已起厭惡之心，這裏那好再長久呆下去，自己要看看情形，別等到師父真個不肯容留，那時有何意味？楊振遠此時翻來覆去的越想越難過，不覺落下淚來，忽然老人家方升從外面進來，走到床前招呼了聲：「楊少爺！」楊振遠趕忙坐起，把眼淚拭了拭，向方升道：「我師父他老人家歇着了麼？」方升咳了一聲道：「楊少爺這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想不到竟出了這場事，現在莊主十分的憤怒，楊少爺你們師徒平日的情形，情同父子，老莊主不論怎樣不對，你要担待才是，任憑他現在說話怎樣不順聽，好在你是作徒弟的，也不必辯別，他正在心煩的時候，爺兒兩個弄出別的情形來，豈不把以往的恩情全埋沒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就是老莊主一時看到楊少爺作事不對的情形，楊少爺只管忍耐，過了這時，你們爺兒兩個，還是照樣的親熱，何況老莊主平時待人的情形，楊少爺盡知，他是很熱心的。」楊振遠道：「方升，你不用囑咐我，我是一個作徒弟的，對師父那能存什麼怨恨之心，何況我的出身來路，你又盡知，任憑師父待我怎樣不

好，我也不能忘恩負義，我現在心裏很亂，我也先不到師父面前去了，晚半天再去看他老人家。」方升道：「莊主少時或者要招呼楊少爺，你可千萬聽我的話，任憑他說什麼，楊少爺你不必和他過於辯別。」楊振遠因爲方升對自己這麼關心，平時他對待自己十分親切，決沒有輕視之意，連連的答應道：「我一定聽你的話。」方升這才遲遲疑疑的退了回去，楊振遠細琢磨，方升所說的話，越發的道出自己落了嫌疑，莊主對自己十分不滿意了。跟着聽到客屋中師父不住的喝叱着，那方升却帶着哀求的口吻，楊振遠挺身坐起，剛要到屋口仔細去聽一聽，猛聽得師父對方升喝叱道：「不用你多管，快去叫他來！」楊振遠一聽，就知道說的是自己，果然方升垂頭喪氣從客屋走出來，直奔自己屋裏，楊振遠把風門推開，方升走了進來，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拉住了楊振遠的手招呼道：「楊少爺，莊主現在招呼你，方才我囑咐你的話，你可要記住了，任憑他老人家說什麼，不要辯別才好。」楊振遠從鼻孔中哼了一聲答道：「方升你放心吧！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我還敢不耐麼？」說話間，立刻走出屋來，直奔客廳，口中招呼了聲：「師父」拉開風門進了屋中，只見師父坐在裏邊的八仙桌子旁，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楊振遠來到近前，仍然是陪着笑臉說道：「師父！老人家還沒有歇息麼？」方雲程只微微點了點頭，向楊振遠道：「振遠你坐下，我有兩句話跟你說，」楊振遠退到靠窗前坐在凳子上，方雲程却沉吟不語，楊振遠反倒問道：「師父你老有什麼事只管吩咐？」方雲程道：「我有幾句話說出來如有不當之處，你要原諒我，我們師徒二人的遇合非比平常，我認定了你是一個有志向的少年，所以我把你看的很重，你來到我家中我掏心吐胆總要把你巴結的武功成就，稍有所得，也不枉你在我們下作了一番弟子，這二年你很知道用功，我也願意把我這身本領全傳授給你，你個人是個遭逢不幸的人，我想你一定是要堅定志向，名成業就之後，再回故鄉，所以我要憐念，飄泊異鄉，無依無靠，我把你這個徒弟當作了兒子看待

，你師妹和你年歲不差上下，你是知道我是一個闖蕩江湖的鐵漢，我們這種人，要名不要命，死不足惜，總要把這點威名保全，自從我把你收到家中，內外不避，就因為你品格端正，決沒有絲毫邪僻的行爲，這是我所放心的地方，張遠，這次你辦了兩件錯事，你要好好記住了，往後你要多多的注意，對於我這鐵扇莊救火會，無故得罪了他們，我身爲本莊的莊主，原諒我的認爲你年輕沒有經驗，不原諒我的就要疑心我是授意你故意的得罪他們，這一來，我在本莊中這些年來所下的血心，完全算是白費。第二件是你師妹你更不應該一些不避嫌疑，在事急之時你把她從後面救出來，這是你一片血心，可是你也應該爲自己留些退步，無論如何你不該把她放到你屋中，這種情形，倘若叫外人知道，我方雲程臉上太以難堪。我知道你是一個規矩少年，所以我才肯這麼當面責備你，你也知道我待你有恩，但是因爲你爲了不檢點，把師父的一輩子英名斷送了。你難道不覺得對不起我麼？往後你對於慧貞身上要謹慎一些，咱們爺兒兩個不用多說，你自己坐定了也想一想，師父這個話對是不對？並不是師父挑別你，正是愛你才願你往後要檢點着自己行爲才好，你也累了一夜歇息去吧！」說完了這話，方雲程又嘆息一聲，楊振遠忙站起來，走到師父面前往地上一跪，悲聲說道：「師父你所責備的我決不敢辯別，事情是弟子作錯了，不過弟子是一個流落異鄉，形同乞丐的人，竟蒙師父大恩收留教養，人有人心當知道感恩，至於我對於師妹身上，我若有半點邪念，弟子就應該萬劫不復，死無葬身之地，人情天理，全不能容我，師父總能相信弟子吧！」方雲程把眼閉上說道：「張遠你不用立誓明心，我要置疑你心術不正，我就不當面對你講了，我現在心亂如麻，你先到你屋中去歇息，咱們爺兒兩個晚間再談。」楊振遠痛心之下，眼淚正像斷線珍珠一樣，看到師父這種情形，簡直不叫自己再說話了，只有叩頭起來，轉身走出客廳，出了屋門口還聽到師父的嘆息聲，他這嘆息的聲音，揚張遠聽到耳中，真如刀扎在心上一樣，自己忽忽走回

屋中，一頭倒在床上，萬感交併，有冤無處訴去，還不敢放聲大哭，只好低聲哭了一陣，老家人方升擗輕着脚步，走進了屋來，把風門掩閉，湊到楊振遠身旁，招呼道：「楊少爺！我不是早告訴你了麼？任憑莊主說什麼，你只給他個耳朵，他在氣頭上你受點委屈，過了這時就好了，他說的話我全聽見，你不必難過，過個一兩天他怒氣息了，自然知道不該對你這樣了。」楊振遠把淚痕拭乾，向方升擺了擺手道：「方升你不必勸我，我有什麼難過，我是想起我自己家中事，我不會怨恨師父，他老人家待我恩深義重，只有我自己不好，行爲不謹慎，年歲輕，沒有經驗，惹火燒身，自尋苦惱，我能瞞怨誰？」方升點頭說道：「楊少爺你是很明白，現在莊主對你不滿意的情形，不過一時的着急，過兩天也就好了，楊少爺你對於師父門中什麼事，全是盡心盡力，跟我這個固執的脾氣是一樣，我是最不會討人喜歡的，不過莊主還知道我方升是個好人，這就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楊少爺你好好的忍耐着，學成了一身本領，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也是一樣照樣的能够成名立業，這時不能忍耐豈不落個半途而廢，莊主也白下了辛苦，你也枉担虛名，楊少爺你事後只對這個人身上多多留意。」說到這裏方升却把右手的小指伸出來。楊振遠知道他所說的是胡氏，忙向他擺手道：「方升你可不要胡猜疑，師父師母全是一樣待我有恩，我這無投無奔的人，蒙師父師母的收留，我就感恩不盡，我焉敢再稍存怨恨之心，並且師父師母對我也沒有不好，我只有恨自己命苦，我並非是無家無業的人，家中遇了那種逆事，把我楊振遠擠得流落天涯，寄人籬下，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何況師父師母以及師妹全把我當作骨肉家人看待，我還有什麼可講的？只有自恨，只有慚愧，我慢慢謹慎着去孝敬師父，諒他老人不會再記恨我。」方升點點頭道：「楊少爺，你歇息着吧！整忙了一夜，也太辛苦了，」方升說着轉身向外走，走到門首忽然把脚步停住，遲遲疑疑欲言又止。楊振遠此時已經坐起來，見方升這種情形，遂問道：「你有什么事？」

只管說，何必這麼吞吞吐吐。」方升却慢慢的轉身回來，走到楊振遠面前，兩眼注定了楊振遠的面上說道：「楊少爺我說出這個話來你不要着惱，我方升可是一番好意，楊少爺你不要誤會了，往後再練功夫時不要再由着慧貞姑娘的性子，她是姑娘人家的脾氣，母親又早早死去，莊主又對她十分寵愛，養成說什麼就要什麼，不准人家駁回，楊少爺你雖是本門弟子，我明白你總是存着一份客氣之意，不肯過份的駁她的面子，可是年歲全這麼大，只顧她任性，若是把少爺你連累得落出什麼話來，豈不太冤麼？」楊振遠一聽方升這種話，暗自驚心，轉念師父的話，及那痛心的情形，心裏已明白，莫怪師父怒得暴躁異常，顯見得是看出我在師妹面前有失禮之處，方升是一個極老實的人，他知道我落了這種話太冤，所以關照我，要謹慎，楊振遠一陣傷心，又流下淚來，淒然向方升道：「老哥哥，我難道有什麼不規矩的行爲，落在他們眼內？老哥哥人得天地良心，我像叫花子一般，師父竟自憐念我遭逢不幸，不顧一切把我收留在家中，解衣推食，這樣對待一個來路不明的少年，並且十分看的起我，叫師妹和我一處操練功夫，這樣恩待我楊振遠，我對師妹若有絲毫不正之念，天地難容，我自己拍拍良心想得去麼？老哥哥你不要瞞着，有人講說我什麼？你告訴我，我年輕，一切事不懂，素日只有本着良心作事，但是心在肚子裏，不拿出來給人看，心的好壞誰又能知道？此後我行爲上檢點一下，免得叫我師父傷心，他們倒是說些什麼了？」方升道：「楊少爺，不必多疑，沒有人說什麼，我不過這麼囑咐你。」楊振遠一伸手把方升抓住，怨聲說道：「老哥哥你若是不告訴我，我只有頭碰死，我不再活着了。」方升被逼得無法，遂說道：「楊少爺你也看的明明白白，那位奶奶的情形，不必問她說些什麼了，從這種地方就看出來，終於不是親娘，對於我們慧貞姑娘毫不關心，有了錯處不肯袒待，所以我說對於她身上多多的小心，所謂小人難防，楊少爺你不必把這些事故放不下，我好歹有了幾歲年紀，看的出事情利害來，這種事其實

全是問心無愧，可是說話的人口角無德，只要她良心一歪，就能把你害個萬劫不復，何況我們慧貞姑娘尚在待字閨門，尤其是擔不起一些閑言閑語。楊少爺你若是不好好的忍耐着，口頭上流露出來方升多言多語來，那可就太對不起我了。」楊振遠嘆息了一聲道：「老哥你這番關照，我楊振遠至死不忘，我存在心裏就是了。」方升趕緊退出去。這一來楊振遠真是痛心欲死，自己真若是落了什麼閑言閑語，我只怕自身落個忘恩負義之名，更辱沒了師父清白門戶，我又怎對得起師妹？」楊振遠心似刀扎，自己本該立刻離開此地，可是茫茫四海，何處是我立足之地，我若是還在這裏呆下去，那胡氏的情形十分於我不利，倘若給我再編排出什麼來，我落個天良喪盡，還關係着師妹，她是個待字閨門少女，有一點風言風語她豈能再活下去，師傅好好的一人家，全要被我一入毀個家敗人亡，我這豈不是恩將仇報，我雖則是問心無愧，不過心藏在臟腑中，誰看的見？總是因為我年輕，事情不知道檢點，自己落到這麼大的嫌疑，弄得百口莫贖，我還是早早的離開鐵扇莊爲是。楊振遠到這時真是滿懷悲憤無處發洩，只有暗自落淚，遭遇之慘，實在是逼得走頭無路，安心想離開師門，任憑海角天涯，流落何處，不再管他了。這個老人家方升，他是極熱腸極忠實的一個僕人，對於楊振遠的少年老誠，尤其是敬愛十分，現在見楊振遠遭到這種猜妒，自己十分關心，並且替楊振遠不平，遂趁着沒有人的時候，又溜進了書房，見楊振遠躺在床上，他湊到近前低聲招呼道：「楊少爺你還是起來，照着平時一樣才好。」楊振遠一翻身坐起來，方升見楊振遠滿臉淚痕，咳了一聲道：「楊少爺你不要盡自這麼難過，把事情看開些，沒有什麼，這家中的情形，你還看不明白麼？莊主對待你決沒有一點別的心，只爲有這個主兒。」方升說着話，把小指一伸，暗中指的是胡氏，跟着說道：「這宅中有誰合她的心？一切是非全是從她身上起，莊主雖然有時發些脾氣，但是我們應該念到他已往的好處，不必介意，你一個離鄉背井的人，若是這麼盡自鬱悶難過

，倘若生起病來，那豈不更苦了，旁的閑言閑語，尤其不必放在心上，莊主面前你還是照樣的在他身旁盡些心，三兩天也就可以把這點小誤會消逝了，楊少爺你還是聽我的話！」楊振遠不由的又流下淚來，向方升說道：「老哥哥，我知道你一片好心，十二分的照顧，我感激不盡，不過老哥哥你要知道，我犯了別的過錯，師父怎樣責罰，我也要好好的領教他老人家的教訓，這次的事，實在是叫我無法擔當，我師妹是個待字閨門的少女，我和她不過是師兄妹，如今，竟自生出這些誤會，叫我置身無地，我還怎樣作人，一個流落街頭作了乞丐的少年，蒙莊主不嫌微賤，收了我作徒弟，我在衣食飽暖之下，忘了過去的情形，竟會生出惡念了，我還算人麼？我若再在此處呆下去，我也太沒有血性了，我真若是那麼沒良心卑鄙下流的少年，也還罷了，我是遭家難，堵氣離家門，想要在異鄉成立一些事業，重返故鄉，整理我自己的家門，如今我作了這種忘恩負義的人，遭人唾罵，遭人輕視，我對不起師父，對不起自己，叫我還怎樣活下去，我已決意先離開這裏，萬一老天爺見憐，將來或者能够洗刷了我的清白，我是死是活，不要再連累他老人家，我因為老哥哥你待我一片心血，我所以把真情實話告訴你，明天黎明時我要趕緊離開鐵扇莊，老哥哥你待我的好處，我今生若是報不了，來生來世也要報答你的！」

第四章 慘別離義傳弧形劍

方升一聽楊振遠這個話，連連擺手道：「楊少爺，這可錯了，現在你雖然落了一點嫌疑，不過是少年人作事不知道避忌，誰也沒看見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你既知道莊主待你有恩，你更應該從此事事謹慎着，不要再叫他落到一點閑言閑語，過去的事，不難消滅，現在你要是一走可就糟了，顯見得你是心虛理虧，見不得人，這豈不是船不翻反往河裏跳？楊少爺你可千萬不要作這打算，若是那麼一來，不但

你害了自身，還害了莊主和姑娘。楊少爺要仔細思量一下，一錯不能再錯，倘若你真個那麼一走，正是爲小人添了悔蕩的話巴，這種無識無知的女人，你只是腳根站穩了，步法走好了，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何況莊主還不是那種耳軟心活的人，楊少爺你也應該自己承認自己的錯誤，聽我的話，好好的呆下去，一切的口舌完全可以壓下去，我對於楊少爺你不知是什麼原因，如同我骨肉至親一般，我再不願意你遭到意外的痛心，你好好的忍耐下去爲是。——楊振遠經過他這番勸慰，自己也覺得倘若真是真個的一走，實在容易被人誤會我羞愧難當，不能在這裏呆下去，沒臉見人，我那豈不是自誤？楊振遠想到師恩深厚，也覺着任憑受到多大的冤屈，也得忍受才是。到第二日，打點起精神來，到師父面前去問安，鐵面菩薩方雲程今日對於楊振遠神色上也和靄了許多，不像昨天那種疾聲厲色，絲毫不能容忍的情形，楊振遠是小心翼翼，在師父面前絲毫不帶着一些不滿的神色，這樣三兩天過後這師徒間把過去的事算完全消逝。方雲程也不再提起那夜的事了。

慧貞姑娘大病之後，又經過這番驚吓，更兼胡氏又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慧貞姑娘接着又病倒了，足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才漸漸的好了。就這樣，身體因爲經過這場大病的戕喪，體力大不如從前，方雲程愛女情深，對於慧貞姑娘反倒十分關心起來，每天必要親自看看慧貞姑娘要操練太極拳，爲的是要增強她的體力。楊振遠經過那番意外的風波之後，自己深自警抑，對於師妹面前十分拘束，多一句話不敢講，但分能躲避決不和師妹同時下場子，反是方雲程有時正顏厲色的向楊振遠說：「振遠！你跟慧貞師妹一處練功夫，互相有益，這單獨的操練極不容易進步，這是很顯然的事，你怎麼盡自躲避着？振遠難道你把過去的事還存在心上麼？你要明白心地原本是乾乾淨淨如同皎潔的明月，雖有時被烏雲遮蔽，但是只要烏雲一退，仍然是還他的清清白白，一點污痕不會留的，你這寧自己拘束起來，豈不是反留痕跡，

還是好好的和她互相印證着功夫，多下一分功夫，多得一分益處，你要聽我的話才好。」楊振遠對於這種話不敢辯別，可是決不敢按着師父的話，仍然和初來時一樣，在師父面前放肆不拘，可是天下的事，真也難說，楊振遠跟師妹方慧貞，兩人過去實在是純潔清白，心地上全沒有絲毫雜念，但是經過了內宅失火，方慧貞被庶母胡氏橫加侮蔑，雖是事過境遷，但是無形中對於楊振遠起了一種不可形容關切之心，這種情形，全在不知不覺之間，兩人彼此間想找到一些親密的痕跡，是不會的，可是無形中竟自暗結了不可解的情緣，這種事有時也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這時已經到了秋末冬初，天氣漸漸冷下來，慧貞姑娘因為從小時生長在遼東，方雲程只注意叫女兒練武，對於女兒家的本分反到全不注意，所以慧貞姑娘雖則長到這麼大，針線全拿不起來，可是從這個庶母胡氏進門，她却對於慧貞姑娘終日拿刀動杖十分不滿，她雖然是在方雲程面前並不得寵，可是也架不住她平時在耳邊絮聒，方雲程遂也不經意的叫慧貞注意些女紅，好在家中有個粗使婆子，這年餘來慧貞姑娘因為心靈性巧，倒也學得些活計，方雲程對於家中事，多半是和女兒商量，看到了楊振遠衣服單薄，遂和慧貞姑娘說了一句，天冷了要給楊振遠添作一身棉衣，可是說過去後，也就擱開，方雲程是每日自己鍛鍊着功夫，對於家中事輕易是不肯過問的，這天竟又飄起雪花來，傍晚時雪沒晴又起了風，在這初冬時，只要天氣一變，顯得特別冷，楊振遠初來時本是穿的方健雄家中存放的衣服，現在他體格日健，身體顯得格外魁偉，方健雄的衣服，那還穿的下？可是在晚飯後，方升給送進一個包袱來，告訴楊振遠，是莊主吩咐姑娘給楊少爺作的，楊振遠打開包袱一看，一身棉褲襖，一件棉袍，作得整整齊齊，並且棉絮還很厚，有這幾件衣服，足可過嚴冬，楊振遠因為方升既說是師父叫師妹給預備的，坦然收下，自己也因為天氣太冷，遂把棉衣換上，尺寸顯得十分合適，楊振遠不覺對於師妹這番體貼之意，十分感激，趕到第二日楊振遠穿了這新棉衣，到師父面前

，方雲程反覺愕然，隨隨便便的問：「你這是那裏買來的？楊振遠聽師父這一問，不由得臉紅了，方升明明說師父叫師妹預備的，怎麼他老人家竟會不知道，自己因爲心懷坦白，遂把方升昨晚給送來的話告訴了方雲程，方雲程反倒含着笑點頭道：「我終日只知道鍛鍊功夫，把家中事只有完全交給慧貞姑娘，我這家中若沒有這麼個好女兒，不知道要遭到什麼樣子了，他能替我操心，倒免得我勞心了。」楊振遠見師父這麼輕描淡寫的神色，決沒有絲毫不快，這才把心放下，趕到下場子練功夫，慧貞姑娘也出來操練拳術，楊振遠向慧貞姑娘道：「叫師妹你費心了！」慧貞姑娘看了看楊振遠衣服穿着合適，也帶着十分高興的神色，向方雲程道：「爹爹你看女兒也能作些活計了，師哥這件衣服完全是我作的，爹爹還想不到我作的這麼快吧！」方雲程含笑點頭說：「要等着我操心張羅，別人只有多挨些凍。」慧貞姑娘道：「爹爹這個話也靠不住，您老不是從一個月頭裏，不就惦記着給師哥添置棉衣麼？」方雲程哈哈一笑道：「我真是老糊塗了，說過的話一些記不起，看起來年歲一老，一天不如一天了。」說到這句話，忽似想起什麼心事，立刻眉峯緊鎖，嘆的嘆息一聲道：「少林僧三年之約，轉瞬就到眼前，我這種衰老之身，還要和這種勁敵一較長短，恐怕只是妄想而已。」慧貞姑娘和楊振遠一聽方雲程這個話，也自心驚，因爲一恍的功夫，距離少林僧來時，已經差不多快二年了，再把這半年過去，到八月中秋，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也就是老人家的生死關頭，這師兄妹二人也慘然不語了半晌，倒着鐵面菩薩方雲程含着笑說道：「話雖是這樣說，你們也不必過分擔心，人的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少林僧三年之約，也不能斷定了就把我方雲程置之死地不可，我對於他樹敵結怨，非出本心，我問心無愧，只有看我個人的命運而已！」這爺兒三個，說過這件事之後，也就擱開，這天到了中午之後，忽然聽見門外一陣人喊，馬嘶的聲音，楊振遠從屋中走出來，想到門外去看看，只見方升從外面進來，一直的往客廳裏跑，楊振遠

忙問：「老哥哥外面什麼事？」方升含笑說道：「楊少爺我們少爺回來了」。方升說了這句話，已經跑進客廳，向莊主方雲程去報告，楊振遠聽了也很是高興，知道師父只有這麼個後代，在關東已經多年沒回來，自己因為和這方健雄並沒見過，不好出去迎接，仍然站在這裏等候着，方升趕到從客廳出來，臉上帶着十分懊喪的神色，楊振遠看着好生疑心，跟着外面一陣脚步之聲，走進四個人來，頭裏一個少年，身形長得十分壯健，從眉目間看出這方健雄是個很精明強幹的少年，跟隨他一同進來的一個四旬左右的壯漢，從穿章打扮上看來，也是關東道上江湖中的人物，後面跟隨的兩個却是粗暴異常，活托帶出塞外健兒的神色，更提着許多食物和包裹等，方升却閃在一旁，把客廳的門拉開，向那少年招呼着：「少爺裏請吧！莊主就在屋內。」這一行人全跟進廳房內，方升容這般人走進去，把風門掩上後，忽忽的跑近楊振遠面前，高聲說道：「楊少爺，現在我真有些糊塗死了，莊主只有這麼個兒子，遠在遼東，好容易盼着他回來，那知道我進去一回稟，莊主竟自咳嗽嘆氣，搓着手的自己抱怨，楊少爺你說這是怎麼個情形？我去給他們泡茶，你也進去看看，爺兒兩個見面再弄出不痛快，那可真叫人難過死了，我到後面也招呼姑娘一聲。」楊振遠聽了，也不知師父是何心意，遂趕緊奔向廳房，進了屋中，見方健雄和那同來的人，正在向莊主敘禮，楊振遠一進來，方雲程招呼道：「振遠過來我給你引見引見，這就是你健雄師弟。」一向住在他外祖父家中，我那位盟弟真叫多事，我和少林僧的一點糾纏，他跑到關東到處給我傳揚開，更蠱惑的你健雄師弟不能安心在他外祖父家中住下去，這不是多事麼？或者也是我方雲程命裏該當，連這條後也不能留，真教我無可如何了。」楊振遠趕忙走向健雄近前，互相施禮，方雲程更指着那位四旬左右的壯士說道：「這是舍親戰場中的武師，姓張單名一個玉字，承他們格外的關心，大遠的道兒叫張老師這麼辛苦，其實我自身的本事，只能以一身當之，豈能再連累別人，舍親作事就是這麼魯莽

胃味，不過他的熱腸倒令人可感呢！楊振遠看出師父對於健雄師弟回來違反了他的心意，這位武師張玉跟了來，更是師父不滿意的事，楊振遠恐怕師父過分得罪了人，遂提起精神來，一路應酬照應，慧貞姑娘從後面出來，這姐弟見面倒顯得彼此間現出骨肉情殷，一派的天倫之樂，楊振遠知道跟健雄師弟來的這位武師張玉，是霍家牧場最得力的人物，有很好的一身武功，方健雄的舅父霍金聲，經營牧場多少借重這位武師張玉之力，給他擔當一切，因為方雲程在鐵扇莊與國僧結怨，他拜弟鐵振剛回轉遼東之後，竟到了霍家牧場把鐵扇莊的事完全告訴了霍金聲，鐵振剛也是一番好意，因為方雲程沒有多少至近親友，並且健雄又在霍家牧場住着，這種大事不能不叫他知道，鐵振剛他可並沒主張着叫健雄回來，他在牧場中住了一日，立刻趕奔遼河北去訪尋方雲程的師叔陸小莊，那霍金聲知道這件事之後，對於方雲程很是關心，因為離着少林僧定約復仇之期已近。方健雄也想着回來看望父親，霍金聲本要自己跟隨前來，無奈牧場中一時離不開人，所以商量的結果，請這位武師張玉帶着兩名得力的伙計，跟方健雄一同回轉山東鐵扇莊，方雲程自己是另有打算，本想着少林僧復仇之日，自己能擔當得了把這場事挨過去，固然是家門之禍，就是毀在少林僧手，個人已是年過花甲的人，無所留戀，健雄足可支撐門戶，接續香煙。所以這場事決不願意叫健雄知道了，如今驀然間健雄回轉鐵扇莊，所以方雲程十分不快，更因為內弟霍金聲打發這個不相干的人前來，更不是自己的本意，慧貞姑娘也看出了父親的意思，這種情形實也怨不得父親憂慮，自己悄悄的把楊振遠叫到一旁，彼此一商量，眼前這種情形，只有仗着我們盡力的敷衍，免得叫莊主無形中得罪了親人，並且健雄弟弟千里奔馳，回到家中，父親一點喜歡意思沒有，叫健雄弟弟也覺灰心，忙吩咐方升趕緊給預備豐盛的酒席，給這位武師張玉接風，慧貞姑娘更抽冷子把父親請到一旁，婉言勸導，舅父請這位張老師跟隨健雄弟弟前來，也是一番好意，父親無論如何不能得罪了人。

家，方雲程經過女兒這麼勸導着，只好敷衍應酬，便叫方升收拾了房間，給這位張武師作爲下榻之所，方雲程他是一個天生豪爽性成的武士，對他不滿意的事，你叫他屈着心的去假意敷衍，那會不帶出他的本色來，所以這武師張玉到鐵扇莊之後，已經感覺出莊主方雲程並沒把他待若上賓，心中已經懷着不滿之意，不過此來是場主霍金聲殷殷託付，要本着江湖道的義氣，對於方雲程和少林僧結怨復仇的事，拔刀相助，事情不完是不能走，這一來，兩下裏意見相左，方雲程是本心不願別人來多管他的閑事，賓主間無形中起了一層隔膜，這內中只苦了慧貞姑娘一人，自己只有處處的小心照應所來的人。健雄回到家，差不多有月餘的光景，方雲程這個家中無形中添了許多煩惱，方雲程納胡氏爲妾，健雄並沒在家，此時一回來，多了這麼個庶母，是他最不滿的事，更因父親收楊振遠爲徒，留在家中，和慧貞姐姐一處練武功，也曾經落過許多嫌疑，漸漸的全入方健雄的耳中，這也是他姐弟間隔着隔膜的地方，方健雄生長在遼東，那種豪爽英勇，和父親是不差上下，並且天性嫉惡如仇，遇上事不能容忍，立刻要發洩出來，回到家中，眼中所望到的也全是些不如意事，所以這家中籠罩着一層愁雲慘霧，方健雄每一看到慧貞姐姐和楊振遠親切的情形，他心中就是不滿，只是不說出口來，對於楊振遠更是貌合神離，楊振遠何嘗覺查不出這個師弟對自己是十分冷淡，個人想到自己的出身來路，只有暗傷命薄，冷落異鄉，無家可歸，寄人籬下，那會不遭人輕視，可是楊振遠是個有分寸的少年，任憑師弟對自己如何冷淡，自己總是處處的讓着他，不肯認真，就爲的師恩深厚，倘若是和這個小師弟鬧起意見來，自己是在這裏呆着，還是走？無論如何也得忍耐，何況師父和少林僧所定的約期已近，再有半年多也就到了，個人蒙師父好幾年的辛勤教誨，真可說是教養兼施，只要是自己一走，定要被人指責爲忘恩負義，沒有良心的東西，楊振遠懷着這種心願，所以竭力的忍耐下來，可是那健雄越發的想差了，他認爲楊振遠是個沒出息的少年

，漸漸的背着父親不斷有凌虐楊振遠，這種情形，慧貞姑娘看着也覺難堪，有時還責備他幾句，可是這方健雄在外祖父家中被嬌養關了的性情，誰也沒法子再管他，何況他眼中更看不起這個姐姐，姐弟間也時生齟齬，楊振遠看到這種情形，真是痛心已極，自己認為恐怕不易再忍耐下去，楊振遠雖則存了志，可是始終不肯真個發作，但是尤有刺心的事，比較楊振遠受小主人的欺侮還厲害，就是那隨着方健雄來的鐵胳膊張玉在方宅住下以來，方雲程雖是對於內弟打發這個人來不合自己心意，但也不肯過於得罪，遂留在家中，那胡氏原本出身是一個小家之女兒，嫁到方雲程完全是爲的財產，有時人自信過深，也最容易誤事了，方雲程就決沒把胡氏放在心上，認爲他沒有那麼大膽量，落在自己手中不安分，或者不規則的情形，這也是方雲程時衰運蹇，竟自遇到了種種不如意事，這個鐵胳膊張玉若是不來到方雲程家中，也不致於鬧出多大是非來，鐵胳膊張玉這一住下來，就算給了胡氏的機會，所謂色胆包天，方雲程那麼治家有法，伸手就能殺人，胡氏依然設盡了方法和鐵胳膊張玉勾搭，鐵面菩薩方雲程眼力並不空，他跟張玉一見面，就認定了他不是什麼江湖正道，不過這種話不使出口，因爲關係着表弟的情面，這張玉果然是出身綠林，更是行爲卑鄙，就仗着多練過幾年功夫，更練過硬臂單掌，開石之力，所以得過鐵胳膊的綽號，他來到鐵扇莊，方雲程是對他竭力恭敬着，或者還許鬧不出意外事來，爲這賓主無緣，方雲程決沒把這個朋友看在眼內，張玉也是一個久走江湖的漢子，他那會看不出眼色來，他也爲霍振聲是他的糧東，若是得罪了方雲程，於自己也十分不利，所以他也是忍着一肚子氣，試想在這種情況下，竟有淫賤無行的胡氏，千方百計的來勾搭，那還會不一拍即合，鐵胳膊張玉來到方雲程家中，不到兩個月的工夫，竟自與胡氏弄出不清不白的事來，他們事情弄得雖十分嚴密，但俗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裏慧貞姑娘和楊振遠已經看出這種情形來，認定了不必少林僧來復仇，早晚方雲程就有殺身之禍

，把狼關在屋中，還會好的了麼？慧貞姑娘在一天晚間下場子，操練功夫，方雲程，方健雄，楊振遠爺兒幾個全在這裏，方雲程因爲自己要鍛鍊自己的功夫，略微的給他們指點指點，竟去練那八卦劈空掌，方健雄這些日來對於楊振遠更是疎遠了，父親一離開場子，他也不想練了，並且也因爲姐姐和楊振遠又跑到一處練功夫，他竟推說是頭痛早早的離開八卦場子，楊振遠和慧貞姑娘原本居心坦白，本沒有什麼，依然是按部就班的在場子中操練起來，快到練完時，慧貞姑娘竟自把式子收住，半途歇住不再練了。楊振遠含笑問道：「師妹你這是爲什麼？一趙太極拳爲什麼不演完了？難道師妹身子又有些不快麼？」慧貞姑娘啞了一聲，向楊振遠道：「師兄我的命太苦了，我這家中恐怕不久就要家敗人亡，弄個醜聲四播，可惜我父親一輩子英雄，竟落到這樣結果，我實在是活够了，我倒很願意自己早早的死去，把眼一閉，看不見也就完了，」楊振遠聽出慧貞師妹說話的心意，遂嘆了一聲，嘆息着說：「師妹你的話我認爲還是真對，這種情形不如閉了眼，不看他倒覺乾淨，可是我想師妹你應該想想法子，暗地裏把健雄師弟勸說勸說，把利害的情形對他講一講，先把這個人打發走了，爲莊主保全一生的威名，才是正理，並且師父這家中不必再容留外姓人了，連我也算上，趁早知機識趣早早的走開，一切風聲口舌完全消滅，師妹我想你定能相信我，我是鮮紅的一顆心，無時不在感念師恩深厚，現在我無法報答，只有等候將來，我也願意早早離開，健雄師弟的情形，師妹你不會看不出來吧！我若是盡自呆下去，再落出閑言閑語來，我楊振遠死無葬身之地了。」慧貞姑娘不由慘然落淚，向楊振遠說道：「師兄唯有你知道師妹的這顆心，乾乾淨淨，現在的事，你叫我怎樣辦？我歸終是一個女孩子家，這樣事我能管麼？」楊振遠正色說道：「師妹，你這個話可不對了，你不是平常女流，你要那麼拘束着，一個女孩子家不能問這些事，真要出了什麼禍，師妹你又該如何？只怕你不伸手也不成了。」慧貞姑娘急得臉通紅的說道：「這件

事我怎好向爹爹去說，他信了，眼前也是一場禍，他不信，我一出口說出這件事來，恐怕別人也要發動手段，也要擠出事來。這真叫我難辦死了，」楊振遠微搖了搖頭道：「師妹你到後面你細想一下，利害輕重，應該如何，我靜聽師妹你的信，赴湯蹈火，這個師兄是萬死不辭，我決不能含糊了，」慧貞姑娘把淚痕拭了拭，點頭答道：「師兄就這麼辦，你叫我仔細盤算一下，到時候師兄你可要助我，」楊振遠道：「師妹不用囑咐，天色不早，你快到後面去吧！」慧貞姑娘遂回轉內宅，楊振遠回轉書房，這一夜真是輾轉不能成寐。楊振遠在第二日一早起來，梳洗畢，才要到場子裏去練功夫，方雲程忽然又打發方升來招呼楊振遠，有要緊的事和他當面商量，楊振遠趕緊來到客廳中，一看師父的神色，楊振遠不禁心驚，師父的神色，分明是又有極憤慨的事，楊振遠小心翼翼來到近前，招呼了聲：「師父」，垂手侍立一旁，鐵面菩薩方雲程，抬頭看看楊振遠說道：「你來了很好！坐下，我和你有話講。」楊振遠遂在窗下小凳上落坐，鐵面菩薩方雲程略一沉吟，向楊振遠道：「振遠你來了，多時候了？」楊振遠道：「弟子蒙師父收錄快到三年了。」方雲程點點頭道：「時光過的很快，你來了不覺已經三年，現在你的武功不能說有成就，總算是沒白下功夫，太極拳你已經能够探討精微，透澈了解太極拳的真諦，這也就很難得了。我對於太極門的武功，自身所得的就有限，以你一身所學，已經罄盡我所能，我實不能再教下去了，你已經離家數載，雖說是家中遇到那種不幸的情形，事隔多時，你也應該回轉故鄉探望你父親，那才是爲人子之禮，你在這裏呆下去，恐怕反要把你耽誤了，一個少年人總要勵圖上進，不要存苟且偷生之心，你找師徒一場，此次一別之後，恐怕不容易再見面了，我總盼望你能够腳根立定，不爲聲色物慾所誘，不要把你當初投師時那種堅苦卓絕之心變了，方不負你立志要重整家聲，創立事業的志回，若是在衣食飽暖之下，把壯志全消，更走向邪僻之途，不止於毀滅了你一生，我方雲程也白白的在你身上下

了辛苦，好在我從你身上算，是我傳徒授藝收場，我自身大難將臨，沒有再收徒弟的機會，就是我没有少林僧之約，我也灰了心，不再作傳徒授藝之想，實是人心難測，任憑口頭上說得怎樣壯志雲，氣吐河嶽，但是一過了他那種艱難困苦的境地，立刻全改變了，成全一個青年子弟，談何容易！作師父的一派癡心妄想，遇上一個心愛徒弟，恨不得把自己骨髓裏的本領全搬出來教給他，遇上有良心的，知道師父這份辛苦，能够刻苦用功立志上進，以師門所學，發奮圖強，顯赫揚名，爲師門增光，那個作師父雖得不著什麼報答，也是一生快事，但是往往有那言行相背，恩將仇報，教徒弟反被徒弟所累，弄得身敗名裂，把那作師父一生的英名，竟全毀在徒弟身上，這種情形，叫那癡心妄想成全徒弟的人，痛心欲死，振遠！我心緒不寧，跟你講這些沒用的話，實是不當，好在我們也是好幾年的師徒，朝夕一起相處，你不致於怪罪我吧？你收拾收拾自己的一切，這裏有一點散碎銀兩，送給你作川資，在明天一早就趕緊起身回家去吧！」楊振遠見師父這種情形，突然其來，所說的這片憤慨話，分明是完全衝着自己，看情形分明是個人又落了什麼嫌疑，師父實在不能忍耐下去，把我立時逐出門去，我若不問個水落石出，我就這麼一走，恐怕非落個冤沉海底，趕忙站起來說道：「師父，弟子蒙您收錄，自從拜在師父門下，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數年來，衣食教養，把我當作子女一般看待，弟子雖則感念師父的恩義，弟子實在無法表白，只有看弟子將來是否有天良有人心，現在空口說出無憑無據只看將來弟子的行爲而已，只是弟子求師傅開天地之恩把弟子犯了一樣門規，明白宣示，弟子就是被師傅受了門規也願意死個明白！」方雲程沈吟了半晌道：「也好，我們說開了倒痛快，振遠我家門人丁單薄只有一個侍妾，一個待字的女兒，我這家中絕不能留徒弟住下去，我們的遇合不同，你身遭家難，有堅苦卓絕之志，更因爲我家中人少，健雄更遠在遼東，收了你這麼個徒弟，好像我多了一個親丁骨肉，我很願意成全你到底，可

是想不到這鐵扇莊中竟自起了一片風言風語。振遠，這種事你不要難過，方雲程可明白，這就是人言可畏，任憑我們心地如何坦白，這種飛短流長，任憑你有多大力量，也不容易熄滅下去。振遠，你想師父還有少林僧之約，這鐵扇莊必須住下去，決不能離開這裏，釜底抽薪，只有暫時打發你離開鐵扇莊，這種閒言閒語，可以不攻自破，振遠，你要信師父的話及師父的心，你若真是那種忘恩負義之徒我還好好的打發你走麼？只怕你早斷送在我青鋼劍下，唯其我知道你，所以要你暫時回轉家鄉，你有這身本領，也足以重整門庭，師父這裏也可以免去這種無味的苦惱，在塵世上存留的一剎那間，不要再沾這些不清白之名。振遠，你不必多問，自己收拾着去，明日一早起身去吧，」楊振遠聽師父說到這裏，忙叩頭道：「師父我太對不起你了，數年來，衣食教養，傳授武功，所得弟子的報答，就是今日這樣麼？弟子到此時對師父敢說是問心無愧，本莊中既有這些風言風語，弟子很願意師父詳細查明，真若弟子有什麼對不起師父之處，請師父不必顧念什麼師徒之情，還是立時處治，弟子實不願意這時離開鐵扇莊，少林僧三年之約近在眼前，無論如何還是等到師父和少林僧一會之後，弟子決不再有一半點留意。」鐵面菩薩方雲程搖了搖頭，向楊振遠道：「振遠我知道你所說的是良心話，無奈我從來作事最怕三心二意，優柔寡斷，我意已決，決不能再更改，現在你要知道，我決不是對於你真的有厭惡之心，我也不肯輕聽謠言，只是我們全是武林中人，立身操行，比什麼全重要，我認爲師徒的緣法至此已盡，再強留你呆下去，未必是你的福，日後倘真要落個我們師徒恩斷義絕，豈不叫我這個作師父的痛心死，振遠你對於本門的功夫，總算是多少得着些，現在既然是你這麼在我面前，表明心迹，我也願意爲我們師徒多留些未了緣，你對於本門中所傳的一切器械，全不甚喜愛，只喜歡用那對弧形劍，我太極門對於這種兵器，並不是基本功夫，可是爲師平時對於這對兵刃，也十分愛他，因爲運用起來，比較別的兵刃能得許多巧力，現在

我要盡兩夜的功夫，把弧形劍的訣要，完全傳授你，把這對兵刃也送給你，也算是作師父的對於這次打發你走決無惡意，你不必多言，先到書房中去歇息，晚間到場子中等我，傳你弧形劍的訣要。」楊振遠聽師父這番話說的是斬鋼截鐵，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自己強求下去，恐怕反要多討些無趣，今已知道此次自己被逐的原由，決不是師父的本意，可是對於師父家中越發放心不下了。楊振遠當時含淚叩頭站起，低着頭走出客廳，竟看見方健雄師弟正從窗下走開，楊振遠正要招呼他時，他已經轉奔內宅，楊振遠回到自己屋中，坐在那兒只是發怔。自己可決不是愁着離開師門無投無奔，正因為此番師父這麼逼迫離開這裏，顯見得自己有行爲不當之處，落到了師父眼中，真個這樣，離開鐵扇莊我楊振遠何以爲人，想到這裏，心似油煎，個人真想不再活在世上，可是突然想到自己若是那麼無聲無嗅的死了，太對不起自己，堂堂男子漢，應該盡自己的力量，應付眼前這些磨難，若是對於師門恩深義厚，應該設法報答。難道離開鐵扇莊我真個不能活下去麼？」楊振遠此時反覆思量之下，不覺頓足自言自語道：「我當日負冤離家鄉，就爲的要吐氣揚眉，現在在師門已經學得一身本領，我竟這麼沒志氣的不想活下去，豈不在死後作個負恩人，我偏要看看這般惡人的手段，我定要報答師恩，楊振遠心志一決定，立刻把一切煩惱拋開，不再去想他，楊振遠爲報師恩竟自力與惡魔週旋，險以身殉。到了晚間，自己還不知道師父是否還肯傳授自己的兵刃上本領，那知道才起更，方升已經過來說是莊主已在場子等候，叫自己趕緊去下場子，楊振遠興匆匆來到場子中，果然師父已在那裏等待，可是場子中再沒有別人，楊振遠遂將弧形劍練起來，方雲程一旁是詳加指點，把弧形劍上的訣要，一字一字的談出來，不厭求詳，方雲程這種情形叫楊振遠看着更加驚疑，在對一個徒弟已起猜疑，居然還能這樣平心靜氣的，傾心來指教，傳授武功的訣要，像這種胸襟也就很少見了，楊振遠知道自己要得太極門武功真傳，只有這短短的兩夜間，只要

出師門，在這一種情況下，恐怕不易再有回來的希望了，個人尤需是提起全副精神來，細細領悟，不肯有一點含糊，鐵面菩薩方雲程更親自把弧形劍練了一番。把運用這種兵器的奧妙，盡心的指點給楊振遠。所以拳家有兩句俗語，練藝十年，不如真傳一訣，學拳千日，不如名師一言，所以楊振遠在一夜的功夫，真比別人幾年進步得的多，像方雲程他從幼年闖盪江湖，眼裏是多麼厲害，什麼事他看不透澈，對於楊振遠他何嘗看不出是一個有志的少年，雖然近來落了些嫌疑誤會，自己怎樣的暗中考察他，決不會做出喪德大節的事來，到現在鄉鄰中竟自傳出了這種閒言，自己若是不趕緊設法去消滅，這樣風言風語鐵扇莊就無法再住下去了，所以對於楊振遠也是不得已而爲之，自己何嘗不痛心，在師徒臨別的當兒。一心把弧形劍叫楊振遠學成了，將來他在江湖道上也好創一番事業，方雲程有這番苦心，所以在這兩夜間把自己所知所能完全拿出來，教給楊振遠，到第二日晚間，已經練到子時過，方雲程把這弧形劍劍術上所有的訣要，完全教給了楊振遠，將要收場子時慧貞姑娘竟自從後面走來，到得場子先招呼了聲：「爹爹」跟着又招呼了聲：「師兄」，慧貞姑娘跟着說道：「爹爹還不歇息去麼？夜已經深了。」又向楊振遠招呼道：「師兄聽說你明日就要走了，可是真的麼？」楊振遠此時弧形劍已然練完，把弧形劍放在一旁，向慧貞姑娘道：「師妹我明日一早就要走了，我回家去看望，倘若有機會，我必然還出來，師妹，這二年多，多蒙師妹你指教，我一半所學，一半是師父所教，一半還仗着師妹的指點，愚兄我將來稍有寸進，決不忘師父師妹之恩，」慧貞姑娘不由的眼圈一紅，趕緊把頭低下，口中說道：「師兄，不要客氣，只要你能夠好好用功，不辜負師父教授你一場，也就是了。我們有什麼不週之處，師兄你還多多原諒。」楊振遠因爲有萬語千言，當着師父也說不出口來，遂向慧貞姑娘道：「師妹請歇息去吧！明日一早我就要起身趕路我也不到後邊辭行了，師妹咱們再會吧！」楊振遠說罷，不敢再做稍有留戀之意。

，可是二年多，跟慧貞師妹就沒有離開一天，情同骨肉，如今到了臨別的時候，反倒不能講幾句話，這是多麼痛心的事，自己趕緊低着頭，收拾一切，方雲程已經說好了把這對弧形劍送與了楊振遠，楊振遠提着兵刃，還轉前面書房內，這夜楊振遠那裏還睡的着，離家已經三四年的功夫，更不知家毀到什麼樣子，自己不忍遠離師門，可是那裏有自己安身之處，所以楊振遠憂心如焚，在屋中來回的走着，聽得外面已經交過了三更，和衣而臥，躺在那兒歇息，約摸到了四更左右，隔扇門本是虛掩着，忽然隔扇門輕輕一響，左右分開，楊振遠大驚，翻身坐起，剛要喝問，只聽有人低着聲音道：「師兄你別嚷」，楊振遠一聽，竟是師妹慧貞姑娘的聲音，這時慧貞姑娘輕着脚步，走向裏面，楊振遠好在是衣服齊整，忙站起來讓坐，慧貞姑娘擺了擺手，自己竟坐在椅子上，楊振遠反覺得心頭騰騰跳個不住，低聲問師妹你這時還不睡？到我這裏來有什麼事？倘若就叫師父聽見，又有許多不便」。慧貞姑娘呀了一聲道：「師兄你用不着害怕，我問心無愧，父親又能把我那樣，我此來正是問師兄爲什麼非得走不可，我爹爹今跟你說什麼了？」楊振遠道：「師父並沒說什麼，師妹不要多疑，師妹還是請回內宅吧！」慧貞姑娘冷笑一聲道：「師兄這時你也不用瞞着了，你的事我已盡知，我萬想不到我方慧貞竟會落了閒言閑語，師兄你可要本着良心來說話，我和師兄你可有什麼不守規矩處？」楊振遠道：「師妹何出此言，這種話倒無須介意，好在我們心懷坦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天地鬼神，我認爲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將來自然會一切事明白，所以，我也想着，現在縱然有什麼任憑他，有什麼風言風語我們也無須再辯別了，我現在最痛心的是師父的劫難將臨，竟不容我在鐵扇莊多呆下去，我空受師父的厚恩，不能叫我報答他，這是我最痛心的，師妹看着吧，只要這個師兄有三寸氣在，我也要盡我的力量報答師父教誨之德，」慧貞姑娘道：「今夜我找了師兄來，師兄知道我究竟是什麼心意麼？」楊振遠微搖了頭，慧貞姑娘道：

「師兄你究竟是男兒漢，縱然外面有一些風言風語，倒還不致於就把你一生的事業毀了，我一個做女兒人家的，可就不一樣了，稍有一點危險，就算是把我一身斷送，今夜我告訴師兄你要牢牢緊記，師妹我至死決不能再嫁人，父親能够好好活下去，我盡心盡孝，倘若是他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我方慧貞情願削髮空門，情願去伴那古佛青燈，終了一生。」楊振遠聽方慧貞這種話，自己十分悲憤，所以嘆息一聲道：「師妹我也不須勸你了，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師妹你有你的打算，愚兄我有我的主張，我們各行其志，咱們師兄妹一場，但盼各自能腳跟站住，也要叫背後的一般奸人們看看方雲程的徒弟，女兒究竟是何如人，師妹你還是去吧！你我居心總算對得起天地，但是既然身旁全有這種心術奸險的人來暗算，不可不防。」慧貞姑娘憤然站起向楊振遠道：「師兄你是已要離開我家中，這就叫眼心不亂，我們這幾年來，家運太壞了，先有少林僧那次的禍從天降，如今自己一般骨肉間，竟也離心離德，只怕眼前就許有不敢設想的禍事，這塊是非地，師兄你走了也好，師兄你一切珍重吧！我看咱們見面的時候，也許得等到來世。」慧貞說着話時，眼淚已經下來，楊振遠說道：「或者不能像師妹所想的那樣。」這時方慧貞已然走出書房，楊振遠只送到房門口，不敢再往外面送了，站在那裏發愣，可是慧貞姑娘去而復返，楊振遠忙的往後倒退着，讓着門口，慧貞姑娘走進屋來，楊振遠問道：「師妹還有什麼事？」慧貞說道：「師兄這件事我不當做，可是我想着我是義所應為，爲什麼不敢做，師兄你當日從家中出來，一走四五年的功夫，家中不知到了如何地步，你要知道任憑你有多大的本領，也是好漢無錢寸步難行，你從這裏一走，身邊那能沒有一點錢財，支持你的用度，我有一點積蓄，你要信得着這個師妹，我雖是個女流，我說得出做得出，言而有信，我已經不想活下去的人，我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師兄你把他帶了去，做個緩急之需。」說話間，從身上掏出一個包兒，遞了過來，楊振遠趕緊往後退了一步，向慧貞說道

：「師妹不用替我担心，我離開師門自然有我的打算，現在我爲什麼走的，也不必再提了，多提他也多痛心，我再收受師妹的贈送，萬一這件事再被人知道，豈不是百口莫贖，師妹你快快的收回去罷！」慧貞姑娘把面色一沉，恨聲說道：「師兄我看你本是一個有心胸有志氣的少年，原來你也是個俗人，竟也有這種念頭，你我師兄妹一場，我索性說句不顧羞恥的話，我們這二年來，處處以禮自持，志同道合，到如今竟會落到這種不清不白之嫌，我要是那俗淺的女人，我也該立時尋個短見，可是我不願意那種樣子，我死了正叫恨我的人趁心如願，我反倒要活下去，如今我贈送師兄你一點錢財，你反倒看成了行爲不對，你把這個師妹太看得無足輕重了，師兄你果要是心中還有這們師父和師妹，我願意你還有重到這鐵扇莊之日，那才是我的心願呢！現在我也不願意和你多說，把這點東西拿了去吧！」說到這，竟自不容楊振遠再分辯，把這包兒塞在楊振遠的手內匆匆的走出去。

楊振遠不敢招呼他，自己只好退回裏面，想到師妹這種情形，雖則對自己關心，但是決沒有絲毫邪僻的行爲，這尤其是自己最敬重他的地方，把這包兒打開了，看了看裏面，十幾兩散碎銀子，和幾件金珠首飾，楊振遠仍把她包好，自己決計不去用他，算是給師妹收存，不欠的工夫，天已經亮了，自己把包裹打點好了，把弧形劍也包在包裹內，聽了聽，師父已經起來，遂提着包袱來到師父的屋中，方雲程點點頭道：「振遠，你這就走麼，我不留你了，我們師徒有緣，或許有再會之時，你回家去吧，但願你骨肉重行團聚，那是我最大的心願」楊振遠到此時，是無話可說，給師父又叩頭拜別，方雲程送到了院中，楊振遠回身說道：「師父，你老請回吧，弟子那敢當你老遠送」，方雲程說了句「好吧，我盼你一路平安早回故里」，楊振遠遂辭別師父，走出了宅院，老人家方升見楊振遠出來，他回頭看了看，見後面沒有人跟出來，一把抓住了楊振遠，把楊振遠拉到門旁邊，眼含着痛苦說道：「楊少爺，你這回真走

了，我一個做奴才的，無法留你，只是主人家中，這種情形，楊少爺你不是看不出來，恐怕早晚準有大禍臨頭。莊主待你決沒有一點不好的地方，楊少爺你尚在年輕，你總要多存厚道，不要忌恨這個師父，我盼望你過幾個月，還要來看看爲是，楊振遠點點頭道：「老哥哥你放心吧，我楊振遠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你要好好的照顧着莊主，我們再見吧。」楊振遠懷着滿懷怨憤，離開了鐵扇莊。

楊振遠師門乍別，悲憤滿懷，自己絕不想回故土原籍，因爲師父現在對自己雖是起了誤會之心，可是當年自己落魄窮途；流落在鐵扇莊，在那種情況下，一個來歷不明的少年，師父竟敢收留下，衣食教養，把自己看做了骨肉家人一般，這種情形，太以可感，何況更有那個熱腸的師妹，待自己如同手足，如今遭受了不白的冤枉，簡直是被師父逐出門牆，不過現在師父的家中，已經隱伏着一場大禍，那少林僧之約，正在中秋，可是眼前方健雄帶來這位武師，分明是已經和師父的側室，有了不清不白的情形，師父英雄一世，再要遭到這種小人的陷害，那也太叫人痛心了，因爲師父是一個豪爽方正人，他心念中決沒有那些偏僻的想法，大禍擺在眼前，他還夢懂，我是他一手教出的徒弟，何況待我有厚恩，我焉能因爲師父這時的誤會，就忍心一走不管他死活，我要忍受着一切苦痛，暗中能够保護師父，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遭到小人的陷害，當時楊振遠拿定了這個主意，遂決意不離開鐵扇莊，自己走出十幾里地來，在清華驛，找了一個店房，在這裏落了店，仗着有師妹方慧貞贈給自己的銀兩，金珠，足可以度用些時，在清華驛住下來之後，仗着離鐵扇莊不遠，楊振遠每到夜間，悄悄的離開店房，趕奔鐵扇莊，在師父宅院的四週，巡查一番，又翻到屋面上，暗地偵查鐵胳膊張玉的舉動，可是楊振遠雖然懷有好意而來，自己這種舉動，真是提心吊胆，知道只要被鐵胳膊張玉，跟方健雄，或是師父看見了，定然要認爲自己懷着不良之意而來，所以竭力的掩飾着自己的形跡，可是那鐵胳膊張玉，越發的鬧不像話了，那胡氏竟

敢勾結張玉偷入內宅，做那苟且的行爲，因爲師父方雲程一向是住在客廳中，更因爲少林僧的約期近，晝夜鍛鍊功夫，操練八卦劈空掌，家中的事絲毫不再注意，慧貞姑娘雖然是很精明的，但是因爲看不起他這庶母，總是躲避着他，越發的被那胡氏得了機會，方健雄卻搬到自己所住的書房中，這件事恐怕一時還不易發覺，可是楊振遠暗中却看的清清楚楚，自己幾次要下手除掉這奸夫淫婦，可是想到師父在鐵扇莊身爲莊主，是個出頭露臉的人，自己動手一個辦理的不妥當，弄得師父怎樣在鐵扇莊抬頭，自己不是報恩，反害了他。所以楊振遠連連不肯下手，這一來反而幾乎誤了大事，這夜楊振遠正伏身在自己所住的書房屋頂，正可以望到對面廂房中情形，這鐵胳膊張玉就住在西廂房內，這時已竟到了三更左右，見迎面窗戶中，燈光已息，師父早已睡下，鐵胳膊張玉窗上燈光，也暗下去，可是功夫不大，張玉竟自屋中躡足輕步走了出來，楊振遠咬牙切齒，見他從廂房旁夾道轉奔內宅，楊振遠從屋面上跟隨，見內宅中正房燈光未息，師妹慧貞是在廂房，這鐵胳膊張玉直奔上房，到了窗下，輕輕用指甲向窗上一敲，功夫不大，上房門輕輕開了，那鐵胳膊張玉急走進屋中，楊振遠此時心似刀扎，自己想再不能忍耐下去，自己先想把這鐵胳膊張玉誘出來，到了院子外把他除掉了，然後再把這胡氏殺死，自己稟明師父，任憑他發落，那知功夫不大，忽然聽得下面廂房慧貞師妹隔着屋子招呼道：「媽媽！你跟誰說話，半夜三更怎麼不睡？」那胡氏聲音不快的答道：「姑娘你是睡糊塗了，我何嘗跟人說話，一個做姑娘的怎麼這麼胡言亂語？」慧貞姑娘跟着說道：「大約許是有賊，得去看看，」楊振遠在屋頂上就知道師妹已經知道胡氏屋中有人了，故意的這麼問，這時上房屋門一開，那個鐵胳膊張玉從屋中竄出來，直奔夾道的角門，慧貞姑娘這時却一推風門，就呀了聲，口中可沒說出什麼來，胡氏這時拿着一個臘台從上房屋中走出來，帶着十分不滿意開口說：「姑娘你這是鬧什麼？咱家中還會鬧賊麼？」慧貞却冷笑一聲道：「媽

！我許是活見鬼，分明我看見有人跑向前面，好啦！算我是胡言亂語，反正我自己明白就是了。」慧貞轉身進屋，那胡氏站在台階上愣了半天，才回將屋去，楊振遠知道慧貞姑娘已經看破了胡氏的行爲，不過若不能早早的把這鐵胳膊張玉趕走，終是心腹之患。自己方要撤身，突然見慧貞姑娘輕輕的把風門一推，從屋中竄出來，直奔前面，楊振遠這一驚，恐怕師妹去找那鐵胳膊張玉，師妹那可是胡鬧了，俗語說，捉奸要雙，拿賊要贓，現在要是去找鐵胳膊張玉，他焉肯認帳，自己趕緊從屋面上跟縱了來，翻到前面房坡上，見慧貞師妹並沒奔張玉所住的廂房，一直奔了客廳窗下，輕輕把窗戶敲了幾下，裏面師父已然驚醒，向外問是誰，慧貞姑娘却低着聲音答道：「爹爹是我，」裏面的方雲程趕緊把門開了，慧貞趕緊的走進廳房，因爲這裏院子很大，廂房離着很遠，慧貞招呼方雲程關門，東西廂房裏的人全沒有驚覺，楊振遠輕輕翻到房下，自己要聽聽師妹究竟是怎麼把這件事告訴師父，楊振遠躡足輕步貼近客廳窗下，耳中聽到慧貞師妹帶着哭聲說道：「爹爹你要是再忍下去，難道我父女全死在他們手中麼？不過可不要動手殺害他們，把那個張玉趕走，保全家門的臉面吧！」楊振遠剛剛聽到這兒眼前突然聽到西廂房的門，輕輕的開了，就知道那張玉要出來，楊振遠貼着窗下，往前一縱身，竄到了東邊的房上轉角，把身形掩避住，雖然那鐵胳膊張玉從廂房出來，腳底下不帶一點聲息，竟竄到了廳房的窗下，想偷聽裏面的言語，楊振遠好生着急，可是又不敢把他驚動走，不過張玉只在窗下略站了一刻，竟自很快的離開窗下，他不回屋中，仍奔後院，楊振遠暗罵好大胆的東西，你這真是自己找死了，他從西邊夾道轉奔後院，楊振遠却從東邊夾道跟了進來，這次張玉似乎知道後院沒有別人，只有西廂房的女僕，已然睡着，他直奔上房，伸手把門拉開，裏面的格扇尚在關着，他竟發話招呼胡氏，跟着把門開了，張玉闖進屋中，楊振遠這時已跟到上房窗下，耳中聽到胡氏很着急的說道：「那個丫頭分明已經看出我兩人的破綻，

你怎麼還進來？不要命了嗎？張玉竟自帶着冷笑說道：「我早知道了頭已經覺察，我進來是告訴你一聲，不下手是不成了，你只要跟姓張的沒有三心二意，我把他一家全料理了，把他這點家私帶着一走，關東三省，我張玉已竟打出來江山，你竟擎着享福吧，那胡氏聽到這鐵胳膊張玉的話，帶着滿面驚駭遲疑，往後倒退了兩步，囁嚅着說道：「這個事可莽撞不得，你要三思而行，」鐵胳膊張玉往前走了一步，雙眉一挑，厲聲說道：「怎麼你敢對我變心麼？你心裏可要放明白些，我算是被你毀個一敗塗地，只爲換你的真心，我落個身敗名裂，也還值得，如今你竟有怕死貪生之意，你不願意跟姓張的走，我決不相強，不過你要放明白些，我可不能空着手走，好歹也要帶點什麼，不能帶活的，我還帶死的呢！那老頭子已起壞心，由不得我們再遲疑，你若敢跟張二爺生一分惡念，我毀別人費事，毀你可容易。」胡氏吓得連連倒退，忙不迭的擺着手道：「好人！你可不要多心多疑，我決沒有第二條道，死活算跟你拚了，你走到那兒，我跟到那兒，只要你肯要我，我決不變心，我實是替你想，老頭子實不是好惹的人物，跟他翻了臉，你倘有失閃，叫我依靠何人。」楊振遠在外面聽得怒氣沖霄，暗罵好個無恥女人！你真是脂油蒙了心，難道鐵面菩薩方雲程就是那麼好惹的麼？我看你們這對狗男女，簡直是活膩味了，這時屋中鐵胳膊張玉一迭連聲，催促胡氏趕緊收拾，他已經預備往外走。楊振遠先得撤身閃開，自己往起一縱身，竄到廂房上面，耳中聽得前面廳房那裏，似乎有人說聲：「爹爹，你別這樣」楊振遠暗暗心驚，心說這可了不得，師父只要和鐵胳膊張玉一見面，他老人家一世英名，付與流水。鐵扇莊遠怎能再見人，我不破出死去保全他老人家的威名臉面等什麼！這時上房的風門一嚮，鐵胳膊張玉已從裏面走出來，楊振遠伸手在屋頂上的瓦片輕輕一掌，擊碎了一塊；揀了一片，一揚手向張玉打去，張玉一閃身，竟把瓦片躲開，他竟喝道：「什麼人，敢暗算張二太爺？」楊振遠先不報上自己的姓名，故意往下一俯身，招呼

道：「張玉你要是關東道上的好朋友，你可別含糊了，你作了這種無恥下流的事，今夜就得叫你遭報」，鐵胳膊張玉喝聲：「你是什麼人？敢這麼大胆！」楊振遠恐怕在這裏再就攔，師父定然趕到，耳中更聽到前面廂房的門，一陣閉閉聲響，他遂說了聲：「姓張的！你要是人生父母養的，你敢隨你小俠到鐵扇莊外走走。」楊振遠故意的不動身，鐵胳膊張玉被話擠住，怒叱一聲，你那裏走？一騰身，竄上廂房，楊振遠翻身就走，鐵胳膊張玉跟蹤追趕下來，楊振遠翻出了這所房子之後，仍然從房上縱躍如飛，撲奔這鐵扇莊的東南角土圍子，一路上還恐怕張玉變心，不肯跟蹤，楊振遠把一切污誣的言語罵出來，正爲是激怒他，那鐵胳膊張玉果然不肯捨了楊振遠不追，眨眼間，已然出了土圍子，鐵扇莊外多半是莊稼地，和莊中住家所有的埜地，荒涼異常，楊振遠見離土圍已遠，轉身站住，趕緊把弧形劍摘下來，鐵胳膊張玉追到近前，雖則一路上沒看清楊振遠的面貌。此時楊振遠停身站住，鐵胳膊張玉立刻辨別出是楊振遠，他是又羞又怒，此時只有不再顧什麼臉面了。反倒向楊振遠厲聲喝叱道：「原來是你這個小輩，你也敢跟張二爺爲仇作對，我看你要自尋死路，」楊振遠哼了一聲道：「張玉可惜你也是堂堂的江湖道，久走關裏關外的朋友竟自這樣不顧臉恥，作出這種萬人唾罵的下流事來，我師父那一點有錯待你之處，你竟敢毀壞我師父的威名，破壞我師父家門的清白，你這種行爲，真是比狗不如，你還想活過今夜去麼？」張玉厲聲說道：「楊振遠！你張二爺在關裏關外從來是任性而爲，我是想作的就作，順我者活逆我者死，你這小冤家不過方雲程門下一名小卒，姓方的把你收容在家內，你不想好好的報答，他待你之恩，反倒勾結他的女兒，作出那欺師滅祖的事來，被逐出師門，有氣性的就該橫刀自刎，就是捨不得死，也得早早離開山東地面，遠走高飛，如今你還敢多管你張二爺的閑事，我倒要替你師父清理門戶了」，楊振遠被他這番惡罵，厲聲說道：「你這無恥狂徒，滿口盡說些胡言亂語，我叫你嘗嘗這弧形劍

的厲害，「往前一欺身，立刻到了鐵胳膊張玉的近前，右手的弧形劍往外一展，向張玉的面門便點，鐵胳膊張玉把刀執在手中。見楊振遠的弧形劍到，往左一撤身，避開弧形劍，掌中刀往外一展，反向楊振遠右肋上扎來，楊振遠左手劍劈空，往後一帶，右手弧形劍推出來，順水推舟，攔腰橫截，鐵胳膊張玉左脚尖一滑地，往後一盤旋，刀隨身轉，這口刀掄起來，向楊振遠攔腰斬來，楊振遠往外一撤招，身形巧快，左脚尖頭着地，右足一提，身形是隨着猛然一轉，右腳反往外掙出一步去，左腳一提，身軀是又一個盤旋，兩個翻身，反欺到了鐵胳膊張玉的背後，這把弧形劍帶着風聲，向他背後猛劈，鐵胳膊張玉左腳往前一上步，右腳往前一提，已閃出三尺來，一個「玉蟒倒翻身」，這口刀翻掄過來，向楊振遠的左臂上便劈，楊振遠今夜是初試弧形劍，頭一次與外人對敵，驟然與人動手，還覺得手脚上不甚得力，不過被眼前這種事逼迫的，知道不把這鐵胳膊張玉置之死地，師父的威名決不能保，所以把弧形劍術盡量施展出來，心裏一存着拚死之心，已經毫無所懼，這對弧形劍上下翻飛，崩，砸，點，打，截，鎖，耘，拿，招術變化的快，運用的十分巧妙靈活，楊振遠這一盡量施展之下，鐵胳膊張玉立刻相形見拙，掌中這口刀，就有些不支，兩下一連上手，就是十餘招，鐵胳膊張玉他那鐵面菩薩方纔程，太極門的真傳，此時刀法竟有些散亂，楊振遠且把招術反行加緊，一招跟一招，一式跟一式，先前那鐵胳膊張玉還勉強招架，此時可有些不能抵禦了，弧形劍如疾風暴雨，張玉一刀劈進來，開門見山式，腕子上用足了力，恨不得一刀把楊振遠劈在野地裏，結果了他的性命，那知貪功心盛，刀砍出來，招術用得老了，楊振遠左腳往前一提，右手的弧形劍卻是迴環運用，竟把張玉的刀用弧形劍的尖子掙住，被楊振遠往外一帶，更用左手的弧形劍往鐵胳膊張玉的刀上猛砸去，噹的一聲，砸了個正着，張玉的虎口震裂，刀已出手，楊振遠趁勢右手的弧形劍反腕子向外一推，張玉正是一個斜身逃避的勢子，被這一弧形劍，扎

在了後跨上，楊振遠那腕子上已用足了力，張玉竟自撲一下，倒在地下，楊振遠那還肯再容他活下去，更往前一步，左手的弧形劍正扎在張玉的後心上，就算是當時廢命，楊振遠把這個鐵路膊張玉刺殺之後，自己想到陳尸在這裏，被鐵扇莊中的鄉鄰們看到他，或者就有認識他的，那一來恐怕還要弄得風雨滿城，既要作就要作到底，索性把尸身埋了給他消尸滅跡永絕後患，自己剛要在附近刨坑埋這張玉的尸身，無意中一回頭，見從土圍子那邊如飛的撲過一人來，楊振遠因為不知道究竟是何人，自己恐怕落在別人的眼中，總算是本身弄出的人命，只好暫時往樹後隱身，看清了來人再行掩埋這惡賊的尸體，楊振遠隱身在樹後，從圍子上過來這人，腳底下很快，眨眼間已經來到附近，自己十分驚異，原來正是師妹方慧貞，楊振遠不敢現身相見，這位慧貞姑娘來到樹林子這邊，一眼望到地上的死尸，不禁呀的一聲驚呼，站在那裏，怔柯柯不言不語，帶着十分為難之色，楊振遠雖然替師父處治了這個淫棍，但是個人已經是被逐出鐵扇莊的人，雖然自己居心是不忘師恩，潛伏在清華驛，可是若是現身和師父家人相見，恐生誤會，師妹和自己雖然是感情極好，十分知道自己的心地，和性情，但是個人和師妹相見，不過徒增煩惱，楊振遠所以仍然隱忍着不動，這時忽然圍子上又有一人從上面飄身落下來，竟自向高邊招呼道：「慧貞你站在那裏作什麼？」這時方慧貞回身答道：「爹爹你快來！」方雲程從圍子那邊直撲過來，身臨切近，看見地上的尸身，也自驚異，向慧貞姑娘問道：「慧兒！這是怎麼回事？這死尸究竟是何人？」因為鐵路膊張玉是俯身扒在地上，臉朝下，方雲程一時看不出來，慧貞姑娘嘆了一聲道：「爹爹你可不要着急，你看這是誰？」慧貞姑娘抓住了張玉死尸的肩頭，用力一翻，把死尸翻轉過來，方雲程借着星月之光，看出是鐵路膊張玉，這位老莊主不由頓足嘆息道：「我方雲程作了什麼孽！遭到這樣慘報。」慧兒你竟能把他一手除掉，真難爲你了。」慧貞姑娘道：「爹爹並不是女兒把他殺死，不知是何

人動手，除掉這個惡徒。」方雲程遲疑着說道：「怎麼竟會有這種事？我真有些不信了，」慧貞姑娘道：「女兒焉能在爹爹面前撒慌，實不是女兒動手，這種作惡之徒，大約遇到了武林中行俠作義之人，看不過他這種行爲，拔刀相助，把他置之死地，不過我們總得把這尸身掩埋了，免得天亮後，鄉鄰們在這裏發現，依然張揚起來，我父女的臉面無光，」方雲程點頭道：「好吧！」這爺兒兩個立刻動手，方雲程把張玉那口刀拾起來，就在這樹林旁刨了一個坑，把鐵胳膊張玉的死尸放到裏面，上面用土掩好，把地面弄平了，看了看沒有多大的痕跡。這時天已到了五更，鐵扇莊中一陣陣雞聲報曉，天色已經快亮，慧貞姑娘在這時却往方雲程面前一跪，哀聲說道：「爹爹事情已經和你說明白，只爲的這件事無法遮蓋下去，更怕這惡徒心存惡念，再安着害爹爹之心，那一來反倒爲女兒身上誤了大事，所以不得不告訴你老人家，我庶母胡氏，爹爹你無論如何饒他一命，任憑他怎樣不好，爹爹你也得想想，若不是這個惡徒留在家中，何致有這場禍事，總然你老把她處死了，好好的一個人，無緣無故的消滅了，反倒壓不住口風，紙包裏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籬笆，總要張揚出去，醜聲四播，我們焉能在鐵扇莊再住下去？爹爹你還是忍住了吧！我庶母倘若能從此痛改前非，爹爹也算是作了一件德行事，」鐵面菩薩方雲程恨聲說道：「這種下賤的東西，我焉能留她活在世上，既然是你能從大處着眼，我暫時先叫她多活幾時，等候把張玉被殺的事消滅下去，我一定還要處置這賤人，隨我走吧！」方雲程帶着十分憤恨，直奔園子，天沒亮，土圍子的四門尙沒開，這父女二人仍然飛縱上土圍子，楊振遠看着師父和師妹近在眼前，自己不能和他們相見，也是十分痛心，所以望着他父女的後影，勾起了自己滿懷傷心，站在樹蔭下不動，可是師父和師妹才從土圍子上往裏邊飄身下去，忽然圍子外偏着西邊一片荒草間，猛又縱起一條黑影，此人好純的功夫，竟施展的是「一鶴冲天」的絕技，騰身拔起了足有兩丈五六高，輕輕的落在圍子上，看那

情形分明是暗中跟綴師父與師妹，楊振遠認這情形好怪，自己趕緊把精神一振，一場腰，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直撲奔圍子上來，到圍子前再看那條黑影，已經不見，楊振遠此時若施展輕功，想往圍子上直撲上去，自己的功夫還不够，好在練過跑板的功夫，上圍子有斜坡，楊振遠輕身提氣，翻到了圍子上面，趕緊伏下身去，仔細往裏面看時，見師父與師妹從屋頂上撲奔東街，可是相隔開兩三丈遠，有一人跟綴着，依然不捨，看情形，師父跟師妹並沒覺察，楊振遠心說，好怪！這是什麼人？他竟敢輕捋虎鬚，暗綴着師父的蹤跡，此人定懷着惡意，楊振遠隱蔽着身形，如飛的追了下來，這前後四人，全是撲奔東街莊主的宅院，楊振遠見後面這人在屋面上身形起落巧快輕靈，師父是個久經大敵的江湖道，有人暗中跟綴了這麼遠，居然沒有覺察，足見這人很是個勁敵了。楊振遠越發的把自己的身形隱蔽着，不敢過行欺近了，剎那間，已然到了東街，師父和師妹已經進入了宅院，後面跟綴的那人，竟自在西邊大牆那裏，身形略停了停，竟自翻上牆頭，跟綴進去，楊振遠越發不敢放鬆了，無論如何也得辨清了來人的面貌，要看清了他是怎麼個路道，自己好在對於路熟。宅中的形勢全知道，遂往北越過三四丈遠，才翻上牆頭，長身看了看，那夜行人的蹤跡已失，楊振遠知道他已然奔了前面客廳一帶，自己反從後面繞過來，時時找那能够隱身之處，轉了過來，從客廳後西房這邊的房後坡翻到房脊後，伏身在那裏不動，只見這夜行人已然繞到東房的房坡上面，正在探身向院中查看，楊振遠望到他時，此人已然飄身而下，落到院中，輕飄飄沒有一點聲息，他竟直奔廳房那裏，楊振遠伏身在屋脊後不動，楊振遠倒要看看他作何舉動，只見他躡足輕步貼近窗下後，似乎正在聽屋中師父和師妹的講話，楊振遠心想這可是怪事，師父在這鐵扇莊一帶住了多年，他是一個太極名家，平常的綠林道就沒有敢到鐵扇莊轉什麼念頭的，既或這個綠林人是過境走在這兒，可是師父方才在圍子外已經明露出來是個江湖武師，他竟想在這種人身上偷盜竊

取，萬無此理，那麼此人的來意可疑，楊振遠伏身在房脊後面靜悄悄的等待他，見這人忽然一撒身，竄到西廂房的房脊下，隱身在黑影中，跟着廳房門一開，慧貞師妹從裏面走出來，轉奔後院，這時伏身在西房下那個夜行人，在師妹走進角門之後，他一騰身竄上了廂房的屋頂，往後面追了去，楊振遠趕緊從房後坡一長身，輕輕縱到了廳房的後坡上，把身軀矮下去，要看看這夜行人究竟作何打算，楊振遠所停身的地方，正可以看到內宅，慧貞姑娘到了後院，沒回自己屋中，反奔上房，隱隱的聽得上房屋內尚有哭泣聲音，楊振遠心說：這個下流的東西，還在裝腔作勢，早晚這個家還不全毀在你手中！」。這時忽然聽得慧貞姑娘竟自和胡氏口角起來，師妹還是低聲說話，那胡氏却是高聲說道：「姑娘你別和我這種下地獄的人爲難了！我自進了姓方家的門，還不算下了地獄麼？我敢怎麼樣，多一句話不敢說，多一步不敢走，不要趕盡殺絕……」就在胡氏話聲中那夜行人已經貼近了窗下，他略一往屋中窺視，竟自撲奔上房門口，真是胆大包身，一拉門闖進屋中，楊振遠十分驚心，心說這是什麼人這麼大胆，跟着聽見師妹在厲聲喝叱：「可是那夜行人毫不顧忌，竟自哈哈一笑放聲說道：「丫頭，不要辜負了二太爺一片好心，二太爺找尋的不是你，看到了頭你這份美貌存了憐香惜玉之心，有心成全你們母女，你要不識抬舉可怨不得二太爺無情！」他的話沒落聲，聽得「嘩啦」一聲似乎一件東西碰在門上，那夜行人竟自退出屋來，站在院中向屋中招呼道：「丫頭不要發狂，二太爺要是怕事就不來了，你這麼不識抬舉，只好先拿你母女開刀，叫那方雲程多活一刻，可是他答話聲中，慧貞姑娘已然提劍趕出來，楊振遠想到了師父與師弟全不肯容自己，此時出事又在內宅，自己這時現身恐怕要落了重大的嫌疑，那可要冤沉海底，既不敢動手，反倒撒身閃到夾道這邊，把身形隱起，師妹這時已然撲向那人，就在院中動起手來，這時那夜行人一邊動手，口中盡說些匪言匪語，頗有故意侮辱慧貞之意，楊振遠看得火上澆油，自己在忍無可忍

之下，探手囊中，發出一支鏢來，在那夜行人往北一轉身時，楊振遠從夾道這邊一揚手，這一鏢直向那夜行人胸口打去，這夜行人手底下還是十分俐落，楊振遠雖是猝不及防的發鏢傷他，可是被他一閃身，竟自躲開，鏢落地上，那夜行人已經騰身而起，竄上了西廂房的屋頂，慧貞姑娘竟自不肯捨他，起身追趕，也竄上西房，那夜行人已然一連兩個縱身，到了跨院那邊，從一排矮房上騰身而起，竄上大牆，慧貞姑娘因聽所說的盡是侮辱父女之意，分明是對於方家有仇，慧貞姑娘安心要把他擒獲，好審問他的口供，這時那夜行人在大牆上一擰身，他見慧貞姑娘跟了來，反倒冷笑了一聲，跟着說：「丫頭你好大胆，正好二太爺把你捎走了作個壓寨夫人」，慧貞姑娘從小時雖則是在關東長起來，可是從來沒聽人說過這種匪言匪語，她氣得杏眼圓睜，怒叱一聲：「惡賊」，掄劍撲奔了來。這時那夜行人忽然喊道：「師叔你看我居然能把這丫頭給你帶了來，這個看你自己的了，我沒有本事收拾他，」他向桑林中發話的工夫，慧貞姑娘已經探身而進，惡狠狠向這夜行人遞劍就刺，這夜行人反身和慧貞姑娘戰在一處，這時桑林內忽然有人口念「阿彌陀佛」從桑林內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僧人，長得身量高大，是個陀頭和尚打扮，頭上束髮金箍，短髮披在腦後，手中提着一條方便鎚，長得相貌十分凶惡，那個夜行人往旁一閃身，這個頭陀和尚向慧貞姑娘喝問道：「你可就是方雲程之女麼」？慧貞姑娘此時因為和尚從樹林中現身出來，自己也往後退了幾步，要看清了來人，做何打算，這時聽到和尚這麼問，慧貞姑娘遂說道：「不錯！我是方雲程之女，你一個出家人，難道是惡賊一黨麼？」這和尚厲聲說道：「一個姑娘人家，何得出口傷人，是佛爺打發他去的，先把你渡化來，這是你的福份，佛爺此來，是發大慈悲，要渡脫你全家，姑娘你隨佛爺走吧！」慧貞姑娘一聽和尚這個話風，不由怒沖肺腑，用掌中寶劍一指和尚道：「你一個出家人，來到鐵扇莊竟敢這麼無禮，你要渡脫你姑娘到那裏去」？這和尚哈哈一笑道：「佛爺渡你到極

樂世界，「慧貞姑娘在這時驀然想起，父親結仇的少林僧中秋之月已經快到了，這個和尚莫非和那少林僧也是一黨，遂向這和尚問道：「和尚你棄渡脫我父女却也不難，或者今夜就是你自身成佛之日，你叫什麼名字在那座廟修行？」這和尚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先隨佛爺走，到了時候自然叫你知道一切」慧貞眉峯一挑說了聲：「佛門中也有你這樣作孽的人，姑娘先打發你吧！」慧貞姑娘往前一上步，遞劍就刺，這和尚往後一撤身，把手中所提的方便鏟往上一翻，往慧貞寶劍上就壓，慧貞往回一撤劍身形由左往後一轉，掌中劍橫掃千軍，向和尚攔腰斬來，這和尚左手一抄，方便鏟的鏟尾，用鏟身向左一攔，慧貞姑娘劍往回帶，右腳往後一撤步，跟着往外一抖腕子，這口劍向和尚的右腿上刺來，和尚往右一轉身，這條方便鏟帶着風聲橫掄過來，往慧貞姑娘雙劍上砸來，慧貞姑娘往起一縱身，騰身縱起，往旁一退出五六尺去，這個和尚往前一趕步，方便鏟一抖，鏟頭下的鋼環嘩楞一響，方便鏟竟向慧貞姑娘背上猛戮過來，慧貞姑娘身形往下一落，耳中聽到背後的方便鏟，左腳趕忙往左一划身形已閃出尺許多來，猛然一翻身，掌中劍白蛇吐信向和尚的胸前猛刺，這和尚身軀往右一恍，他把方便鏟猛然又一抖，鏟頭向左一偏，竟向慧貞的劍上壓來，慧貞趕緊抽招換式，和尚這條方便鏟施展開，上下翻飛，這和尚力大身沉，慧貞姑娘劍術雖然是得太極門的真傳，無奈對付和尚這種兵器，實非敵手，只走了十餘招，慧貞姑娘有些手忙腳亂，楊振遠在暗中看到師妹已經有些不是這和尚的敵手，自己若是再不出頭相助，師妹非毀在和尚手內不可，楊振遠從樹林中一縱身，竄了出來，把子母鴛鴦鉞一擺，招呼了聲：「師妹後退！待我處治這凶僧。」可是這時那夜行人原本在一旁看着和尚動手，此時見楊振遠從樹林中竄出來，他一擺掌中刀，把楊振遠按住接住，口中却在喝罵着道：「不要命的東西你敢多管閒事，他輪刀向楊振遠就剝，楊振遠用左手的鴛鴦鉞往外一撥他的刀。左手鴛鴦鉞往外一展，向這匪徒腰肋上便扎，這匪徒往

後一撤刀，右腳往後一划，他施用反身背刀，想斬楊振遠的雙腿，可是楊振遠急於要救師妹，一動手這對子母鴛鴦鉞上已經用了絕招，竟用進步連環，右手的鴛鴦鉞往回一撤，左腳往前一划，左手的鴛鴦鉞已經遞出去，竟向這匪徒左肩頭後猛一進招，鴛鴦鉞的尖子撲哧的扎在了匪徒的肩頭上，楊振遠一翻身不管他死活，竟自猛縱過來，可是這時候方慧貞姑娘險些死在和尙之手，寶劍已經被和尙的方便鎚砸了出去，慧貞姑娘一翻身，縱身逃走，可是凶僧竟自往前一上步，把鎚尾的月牙刃往外一推，竟向慧貞姑娘的後胯上猛擦來，楊振遠恰巧縱身撲到，掌中這對子母鴛鴦鉞用力往外一掄，正砸在和尙的方便鎚上，雙鉞的力量很大，和尙的方便鎚險些出手，這凶僧在憤怒之下，趁着方便鎚被砸，向左邊甩出去，他身形隨着往後一轉，把這條方便鎚掄了過來，向楊振遠的左腿上打來，楊振遠往前一縱身，竟竄出丈餘遠，和尙的鎚走空了，他那肯善罷甘休，跟着「騰身」追了過來，這條方便鎚「泰山壓頂」式，向楊振遠頭頂上砸來，楊振遠此時已經拿定了主意，把凶僧治到死地，耳中已經聽得方便鎚的風聲到，猛然從左往後一翻身，左手的鴛鴦鉞往上一舉，往方便鎚上一搭，順式往後一划，右手的鴛鴦鉞立刻也遞出去，竟照着凶僧的胸前劈去，凶僧再想閃避，已經來不及，一甩肩頭，楊振遠的鴛鴦鉞竟自划在了凶僧的肩頭下足有一寸深三寸長的傷口，這凶僧一縱身，竄出去，手按着傷痕，向楊振遠咬牙切齒道：「小冤家！你是什麼人？敢多管閒事，更敢傷了佛爺，你可敢告訴我姓名？」楊振遠冷笑一聲道：「和尙你來到鐵扇莊是何居心？我姓楊名振遠，就是莊主方雲程的徒弟，你若不肯甘心，只管來找我，小爺隨時全可打發你，今夜便宜了你，你還得趁早給我說出你和姓方的有什麼冤仇？你若不說實話，姓楊的決不叫你逃出手去，我非要你的命不可。」那和尙已經帶傷，自知不易逃的活命，索性把身形站住，向楊振遠道：「要問佛爺爲什麼到鐵扇莊找姓方的尋仇報復，只爲三年前方雲程掌傷的少林僧淨臺老禪師那是我師

叔，你佛爺法名悟善，今夜傷在你鴛鴦鏡下，你佛爺早晚必報此仇。」這凶僧說罷，立刻翻身一縱，竄入林中，適在被楊振遠所傷的匪徒，也早已逃走了，此時方慧貞姑娘跟這凶僧動手多時，累的她力盡筋疲，才把寶劍檢起，因為楊振遠師兄已然走了多日，今夜忽然在自己危難時，竟自現身解救，慧貞姑娘所以不肯走，此時間師兄竟把那凶僧趕走，慧貞姑娘急急趕過來，向楊振遠招呼道：「師兄，你不要走，我有話問你」。楊振遠此時把雙鏡合到一處提在左手中，含羞帶愧的走向前來，招呼了聲：「師妹！」即低頭不語，方慧貞提着劍走到近前說道：「師兄你不是早已回了家麼？怎的今夜竟能趕到鐵扇莊？若非師兄相救，我定然死在了凶僧的手下。」楊振遠嘆息一聲道：「師妹不必問我爲什麼不回故鄉，愚兄我居心只有天知罷了，」方慧貞道：「師兄！你不要難過，我爹爹這次把你擠走，他早晚定有後悔的時候，我們也算家運不好，逆事迭迭，師兄你只遇到今夜的事，這個凶僧還在其次，我健雄弟弟所帶來的個有志氣的少年，不要就誤了你的前程事業，師兄你究竟作怎樣打算，現在你住在那里？」楊振遠搖了搖頭道：「師妹，這些事你不必問了，我決不忘師父和師妹待我之恩，我大恩未報焉能離開鐵扇莊？」方慧貞愕然說道：「那麼那賊子張玉莫非是師兄你下的手麼？」楊振遠却不答方慧貞的話，反聲道：「師妹你只要知道愚兄我居心坦白，沒有絲毫欺天滅理的行爲，任憑我落到什麼地步，我也甘心，我想師父或者也就要到這裏，我見了他老人家多有不便，師妹你快回去吧！」方慧貞此時心似刀扎，自己深恨健雄弟弟太以糊塗，對於楊振遠師兄，他竟處處的不肯相容，這種情形，豈不叫振遠師兄痛心死，自己還落着許多嫌疑，更無法替他說話，方慧貞此時也是默默無言，眼角中滴下淚來，忽然抬頭說道：「師兄你既然這樣本着良心報師恩，不肯離開鐵扇莊，還不如向我爹爹說個明白，你還是重返師門，仍然到

家中去住吧！」楊振遠道：「師妹，現在這種想法，只有師妹本身，我相信能够對我有這種好意，旁人就未必能相諒了，天光快亮了，不要耽擱，你我再見吧！」楊振遠實在是提心吊胆，恐怕師父趕來，萬一再引起什麼誤會來，個人就是落個屈死鬼，那才算命裏該當，師妹是一個閨中少女，倘若落了什麼嫌疑，豈不是自己害了她，楊振遠正顏厲色的催促方慧貞趕緊回去，可是方慧貞對於楊振遠實有些戀戀不捨，方才轉身，突然從圍子那邊，一聲暴喊道：「好畜生，你真是滅絕天理，小冤家，你既敢來，你可不要走」。楊振遠一聽這喊聲，嚇得驚魂千里，向慧貞踩着腳說：「師妹，我說什麼，師父來了，他焉肯容我，師妹你也要念在他老人家中秋節和少林僧之約，近在眼前，任憑他老人家怎樣的冤屈我們，全該忍耐，我去了。」楊振遠脚下用力一點地，竄入林中，可是這時鐵面菩薩方雲程已然趕到，惡狠狠向方慧貞唾了一口，說聲：「好了頭，你敢不聽爹爹的教訓，那畜生怎會在這裏？他現在逃奔那裏去，趕快的對我說了便罷，不然我先宰了你，我也不活在世上遭人唾罵，」可是說這話時，這位老武師一縱身，也竄進樹林，搜尋楊振遠，方慧貞此時被爸爸這兩句話說得真是五內如焚，把掌中劍提起，看了看真要橫劍自刎，可是師兄方才說的話，尙留在耳邊，中秋節眼看着已經到了，老爸爸生死的關頭，就在眼前，楊振遠師兄他是個徒弟，被屈冤尙肯忍辱活下去，他要報師恩，我難道就不如他麼？自己提着劍不肯動手自刎，自己不是捨不得死，却是疼惜老父殺身大禍近在眼前。鐵面菩薩方雲程竄進樹林中，那裏還有楊振遠的蹤跡，這位老武師復從樹林裏翻身出來，見慧貞姑娘提着劍站在那裏，如同木雕泥塑一般，方雲程來到近前，伸手把慧貞姑娘的寶劍奪過去，用左手抓住了慧貞姑娘的右臂，厲聲喝問：「丫頭！你要老實的對我講，那個畜生他隱匿到那裏？你爲什麼和他在這裏相見，你老實的對我講，你可知道這個爸爸江湖道中闖蕩一生，待你並沒有差錯的地方，你母親去世之後，我更是絲毫不肯叫你傷心，作

爸爸的這麼對待兒女，也就很是了，丫頭你就忍心這麼報答我，天良何在？你不說實話，我可要動手了，」方慧貞猛然抬起頭來用左手把臉上的眼淚抹了抹，大聲說道：「爸爸，你不要這麼逼迫女兒，女兒早已對你說過，我知道我是方雲程的女兒，我不能叫爸爸把一世英名斷送在我手中，爸爸現在的事沒法講下去，說什麼你也未必肯信，女兒至死也不能改口，女兒是清白之身，決不給爸爸丟人現眼，辱沒家聲，楊振遠實是個有良心有血性的少年，他對女兒決沒有絲毫惡念，今夜的事信不信，爸爸久後自知，女兒若在一個時辰頭裏和楊振遠見過面，我不止於對不過爸爸我也對不過我死去的親娘了，家門不幸，逆事層層，方才了結了張玉那個惡徒，不料竟有一個凶僧和一個綠林人找上門去，是女兒從內宅追趕出來，直追到圍子外面，那想到那凶僧和那匪徒，安心把我誘到這裏，要對女兒下毒手，這個和尚名叫悟善，原來就是和爸爸結仇的少林僧門下，女兒已經堪堪的毀在他們手中，幸虧楊振遠帥兄趕到，殺退了那凶僧，和那綠林人，算是救了女兒的性命，如今想不到竟落到爸爸這麼血口噴人的冤枉我們，女兒總然死在你面前，不過落個冤沉海底，可是楊振遠對爸爸一片血心，被你趕出家門，他感爸爸三年教養之恩，不忍離開鐵扇莊一帶，所以在這一帶留戀沒走，這些事爸爸你信也罷，不信也罷，還總算女兒前生孽重，今世遇到這種冤孽事，女兒不是怕死惜命，爸爸你一劍把女兒殺死，我有什麼留戀，可是爸爸你和少林僧三年之約近在眼前，無論如何你叫我多活幾日，等到你和凶僧一會之後，那時用不着爸爸你動手，女兒定然自己了結了自己，免得叫爸爸爲女兒身上操心，答應不答應任憑爸爸你。」方慧貞說到這裏，方雲程把寶劍往地上一擲，恨聲說道：「貞兒！爸爸一生的英名，全交給你了，虎毒不食子，你既然自認是個明白孩子，任憑你本着良心去作，我不再逼迫你了。」慧貞姑娘含着淚把地上的寶劍抬起，鐵面菩薩方雲程怒冲冲轉身撲奔圍子，翻到了圍子牆上，方慧貞跟蹤而上，這時由西街一帶民房上如

飛撲過一人來，方雲程和慧貞姑娘全向一旁閃避，查看來人，來人相隔着還有五六丈，竟自發話招呼道：「那邊可是爸爸麼？」方雲程見來的是兒子健雄，立刻縱身近前低聲道：「健雄，有話回去講，不要驚動了莊中人。」方健雄停身在屋面上，看了看爹爹身後，正是姐姐方慧貞，他滿腹狐疑忙閃在一旁，容得方雲程從身旁竄過去，他攔住了方慧貞問道：「姐姐深夜之間，這是作什麼？怎麼我師父不見了？我姨媽後面哭個不住，這全是弄個什麼事？」慧貞姑娘道：「弟弟此處不便細談，回宅中再行細講，」方健雄帶着十分氣憤，跟隨在慧貞後面，仍然在低聲的說：「姐姐可要放明白些！張師傅是隨我從關外來的，我已經看出來，這些日頗有不能容他之意，倘若你把張師傅得罪了，我決不在家中多呆一日。」方慧貞聽他在身後這麼勞叨追問，自己不便和他答話，只低頭緊走，工夫不大已經回到房中，方雲程回到廳房內，慧貞也要跟進去，健雄一把把姐姐拉住道：「你先別進去！我有話問你。」健雄拉着慧貞就往西廂房走，方慧貞此時好生爲難，但是不得不隨着他走，一同進了西廂房，這正是鐵路張玉住的地方，天光此時已經亮了，到了屋中，方健雄神色十分難堪的向慧貞問道：「姐姐咱們是同胞姐弟，雖則我一向寄養在外祖母家中，可是我們依然是骨肉至親，我從關東回得家來，是我作兒子的一番孝心，知道了爸爸眼前有這步大難，我不能不回來，可是我回得家來之後，在我眼中看來，對於我十分冷淡，爸爸和姐姐對於我全沒有骨肉之情了，若不是有爸爸和少林僧這場事，我臊脚一走，連外祖母家我也不去，男子漢大丈夫到處爲家，用不着依靠別人，我這麼委屈求全的呆下來，張老師是請來的朋友，人家是本着江湖道的義氣，看在舅父的分上，不辭風塵勞苦來到山東，是給我們幫忙來的，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全把人家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尤其是楊振遠那個畜生，他一個要飯的花子，被糊塗的爸爸看中，收到家中，居然忝不知恥的要以主人自居，也看不起張老師，尤其是叫我方健雄難以忍耐，如今好不容易把他

趕走，我知道因爲他身上定要生出是非來，現在張老師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姐姐你趁早說痛快話，不然你可別怨這個弟弟沒有骨肉之情」。方慧貞一聽健雄這種無情無理的話，就知道事情糟了，他定是被那胡氏進了讒言，鐵路膊不在屋中，他不斷定就生了意外，很顯然的是他知道了真情實況，慧貞姑娘冷笑一聲道：「健雄弟你怎麼這樣講起來？張老師的情形，你向我追問太以不近情理，他來也不是我叫他來的，那麼他走怎能斷定就是我叫他走的，弟弟你不要信口胡言，母親去世只留下你我兩人，全是這麼孤苦零丁，我隨着爸爸回到山東，決不是故意的把你留在關外，外祖母家中捨不得放你回來，雖然是一奶同胞的姐弟，隔別多年，但是我們不致於因爲幾年不見，就疎遠了，家門不幸，逆事重重，爸爸娶這個側室，就是敗家之兆，我是一個作女兒的有什麼力量，攔阻爸爸？至於那楊振遠他不過是一個門縫，和我們有什麼牽連，弟弟你話裏話外總認爲姐姐對於這個外姓人有什麼偏袒的情形，這真是弟弟糊塗的地方，爸爸是在關外闖蕩一生的英雄，姐姐我敢有一分不規矩的行爲，恐怕早死在爸爸的劍下，至於楊振遠他是否負心，忘恩負義，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張老師來到家中是舅父請出來的朋友，本着江湖道的義氣，出頭幫忙，何嘗有慢待他之心，弟弟你太多疑了」。

第五章 義俠兒臨危偏遇救

方健雄冷笑一聲道：「姐姐不見得是我多疑吧，我只問姐姐現在張老師究竟到那裏去？」方慧貞也把臉色一沉道：「我住在內宅，他的行動我如何知道，弟弟你向我盡自追問，究竟是何居心？」方健雄道：「現在家中一切事，全在姐姐你主持，張老師是隨我來的人，我不向你問向誰問？」方慧貞道：「我不能答你這個話，我還正要問張老師到那裏去了，弟弟你有什麼懷疑問爸爸好了，我不願意和你這麼糾

嬌」，這時廳房中的方雲程却在招呼：「健雄，慧貞」方健雄依然是恨恨不平的轉身向外走，慧貞姑娘含着滿懷冤憤，也隨着走出來，一同來到廳房中，鐵面菩薩方雲程沉着面色向健雄問：「你和姐姐在口角些什麼」？方健雄道：「我因為張老師突然不見，所以向姐姐追問，他是隨兒子一同來的，張老師總有什麼不週之處，應該為兒子留些臉面，並且也要看在舅父霍震聲的身上落個好來好走，現在他不見了兒子深怕有人聽信讒言對張老師不利，張老師如有意外的情形，我方健雄決不肯善罷干休，方雲程聽到健雄這個話，氣得面色慘白，厲聲說道：「他來去任他的自便，誰能留住他，他或者已回關東，也未可定，怎麼你反說出這種話來？這家中除了你爸爸就是你胞姐，還有什麼人不利於他，你又能和誰不肯善罷干休？好糊塗的孩子，難為你已經長得成人，還是不通世故，不近情理，趁早給我出去，我眼前不願看你這個樣子，」方健雄仍然十分倔強，不過他不敢和爸爸當面還言，帶着十分憤恨的走出廳房，方慧貞一陣難過落下淚來，向方雲程說道：「爸爸，想不到為這個惡人一進家門，把我家中鬧得這麼骨肉乖離，我弟弟分明是已經知道了那惡徒已死，所以他才緊自向女兒追問，想不到弟弟在關外這些年，竟自這麼糊塗，爸爸不必和他生氣，我這個健雄弟弟自從回到家中，不知道懷着什麼心意，對於家中的情形十分不滿，現在又出了這種事，倘若他真知道了張玉的下落，恐怕尚有一場是非。女兒盼望爸爸要忍耐一切，這總是我家門不幸，盡是逆事臨頭，慢慢的一切事讓他明白了，他也許就不怨恨我父女了。方雲程道：「這個糊塗的東西，算是把我方雲程一生威名斷送個乾乾淨淨，這也是我養兒女的報應，我反不如像二十多歲時，闖蕩關東，一身無拘無束，在那海闊天空，無牽無掛，不想有了家室，生了兒女，倒添了一身孽債。」說到這，方雲程嘆了一聲，憤然的說道：「現在我把眼前一切事看得十分淡，什麼叫夫妻，什麼叫兒女，不過是冤家對頭而已！少林僧之約近在眼前，我若是毀在他手內，結束了我一生，

倘若是我繳倖還能活下去，定然要削髮爲僧，找個深山古廟，結束我未了之年，我再不要這些牽纏了。」說到這兒，方雲程一擺手道：「我眼前願意清靜些，什麼事不必再來麻煩我。」方慧貞聽父親口風中連自己也十分怨恨，慧貞姑娘此時真想把心剜出來給爸爸看看，自己含着滿懷冤鬱，走出了廳房，從廳房中轉奔內宅，才走進角門，見方健雄正從後面出來，却把兩手一背，瞪着眼向自己說道：「姐姐你沒有手足之情，可怨不得兄弟沒有同胞之義，等着我找到真憑實據，咱們再算賬！」慧貞姑娘此時氣得銀牙緊咬，恨聲說道：「健雄你安這個心腸，你對的起死去的母親麼？你把骨肉至親，反看作仇人，把那下流的東西，倒看作了近人，聽信他的讒言，要對得起自己的骨肉，很好！但願你一切事明白的清清楚楚，那才不枉你也是堂堂男兒漢」，方慧貞說了這話，怒冲冲走進內宅，眼中望到上房的風門錯開一二尺，這時忽然輕輕的關上，慧貞姑娘就知道這胡氏竟把這個糊塗弟弟哄得輕信他一片離間的話，這真得慈悲生後患不把她立時解決了，留着她反要被她所害，方慧貞悔恨之下，回到屋中，自己越想這些事越覺得冤憤難伸，到現在不只於健雄弟弟對自己懷疑，就連爸爸也依然在不肯深信，這女兒是個貞操自守的好人，不過眼前沒有法子來剖白，這些事只有忍耐着忍辱下去，等到那中秋節到，少林僧找上門來，那時只看爸爸和少林僧的結果如何，就是爸爸能够勝過少林僧，個人也不願意再活下去，要把事情弄個清清楚楚，橫劍自刎，方慧貞在這種骨肉乖離下，真是度日如年，姐弟二人更是形同陌路，任憑方雲程怎樣嚴厲，但是方健雄這種隱懷惡念，對於方慧貞不利的情形，方雲程也無法訓戒，他這就是任憑你有多大的本領，你也沒法子處理這種家庭瑣事，方慧貞就在這種淒風苦雨中過了兩個多月的光景，好在那方健雄雖然知道鐵路張玉被父親姐姐暗中處治了，可是他始終沒找着張玉死的證據，那胡氏雖則能够不時在健雄面前進讒言惡語，不過與不起多大風浪來，眼看着又過了月餘的光景，桂子飄香，金風送

爽，中秋佳節，近在眼前，這鐵扇莊全莊的居民們，全在高高興興預備過這個中秋佳節，只有莊主方雲程家中，籠罩起一層愁雲慘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方雲程這幾天更是沉默寡言，整天對於家人輕易不肯發話，什麼事也不聞不問，除了他所練的功夫照舊不肯間斷外，什麼事也不肯再問了，這天已到了八月十三日，那胡氏她反到十分高興起來，張羅着過節，這時家中人不止於因為方雲程的約期已到，彼此間早已離心離德，那方健雄對於父親和姐姐全起了隔膜，那胡氏雖然能在健雄面前進讒言，但是方健雄決不肯和她過分親近，老家人方升也是對主人的事十分關心，少林僧的約會，他也記的清清楚楚，那還有那種高興預備過這中秋節，可是胡氏却忙着收拾屋子，置備飲食一切，方升也不敢阻攔，他只好幫她說什麼去辦什麼，慧貞姑娘她也住在內宅，看到胡氏這種情形，又痛心又憤恨，分明胡氏是幸災樂禍，恨不得爸爸遭遇意外，他好另作打算，到了晚間，慧貞姑娘必要到爸爸面前看一趟，晚飯後慧貞姑娘去到前廳，見爸爸正在客廳中來回走着，似在想什麼心事，一見慧貞進來，方雲程把脚步停住，抬起頭來，看了看女兒，向慧貞說道：「你來了正好，我有話向你講」慧貞姑娘看到爸爸面色十分和緩，腮邊帶着一絲笑容，遂坐在窗下凳子上，方雲程也坐在西牀下的床上，向慧貞姑娘道：「貞兒今天是什麼日子？」慧貞姑娘也陪着笑臉答道：「今天已經是八月十三，後天就是中秋節了，爸爸怎麼把日子過的全忘了？」方雲程微微一笑，向慧貞姑娘說道：「傻丫頭我何會忘掉，爸爸恐怕你們過忘了，怎的不吩咐門房中人把前院全收拾好，咱們也要過這團圓佳節，傻丫頭不要担心，更不要看不開，連爸爸我全很達觀，大約你們是因為少林僧之約已經到了，其實我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人生如一場春夢，無論什麼事到頭來終有個了結，少林僧能够如期而至，倒免得我們時時把這事懸在心头，不能放下，明天好好的打起精神來，叫家人們把前院全收拾一下，好好的預備酒席，你健雄弟也回到家中，我們正應該一家人

骨肉團聚，慶賀這中秋佳節，若是你們担心那少林僧在中秋節的那天來，我們何妨提前把這個節過了，明天晚間咱們爺三個好好的在前面痛飲一番，萬一爸爸在中秋節遭到少林僧的毒手，明天的一席酒算是你們姐弟兩人替老父送行」，方雲程說到這句，慧貞姑娘立時玉容慘淡，滿臉淒涼之色，帶着苦笑，向爸爸說道：「老人家何必說這種喪氣話，少林僧也許未必肯來吧？」方雲程道：「他來不來由他，我們不能不作一番打算，貞兒，我有幾句話囑咐你，你不要認爲爸爸是過分多慮，因爲眼前的事誰也不能預定，落到怎樣的結果，倘然爸爸真遭到意外時，我知道你姐弟二人必不甘心，因爲方雲程的女兒，兒子全是有血性的，定要以性命相拚，貞兒你到那時可不要作這種打算，以爸爸這般身手，三年來我又鍛鍊到八卦劈空掌的掌力，尙且還不是人家對手，試問你們姐弟二人豈不是多送性命，你們真若有孝心應該好好的把爸爸的事辦完，這鐵扇莊不要再住下去，趕緊帶着你健雄弟弟趕奔關東，走奔你舅父那裏，有你死去的母親骨血相關，你舅父必能好好的照管你們，你們要下苦心投名師鍛鍊功夫，藝成之後，爲父報仇，那才是正理，至於那無恥的賤人，你們不能親手消滅了她，可不能留她在鐵扇莊給我方雲程死後丟人現眼，要把她帶到關外去，任憑她自生自滅，不必管她，爸爸對不起你們，作了這種糊塗事，這是你必須照辦的事，至於你健雄弟弟此番從關外而來，頗令我寒心，以鐵略轉張玉這件事，他害了自身，害了一家人，不過你也要原諒他，因爲他沒有經驗閱歷，是一個無知少年，慢慢的把事實真相叫他明白了，我想他這終身的隱痛，也足夠懲罰他的了，家中這點產業，無足輕重，方升忠誠護主，是個很好的家人，你們到關東去，不必再帶她走了，把田產分給他一部分，算是給他養老送終，也不枉他伺候爸爸這麼些年，別的長工家人，隨便遣散，事情我是早和你這麼說下，到時候萬一能夠轉危爲安我們這一家人依然要團聚下去，倘若能闖過這個關頭，將來的事我們再另作打算吧！」

慧貞姑娘聽爸爸說這番話，不住的落淚，方雲程嘆息了一聲，向慧貞姑娘道：「你不必難過，到後面去歇息去吧！」慧貞姑娘慢吞吞站起走出了客廳，自己想到爸爸這番話，分明是向自己訣別，可是健雄弟弟明知道老父已經大禍臨頭，他還是這麼不關心，整天他躲在廂房裏面輕易不肯在爸爸面前給老人家排憂解悶，並且對於自己尤其是顯着那麼疏遠隔膜，毫沒有骨肉之情，若說他年輕不懂事，可是他也十七八歲了，並不算年紀小，慧貞姑娘現在真感到身世遭逢之慘，含着滿懷悲痛，走進後院，在往後院角門一轉身時，耳中似乎聽到西北的箭道那邊發着一聲慘叫，這聲音似乎出在鍊武場那邊，慧貞姑娘心中一驚，心想除了健雄弟弟或許在場子練功夫，這時後面沒有人了，自己遂不進內宅，從箭道這邊走過去，直奔後面的八式場，可是往前走着，耳中注意着八式場一帶，絲毫聽不見聲息，自己想或許是聽錯了，許是鄰居家中，小孩子們哭叫之聲，來到八式場門前，走進裏面，這裏面黑沉沉，也沒有燈火，不過這時月光上來了，可能辨別出眼前的形狀，慧貞姑娘脚步才站定，因為看見場子裏沒人，健雄弟弟也沒在這，忽然一眼望到，靠做棚前地上的暗中似乎有一片黑忽忽的東西，相隔很遠，看不出是什麼來，慧貞姑娘遂向做棚前走來，身隔切近，看出做棚前地上躺着一人，慧貞姑娘驚惶失色，俯身仔細查看時，不禁驚吓的失聲招呼起來，連招呼了兩聲方升，伸手抓住他肩頭搖恍了兩下，更看出胸前一片血跡，可是他身體還熱，已經氣絕，慧貞姑娘不禁一身冷汗，挺身站起，想了想就要轉身向前面走，趕緊去報告爸爸，這時忽然做棚上面有人口念聲：「阿彌陀佛」。慧貞姑娘一轉身，只見做棚上面站定一個出家僧人，穿着一身短僧衣，絲絛紮着腰，背上背着蒲團，包裹，手持一口戒刀，慧貞姑娘就知道方升是被他所殺，往後倒退了兩步，手指着這和尚喝道：「你一個出家人，竟敢來到我家中，把我們家人殺死，你好大胆！」這和尚竟自哈哈一笑道：「孽障！佛爺是來渡脫你們這一家人來了，你這丫頭還敢在佛

爺面前無禮，我也打發你到西天大路去吧！」這和尚腳下一點，從做棚的居頂翻身而下，掄起那雪亮的戒刀來，向慧貞姑娘斜肩帶臂就劈，慧貞姑娘此時赤手空拳，往左一閃身，腳下用力一點地，騰身一縱，竄到兵刃架子旁，伸手抓了一口仆刀，可是那和尚兩手十分矯捷，已經跟蹤趕過來，二次掄刀就刺，慧貞姑娘反身接架，並且連喊了兩聲：「爸爸快來，方升被殺了。」這和尚見慧貞姑娘發聲喊嚷，他手底下這口戒刀越發的如疾風暴雨，向慧貞姑娘下手，慧貞姑娘拚命接架，但是這和尚力大刀沉，慧貞姑娘雖是努力接架，更兼心慌意亂中，那裏是他的對手，刀法散亂，這和尚逼的又緊，一時不能脫身，正在危急之間，從西牆頭陡現一人，向下招呼道：「師妹不要驚慌，把這凶僧交給我吧！」這人發話聲中，從牆頭上一縱身竄了下來。方慧貞一聽是楊振遠師兄，自己虛砍一刀，往旁一縱身，這楊振遠已經亮「子母鴛鴦鉞」往前一縱身，把這和尚橫截住，立刻跟和尚動上手，這和尚如同煞神一般，雖則楊振遠這麼平空現身接應，他依然一句話不肯答，這口戒刀上下翻飛，又和楊振遠戰在一處，慧貞一邊喘吁着，却向楊振遠招呼道：「師兄，你不要叫這和尚走脫了，方升被他殺死，我去招呼爸爸，」楊振遠在動手間，急忙說道：「師妹你不要驚動他老人家，我足可收拾這凶僧，此時慧貞和楊振遠全看出這和尚也不是三年前來鐵扇莊的那淨塵和尚，楊振遠自己此時真處於兩難地步，自己最痛心老人家方升不止於忠誠護主，自己在師門中也蒙他格外的照應，話言語語中時的念到自己遭逢不幸，怨家可歸，個人遭到誤會之下，方升是處處的想給自己來解釋一切，想不到這種好人身遭慘死，所以安心要給他報仇，不過又懼怕着工夫一大，師父鐵面菩薩方雲程從前面闖來，或師弟方健雄趕到，他們看到自己深夜間又來到此地，定然能又引起誤會來，所以手底下把弧形劍的功夫完全施展出來，恨不得立時把這凶僧斬在弧形劍下，那知道和尚戒刀上十分厲害，雖則和師妹盡力的對付他，他這口戒刀上下翻飛，楊振遠一看這種

情形，一時不能取勝，工夫一大，前面定然有人發覺，楊振遠在這種事處兩難的情勢下，遂向這凶僧虛點了一劍，一騰身竄到做棚的頂子上，竟向師妹方慧貞招呼道：「師妹！這種凶僧萬留不得，可是宅中不便殺他，師妹你隨我來。」方慧貞見楊振遠突然撤退，知道他的心意不願意在此盡自就擱，他是不願意見爸爸和健雄弟弟，自己本待不聽他的話，無奈個人的本領實不是凶僧的對手，又不敢高聲喊嚷，向前面呼援求救，也只好虛砍一刀，騰身一縱，也竄上做棚，楊振遠向和尚喝叱了聲：「凶僧你隨楊二爺來！好打發你西天見佛。」那和尚哈哈一笑道：「孽障們！還再癡心妄想離開這裏，難道就不能收拾你們麼？很好！外面還有要見你們的人，和尚一壓戒刀，騰身而起，也竄上做棚，楊振遠已經低聲向慧貞師妹打過招呼，兩人同時翻身向做棚的後面，縱躍如飛，直撲西北角，爲是避開內宅這一帶，剎那間楊振遠已經翻上大牆，自己壓弧形劍，略一停留，容師妹方慧貞也翻上來，才一飄身往自己宅子旁邊小巷中一帶民房上一落，竄房越脊縱躍如飛，直撲奔這鐵扇莊的西北角，因爲這一帶貼近了圍子下十分清靜，不必越出圍子就可以放心動手，那凶僧毫不遲疑，緊追趕下來，這和尚脚下還是十分快，那情形分明是有故意的叫楊振遠，方慧貞往圍子這邊奔，看他腳底下縱躍的情形，若是放開手脚，楊振遠和方慧貞還未必走的開，貼近了土圍子附近，這一帶已經沒有民房，靠這西門偏着東一帶，是一片積水塘，是全莊卸水的地方，沿這圍子下積水塘一帶遍生蘆草，楊振遠一停身向方慧貞招呼道：「師妹你也不必動手，讓我來收拾這凶僧給方升報仇。」慧貞姑娘咬牙切齒道：「師兄不必管我，方升死的冤枉，我若不親手把他宰了我焉能甘心！」這時那凶僧已然趕到，楊振遠壓掌中的弧形劍向這凶僧喝叱道：「和尚你先站住我來問你，你到鐵扇莊是居心找誰來的？你若是找莊主方雲程，他那一時也沒離開鐵扇莊時候你們三年了！既來到這裏，就該去找他，不想你竟動手殺害一個良善的家人，可惜你還是出家人。這種行

爲比綠林盜匪還惡着十分，你就忘了天理循環報應，焉能容你怎麼作惡，楊二爺手下不殺戮無名小卒，不過你現在是殺害安善良民的凶手，你出家那裏可有法名？」和尚哈哈一笑道：「孽障你佛爺早有耳聞，這鐵扇莊完全窩聚着一羣匪徒，那方雲程出身是綠林，來到鐵扇莊把那不義之財廣置田產，居然敢沽名釣譽裝起善士來，對於我們出家人視同仇人，你佛爺出家少林寺，法名輕塵，此次來鐵扇莊正是來找那沽名釣譽的方雲程，不想那個孽障他的死期已到，自願送命，殺在了八式場中，是他命裏該當，我正要找那方雲程，好早早的把他渡脫了，叫他重轉輪迴，免得留在紅塵中作惡，你們這兩個小孽障，敢在佛爺面前無禮，佛爺何妨先慈悲你們，漫說那方雲程，逃不出佛爺戒刀之下，鐵扇莊內沒有一個好人，佛爺發下洪願要把全莊的人全渡化了，才昇心如願。」楊振遠怒叱一聲：「好個作惡的和尚，不用說三年前來鐵扇莊的那惡僧定是你一黨了！楊二爺先爲佛門中除一個收類」。說話間腳下一點地，騰身而起，掌中子母鴛鴦鉞在胸前一交錯，身形往和尚近前一落，子母鴛鴦鉞往前一遞，向和尚胸前便劈，輕塵和尚身軀往右一閃，用掌中戒刀往楊振遠雙臂猛劈，楊振遠身軀微往左一恍，左手的弧形劍，往外一分，向戒刀上便砸，和尚一撤刀，楊振遠右腳往前一上步，右手的弧形劍遞出來，向輕塵和尚的左肋猛戮來，這和尚一旋身，戒刀就轉過來斜劈，向楊振遠左肩膀上劈過來，楊振遠身形往左一帶，繞步盤旋，掌中這對弧形劍帶着風聲向這輕塵和尚左肩頭後猛砸下來，這和尚抽招換式把這口戒刀施展開，如疾風暴雨，方慧貞見這和尚十分猛勇，尤其他的刀法更是厲害，自己那肯再聽楊振遠的話，往前一縱身。掄刀助戰，可是刀還沒遞過來，耳中竟聽得背後有人喊：「打！」慧貞姑娘趕緊往左一俯身，左腳往左一滑，一個翻身已經轉過來，一支鏢從身旁打過去，又出去六七尺秤的落在了水塘內，跟着有一條黑影飛縱過來，慧貞姑娘見現身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一身短小衣裳，青絹帕包頭，手中提一口薙尖

刀，此人撲過來話也不發，舉翹尖刀向慧貞姑娘斜肩帶臂便劈，方慧貞趕緊掄刀對付此人，可是此人一遞手，慧貞姑娘十分心驚，這人又是個勁敵，刀法十分厲害，慧貞姑娘一邊動着手，一邊厲聲喝問賊子：「你是什麼人？和你姑娘爲仇作對？」這人動着手帶着冷笑說道：「丫頭要問太爺是何如人，實告訴丫頭你，我是方雲程老兒的對頭人，十幾年來，我等的就是今日，無眼豹簡純義就是你二太爺」。方慧貞姑娘一聽，這正是罪魁禍首，和少林僧的仇事完全是他一人挑撥起的，現在他尋仇報復來，只有和他以死相拚，慧貞姑娘雖然是不怕死，拚命對敵，功夫本領雖則不弱，無奈力氣可差的多，這無眼豹簡純義，跟鐵面菩薩方雲程在關東道上一掌成仇，他十餘年來安心報復，已經又下了功夫，此時的本領不比當年，方慧貞那會是他對手，兩下動手到二十餘招，慧貞姑娘立刻身上見了汗，動上手是最忌氣力不敵，這一見了汗身上立刻失去了靈活之利，這一笨滯，功夫立刻能够減去三分，慧貞姑娘刀法散亂，堪堪的要毀在這無眼豹簡純義的手中，那楊振遠憑掌中一對弧形劍對付這輕塵和尚，雖則不致於敗在和尙手中，兩下裏也只是打個平手。楊振遠想立時取勝可實不容易了，這一來慧貞姑娘可情形十分危險，自己手低下已經覺出來，再戀戰非死在簡純義手中不可，已是安心想撤身走，就在意念一動之間，身形沒撤開，一個抽招略慢自己掌中刀，竟被簡純義翹尖刀給磕飛，慧貞姑娘猛力往外一縱身，算是沒被他翹尖刀砍上，慧貞姑娘此時可顧不得楊振遠願意不願意了，奮力的往東南逃下來，想逃回莊中，向爸爸呼援求救，好對付凶僧，楊振遠一邊動着手，却招呼道：「師妹不要去找師父！」但是方慧貞那肯聽他的話，仍然向前跑下去，慧貞姑娘往前走沒多遠來，突然從村莊的邊上飛竄過一條黑影來，慧貞姑娘因爲看不出來人的面貌，趕忙縱身向旁一閃，可是來人已經發聲招呼：「姐姐你這時往那裏去？」方慧貞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健雄弟弟你來的正好，我不是凶僧的對手，你趕緊接應一下，我招

呼爸爸好給方升報仇，」慧貞姑娘因爲在忽促閒話也沒說明，方健雄提着一條十三節練子槍，往前一縱身，答了聲：「好吧，你交給我，我去收拾他」，方健雄如飛的向前竄去，慧貞姑娘這時回轉莊中去招呼父親。楊振遠此時憑掌中一對子母鴛鴦鉞對付凶僧絕塵和尚，已經是勉強應付，方慧貞這一敗走，那金眼豹簡純義再一過來助戰，楊振遠那裏對付的了，並且慧貞師妹這一走知道師父少時就要前來，自己實在不願見他老人家，在應付這種強敵之下，心神這一散，手底下招數立刻失去了靈活之力，絕塵和尚這口戒刀已經如同疾風暴雨，簡純義一口翹尖刀刀法純熟，楊振遠拼命拒敵之下，絕塵和尚這口戒刀正用了手「蓮台拜佛。」這一刀劈出來，楊振遠用掌中雙鉞猛然從右往左一砸，這和尚見楊振遠的雙鉞到，掌中這口戒刀變招往外一展，楊振遠見他撤開雙鉞一分，右手的子母鴛鴦鉞反向和尚的胸前猛戮過來，只想着這一招是可把絕塵和尚傷在鉞下，那知和尚是故意誘招，刀展出去，腕子往回一帶「倒捲簾」式，這口戒刀反着刀身從下往上撩來，楊振遠的右臂正探過來，絕塵和尚的刀到，可是那金眼豹簡純義在這時也從背後襲到，翹尖刀竟向背上扎來，前後夾攻腹背受敵，楊振遠趕忙的把右手鴛鴦鉞往左用力一帶，爲的撤開這條右臂，背後的這口翹尖刀也遞過來，楊振遠用左手的鴛鴦鉞往下一砸，那金眼豹簡純義翹尖刀往下一沉，他竟自一個「撥草尋蛇」向楊振遠的腿上削來，楊振遠可不敢接他這一招，因爲倘有凶僧背後的猛攻，自己脚下用力一點地，斜向右一縱身，但是身形已經走不開了，那凶僧絕塵和尚這口戒刀正是一個「順水推舟」橫着往外一推，楊振遠身形竄起來，可是和尚的刀尖子竟自削在了楊振遠的後背上，楊振遠身形向前撲去，那方健雄其實他已經趕到了，他因爲沒聽清慧貞姐姐說的話，相隔有三四丈遠，他聽得兵刃響聲，竟自往旁一閃身，他先要看看動手的究竟是何人，趕到他注目一辨別出動手的是一個和尚，和一個夜行人。那一個竟是自己十分痛恨的師兄楊振遠，這方健雄惡念陡生，他竟

把身形縮住，明看出楊振遠已經敵不過那兩人，他咬定牙不去救他，這時楊振遠被凶僧絕塵和尚戒刀傷了後跨，身軀向前倒去，那金眼豹簡純義手狠心毒，他竟自身形往起一縱，雙手捧刀向楊振遠攔腰砍到，方健雄隱身在暗影中，他反倒說了聲：「這叫報應」可是身後突然發着驚呼之聲，一個人噁呀了聲，身軀捷如飛鳥，從方健雄身旁竄過去，健雄一回頭，見又是一人竄過來，正是姐姐方慧貞，慧貞姑娘往前蹤着身恨聲說道：「健雄弟弟你太狠了！」這兩人竟先後騰身撲過去，方健雄已然辨別出前面那個正是爸爸，自己也覺出事情作錯，見死不救，爸爸必不肯饒，提着十三節練子槍，縱身也趕過來，但是任憑這爺兩個身形怎樣快，也沒有金眼豹簡純義的刀快，他不過一揚手翹尖刀一起一落之間，楊振遠就得送命在刀下，方雲程猛撲過去，可是身形落下去，離着楊振遠還有丈餘，請想那救得了楊振遠，可是在金眼豹簡純義刀一落下來，竟從那片葦塘中，疾如脫弦之箭，飛撲出一人來，此人身形好快往下一落，口中竟還喊着：「好猴兒鬼子！這人身形撲到，金眼豹簡純義刀也落下來，可是被這人左臂往上一撩，正打在簡純義的右腕子上，簡純義哎喲一聲，這條右臂往起一揚，翹尖刀出手飛起半天，揚振遠已經被來人抓了起來，金眼豹簡純義刀已出手，急忙翻身逃走時，被來人一抬左腿撲的一脚，正踹在簡純義的後跨上，直把他踹出四五步去，摔在地上，可是來人已經挾着楊振遠更把他擲在地上的一隻鴛鴦鉞檢起，騰身躍起往葦塘中竄去，身軀才落下去，又復騰起已經竄上了土圍子，此時方雲程已然撲到，那金眼豹簡純義，正滾到方雲程的脚下，方雲程更沒看清究竟是何人，只知道他是向楊振遠下毒手的仇人，順勢用掌中劍向他身上劈去，這金眼豹簡純義，雖然右腕受傷，後跨被踹，他並沒有重傷，心裏還清楚，眼中望到有人用劍劈來，他用力的往左一翻身，可是這一劍竟斜劈在他右臂頭，方雲程的腕力多重，這一劍雖然是斜着下去，這條右臂只剩了寸許相連，金眼豹簡純義哎喲一聲，痛的他暈了過去，這種動手

如同電光石火一般，手底下極快，那絕塵和尚再撲過來，金眼豹簡純義已受重傷，和尚這口戒刀竟向莊主方雲程斜肩帶臂猛砍下來，方雲程往左一擰身，身軀一個盤旋，把絕塵和尚的刀閃開，這口劍隨着身形一轉間，「玉帶圍腰」竟向絕塵和尚攔腰便斬，絕塵和尚身形往下一矮，便往左一幌肩頭，身軀向左斜探出來，右手的戒刀「撥草尋蛇」向方雲程的足便砍，方雲程往起一騰身，竄出六七尺來，往旁一落，這絕塵和尚這一刀砍空，他身軀往起一提，跟着往前一躍身，已經猛撲過，「仙人指路」戒刀刀尖向方雲程背上便扎，方雲程脚尖才一找地，已覺出背後的刀到，右腳往前一滑，一個反臂翻身，劍竟向和尚右臂頭劈下來，劍身上帶着風聲，這絕塵和尚猛然往左一轉身，上半身閃出去，刀頭轉向右橫劈，往方雲程的劍上就砸，方雲程腕子往下一翻，左腳往外一上步，這口劍「烏龍捲尾」，劍花一翻，奔着絕塵和尚左腿上削去，絕塵和尚往右一撤身，身形已經慢了一點，方雲程這口劍，劍尖正掃在了絕塵和尚的中衣上，把和尚的中衣劃破了三寸多長，劍尖更把他皮肉掃傷，和尚往外一縱身，竄出一丈多遠去，一轉身用刀向方雲程一指道：「孽障！你敢劍傷你活佛，你忘了中秋節就在眼前麼？」方雲程反倒把勢子收住，並不追他，望着和尚的後影厲聲招呼道：「你這佛門敗類，本該把你斬在劍下，你既然說出來，方雲程中秋節和少林僧之約，定和你這個作惡的和尚是一黨了，方雲程倒要同時向你們索還這筆冤孽債。」和尚並不回頭，一直向園子外面逃去，這時，慧貞姑娘已經飛撲上土圍子，他爲是看看救楊振遠的究是何人，可是他那裏追的上，那位江湖異人早已走的無影無蹤。金眼豹簡純義，跟絕塵和尚逃走，因爲父親已經任他逃走，並不阻攔，自己焉敢多事。好在兩下相隔着兩三丈遠，慧貞姑娘趕緊翻下土圍子，方健雄本知自己事已作錯但是父親既和敵人動上手，自己那好撒身退去，站到一旁等候着和尚跟那金眼豹簡純義脫身逃走之後，方雲程轉身來看到方健雄，哼了一聲，向方健雄道：「走，咱們到家中說話。」

講，我老頭子英雄一世，一生是血心交友，想不到會養出你這個兒子來！」方健雄一句話不敢答，慧貞姑娘也跟隨在身後，這姐弟二人更是誰也不答理誰，鐵面菩薩方雲程，帶着子女回轉莊院，從西北角翻牆進去，到八式場中，見方升的尸首直挺挺躺在那裏，兩個家人在前面站着，不敢動手。方雲程看到這個老人家，忠誠一生，熱心護主，反落了這麼結果，可想天道不公，這老英雄掉下幾點傷心淚來，吩咐家人們把方升的尸就停放在做棚中，黎明時趕緊進城給他預備一份好好的衣衾棺槨，家人們答應着，趕緊忙着照着莊主的話去辦，方雲程帶着方慧貞方健雄奔向前廳房，到了廳房中，方雲程落坐，慧貞健雄侍立一旁，方雲程道：「慧貞，今夜怎的發覺方升身遭慘死，你爲何不早早聲張，楊振遠怎的竟會和這凶僧動上手，丫頭你要實話實說，事到如今，無論什麼事不能隱瞞了！要知道我們禍到眼前，我們自己家中再有離心離德之情，我方雲程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不閉眼。」方慧貞毫不隱瞞，把當時的實情說與爸爸，鐵面菩薩方雲程聽着，眉頭緊縐，怒目向方健雄說道：「你這冤家，怎的今夜竟作出這種事來，你慧貞姐姐，幾乎死在了凶僧之手，楊振遠在我門中，並沒有什麼差錯，他追隨我身旁學藝數年，雖則流落江湖，出身是個世家之子。今夜你慧貞姐姐既向你呼援求救，足見楊振遠也敵不過那凶僧，和金眼豹簡純義，我老頭子若晚到一步，楊振遠更沒有江湖異人相救，豈不是死在你手中，你跟他有什麼冤仇，竟忍心叫他遭到毒手，你要講個明白，雖然你寄居在你舅父身邊，他也是關東道上創名立業的好朋友，你是他你親外甥，他不會不教導，那關外三省最重的是血心交友，像你今夜這種行爲，實爲江湖道朋友所不容，我方雲程雖然游俠關外，我從來就沒有作過一件虧心事，我洗手江湖之下，舊日仇家找到我面前，我就是落在仇人手內，我也不會把已往的威名完全斷送，你是我方雲程的兒子，我活着你不能替我擔當一切事，我死後像你這種行爲，你只有給我敗壞我一世英名，我要你這個蠢子有什麼用，大

丈夫作事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的事，你倒是說個明白？」方健雄此時急的臉紅脖子粗，父親當面這麼逼問着，自己不答是不成，可是想答又說不出口，方慧貞一旁已經忍着滿腔怒火，雖則是同胞姐弟，自己會親自告訴他叫他趕緊去對付凶僧，三年前爸爸和少林僧結怨的事，他雖則沒在家中，但是他回來之後也會詳細對他說過，他那會不知道，不料他竟自安心要把楊振遠置之死地，這分明還是過去一切閑言埋藏在他心中，只於說不出口來，今夜遇到這個機會，竟自狠心報復借刀殺人，這種居心也太以難容，慧貞姑娘遂向方健雄道：「健雄弟弟有話只管講，父親面前有什麼說不得，楊振遠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你倒是說個明白？」方健雄不敢惹爸爸，他可敢惹姐姐，扭頭向着慧貞說道：「姐姐你用不着問我，楊振遠他的一切行爲，我實在是不滿意的，今夜他雖然對我家中沒有惡意，但是他怎會來的這般湊巧，這鐵扇莊有什麼人掛在他心中，恐怕他未必是惦着衣食教養的師父吧！我疑心他故意的和凶僧勾結一處，弄這種假手段，好把我們爺兩個全毀了，他好趁心如願爲所欲爲。」方慧貞姑娘峨眉緊蹙，杏眼圓睜，厲聲向方健雄喝叱道：「健雄弟你這是怎麼講話？你我是一乳同胞的姐弟，骨肉至親的手足，你難道疑心那楊振遠是爲姐姐而來麼！健雄弟，你雖然年紀小，也不是小孩子了！眼看着你也要闖蕩江湖，不論什麼事親眼得見，只要仔細三分，如今竟對於自己的胞姐敢這麼開口侮辱，健雄弟我跟你是一母所生，你對這個姐姐沒有同胞之情，難道你不看母親面上就欺負我麼，人憑天理良心，楊振遠是爸爸親自收留來的，我和他一同學藝，也是爸爸之命，有什麼不當之處？落在弟弟你眼中，你要給我說個明白，我不願這麼苟且偷生人世了！」說到這裏，他把把刀還沒有放下，立刻往起一橫，就要自刎。至於少林僧中秋踐約，鐵扇莊復仇，獨霸東邊陸筱莊出世，方慧貞方健雄被擄，鐵面菩薩單劍下中州，楊振遠三報師恩，全在續集交待。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初版

！翻印！

！必究！

版權

弧形劍一册

著者 鄭證因

發行人 浦祖明

出版者 育才書局

上海(1)郵區金家坊如意里

代售處

勵力出版社
 正氣書局
 匯文書店
 廣州聚珍書局
 京東方書局
 沙興華書局
 汕頭新華書局
 漢口廣益書局
 龍九文化書社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207B

870 秘本



286
2